



革命

工农兵

編號：(湘)2601

翻天复地

——陈家坊的变迁

編者：中共新邵县委村史编写小组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长沙市兴汉路口

发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64年5月第 一 版

印张：7 3/4

1964年8月第二次印刷

字数：162,000

印数：23,001-103,000

统一书号：10109·805

定价：(5)六角五分

目 录

| | | |
|-----|-----------------------------------|--------|
| 第一回 | 昏天黑地 陈家坊群魔当道 穷凶极恶 “亏人魔” 敲骨吸髓 | (1) |
| 第二回 | 打家劫舍 “自卫队” 为虎作伥 坐地分赃 陈作宾杀人灭口 | (10) |
| 第三回 | 半夜枪声 祠堂边硬汉丧命 二捣魔穴 陈利清余恨未消 | (20) |
| 第四回 | 负屈含冤 小省非誓报阶级仇 横行霸道 陈桂辛把持家族会 | (30) |
| 第五回 | 诬良为盗 桂四痞子鱼肉乡里 飞来横祸 穷苦百姓倍受摧残 | (39) |
| 第六回 | 三次告状 石谓成冤屈沉大海 抓走丈夫 富顺嫂大闹“光德堂” | (49) |
| 第七回 | 招摇撞骗 “鬼商王” 赖账李家店 阴谋毒辣 陈巨卿谋害结发妻 | (60) |
| 第八回 | 开棺验尸 真凶手逍遁法外 假公济私 “老豹子” 霸占桐林 | (68) |
| 第九回 | 驕奢淫逸 “紹德堂” 捣金如土 烧谷千担 陈寿久设陷阱天 | (75) |
| 第十回 | 三宫六院 “土皇帝” 荒淫无耻 五代辛酸 刘二嫂痛断肝肠 | (83) |

| | | |
|-------|------|-----------------------|
| 第十一回 | 唯利是图 | “湖南銀行”專放魔王債 |
| | 尤風起浪 | 老實農民受騙活遭殃 (91) |
| 第十二回 | 食誑交加 | 云門爐吐血身亡 |
| | 人欵近居 | 受害入死不渠口 (100) |
| 第十三回 | 調戲妇女 | 逕指公眼睛被戳瞎 |
| | 勸家農民 | 惡保長抽丁碰了釘 (110) |
| 第十四回 | 橫蠻無理 | 乡公所虎狼當道 |
| | 慘死他身 | 陳元滿家破人亡 (119) |
| 第十五回 | 援森遇害 | 兩凶手潛逃長沙 |
| | 今古奇談 | 茶山庵和尚受騙 (128) |
| 第十六回 | 日寇侵華 | 陳家坊慘遭浩劫 |
| | 同仇敵愾 | 二好漢痛打敵人 (136) |
| 第十七回 | 撥開雲霧 | 湖南人民喜慶解放 |
| | 抗拒征糧 | 地主惡霸玩弄花招 (145) |
| 第十八回 | 支援前線 | 貧雇農賄沃交公糧 |
| | 大显奇能 | 眾民兵英勇除匪患 (154) |
| 第十九回 | 害首斗争 | 大惡霸黑夜誘強盜 |
| | 混入农会 | 陳自祥反攻倒算 (162) |
| 第二十回 | 清除壞蛋 | 齊心合力辦農會 |
| | 站穩立場 | 群情激憤斗“寨王” (171) |
| 第二十一回 | 惡質滿盈 | 陳作賓遭到鎮壓 |
| | 詭計多端 | 狡地主假意退田 (180) |
| 第二十二回 | 訪貧問苦 | 土改隊深入孔壠 |
| | 吐出苦水 | 陳紹基提高覺悟 (187)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团结一致 贫雇农绷紧耙子 破坏土改 “一代人”横肉难端 | (195) |
| 第二十四回 | 黑夜行凶 陈斐成暗杀于部 狼狈狡猾 桂客子探听风声 | (201) |
| 第二十五回 | 伤痕累累 安求庭控訴当年苦 摩拳擦掌 陈家坊斗争大暴露 | (211) |
| 第二十六回 | “抢占荆州” 众民兵足智多谋 分配果实 贫雇农欢天喜地 | (220) |
| 第二十七回 | 忆苦思甜 翻身全靠共产党 庆祝土改 人人感谢毛主席 | (225) |
| 第二十八回 | 依靠集体 走上共同富裕光明路 高举红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235) |
| 编后记 | | (240) |

昏天黑地 陈家坊群魔当道
第一回 穷凶极恶 “亏人庵”敲骨吸髓

詩引：

山清水秀陈家坊，
五谷丰登好粮仓；
封建魔王当大道，
受苦农民餓断腸。
旧时苦难今犹記，
傳給子孙永不忘。

話說湖南省新邵县，离城四十多里地方，有一个山清水秀、田土肥美、人口稠密的村庄，只因村內居民大都姓陈，故名叫陈家坊。解放前，旧屬宝庆府邵阳县和安乡。

这陈家坊风景十分幽美，村鎮座落在大壠之中，碧綠的邵水，由龙山奔騰而出，蜿蜒地流过这里；一座大桥，橫架河上。在大桥上游三四百步远，还有一座石墩矮桥，靠着水面，村里人叫它“踏水桥”。跨桥穿壠而过是一条石板大道，內通龙山，外通宝庆府。大桥东岸，沿河开设着一排排的商店、作坊，有蒸酒、熬糖的，有榨油、打豆腐的，有染布、开屠作的……，頗为繁榮。这儿很早以前就是个經商口岸，龙山冲里富饒的土特

产，如竹器、木材、兽皮等，多肩挑到此进行交易，附近乡村的烟叶、辣椒、五谷，也都集中到此出卖，逢上赶集的日子，人来人往，更是热闹非常。

陈家坊四面，山巒起伏，长满茂密的松杉竹林，中间是一块平阳的大田壠，约有二千亩面积。这壠田不仅土质肥沃，而且水源充足，清悠悠的流水，终年贯穿壠中，无论什么样的天旱年岁，干不死这壠中的禾苗，因此，这里年年都能获得十足的收成。每逢春和日暖时节，那一望无边的碧绿秧苗，迎风摆舞，很象一块巨大的天然绿毡；到了秋高气爽时节，满壠稻谷金光闪耀，更是一派令人喜爱的丰收景象。这个四季花香、终年长绿的地方，山好、水好、地好，得天独厚，所以，历来是宝庆东乡有名的粮仓。

人们会以为，这样好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一定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吧！不错：自从解放后，经过土改，这里年年丰收，特别是办起了互助组、农业社，以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的生活，真象吃甘蔗一样，一节比一节甜。可是，在那旧社会里，这里尽管是物产丰富，集市繁荣，也只不过是地主恶霸们口中的一块肥肉，供他们剥削享乐而已。对穷苦农民来说，这陈家坊，却是个一团漆黑、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贫苦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几乎全部被地主们掠夺去了，自己吃的却是瓜菜杂粮，住的是茅棚破屋，穿的是破衣烂褂，长年累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前，这个村（现今的陈家坊公社陈家坊大队）共二百五十多户人家，其中却有三十七户地主恶霸，他们不但霸占了全村百分之九十的田土山林，还在外村外乡外县，占有成千上

万亩良田。村里最大的地主“紹德堂”，只他一家，就曾霸占过四、五千亩良田。而村内二百一十多户贫农、中农，仅有田土一百五十多亩，每户平均还不到七分。

全村一千多间房屋，地主就霸占了六百五十多间，站到村外高处一望，村内全是地主、官僚、恶霸们的花花院子，一排排，一栋栋，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著名的大地主庄院即有七堂：“紹德堂”、“光德堂”、“培德堂”、“守德堂”、“厚德堂”等，此外还有两座新发家的地主庄院，群众因为痛恨他们的残酷剥削，取名“亏人庵”、“害人观”。他们这些地主恶霸，用农民的血汗，建成一座座宫殿般的住宅，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

全村三十七户地主恶霸中，官僚地主即有四户，其中伪县长二人、伪团长一人、伪区长一人，还有国民党党棍、伪乡民代表四人，特务分子一人，伪乡自卫队长一人，勾结官府、经常出入衙门、欺压乡民的讼棍四名，兼当资本家，开店设坊，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的有十余人，此外还有不少是参加了帮会，利用反动匪首会道门，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

这些恶霸地主，不但占有几乎全部的土地、山林、房屋，还掌握了政权、兵权、族权。他们除了有国民党反动政府作靠山以外，在地方上，还组织起一道反动封建的统治网。在陈家坊人民头上，坐着“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七十二个火箱”。在这个封建统治网里，有魔首，有帮凶，有爪牙，他们穷凶极恶，横行霸道，残酷地对农民进行压榨和迫害。

什么是“三把叉”呢？“三把叉”就是压在陈家坊人民头上的三个大地主恶霸：一个是“花边寨王”陈作宾，一个是“桂四痞子”陈桂辛，一个是“老豹子”陈会卿。他们是村里群魔之首，

群众把他們比作三把杀人的鋼叉，总称“三把叉”。

“三把叉”下面，就是“二十四把椅子”了。原来，陈家坊的剥削阶级，为了建立牢固的統治强权，他們不但掌握了地方的伪乡、保、甲政权和反动武装（乡、保自卫队），还利用封建的宗族观念，操纵着陈家族会，在那阴冷森严的陈家祠堂，摆下了二十四把太师椅子，能坐上太师椅的，都是这地方上有錢有勢的豪紳、恶棍，他們掌握着族中的一切大权，陈姓貧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完全要由这些“族老”們摆布，因而号称“二十四把椅子”。这些人物中，有“土皇帝”陈幼漁，“三痞子”陈小漁，“一代人”陈玉屏，“湖南銀行”陈杏卿，“恶保长”陈祥麟，“豆腐痞子”陈載厚，“軟棉条”陈則尧……等二十四个地主恶霸。他們互相勾結，在陈氏家族中，立下无比苛刻森严的族規，对陈氏貧民百姓，任意欺凌迫害，滥施刑法。村民們对这“二十四把椅子”，恨入骨髓，把那陈家祠堂，看成閻罗殿一般。

在“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下面，还有所謂“七十二个火箱”，这班人是地主豪紳恶霸們收买豢养的忠实爪牙、狗腿帮凶。他們都是些游手好閑、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地主們賞他們几个臭錢，便什么都干得出来，帮地主們逼租、討債、行凶、打人，欺压农民，是些为虎作倀，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們为什么叫做“火箱”呢？原来是每到寒冬腊月，农民們都还辛辛苦苦在田里、山里作工，这些流氓地痞，却一个个手提火箱，东游西蕩，打牌賭錢，招搖撞騙，敲詐勒索，村里群众，痛恨地称他們为“七十二个火箱”。

錦绣田园，美好村庄，有了这样魔鬼当道，被搞得烏烟瘴气，民不聊生。这里，就讓我們来一个个揭露这些恶魔們的滔

天罪惡和累累血債吧！讓我們子孫万代，都永遠記住，在那人吃人的階級社會的苦海里，我們劳动人民的祖先父輩所受過的深重苦难！

話說陳家坊“三把叉”中，头一个大惡霸，就是外号“花邊寨王”的陳作賓。這陳作賓，本是一個地痞，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一貫游手好閑。人也生得古怪，干瘦的个子上長着個偏腦壳，一脸橫肉上生着個勾勾的鼻子。小时候橫蠻無理，和人家打架，偏腦壳上又挨了一石头，把臉上打了个大洞，长大后，他臉上始終留下一个大疤子，每逢這惡霸酒醉或是發脾氣時，這疤子便脹得豬血似的。

陳作賓原本沒有多少家財，三十來岁时，還只有兩亩半“千魚腦壳”田，住的是四間旧房子。后来，陳作賓靠着自己肚子里詭計多端，和一張水里講得油出的烂嘴，經常在寶慶城里溜溜轉轉，巴結上了大地主李麥林。那李麥林有两个庄房、二百石谷水田在陳家坊，由于陳作賓阿諛逢迎，李麥林就將这两个庄房全部租給他佃耕，他就當起“二地主”來。当时二地主叫“二老板”。這陳作賓搖身一變，成了二地主后，就殘酷地剝削起农民來。俗話說：“二地主，凶似虎，狗仗主勢逞威武，有了二地主，佃戶苦上苦”。李家租田給他时，講好了四六開，每石谷田，東家收六斗，佃戶收四斗。陳作賓當了二老板，用三七開轉手佃了出去，每石谷田，佃戶只能收三斗，他就從中剝削一斗。这样，他不費吹灰之力，每年就從中榨取农民三十多石黃澄澄的谷子，只害得佃戶們叫苦連天。

陳作賓从农民身上榨取了一些血汗，有了头本，就想撈个

大場合，左右打听，作洋油生意能賺錢，到一九二六年，他就与宝庆城里几个資本家，合伙开了一个“福記洋油公司”，四股中他占了一股，当上了經理。

第二年，正碰上湖南各地大搞农民运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到处喊打倒土豪劣紳，公司內的几个資本家，吓得逃跑了。陈作宾一見，計上心头，找来了一班流氓爪牙，把公司的門面打个稀烂，散出謠风，說是工人农民暴动，把公司搗毀了。他却連夜用洋油桶子，把一万多块雪亮的銀洋裝好，雇了十几个伙子，深更半夜，偷运回陈家坊来。

陈作宾盗窃了大批銀洋，发了这笔橫財，就在这陈家坊周围，大买良田，大置产业，还拿出那盜来的銀洋，大放高利貸。驢打滾，月月翻，不择手段，重利盘剥，陈作宾一跃而成为陈家坊新兴的暴发戶了，成了拥有四百石谷田，每年还有两千块銀洋、百把石谷子放債的地主了。陈作宾由于盗窃銀花邊（即銀洋）发家，群众就給他取了个“花邊寨王”的外号。

陈作宾自从爬上了“老爷”地位，当上了地主以后，他吃人的猙獰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佃戶們相传有几句話：“佃耕陈作宾的田地，不抽筋也要剝层皮”，“宁肯翻黃土，也不当佃戶”，他的剝削手段十分厉害。壟中好田，他要三七收租，东七佃三，山旁的“干魚腦壳”田，他也要收六成。租谷一粒不能少，佃戶还隨時被叫去帮他作小工，逢年过节佃戶都要送礼，看禾收租要办酒飯，否則，便有抽佃的危险。

陈作宾除了剝削农民的租谷外，还放高利貸来盤剥农民，每当农民春荒断粮时，正是他大发橫財的机会。春上借谷一担，秋后要还两担。农民明知这吸血鬼的谷子借不得，但肚子

餓得难受，也就只好是毒藥也往下吞。

有年春上，附近刘里冲貧农陈明生，向他借了两石谷渡荒，一直还不起，三年后，息上加息，竟变成了十六石。陈作宾的儿子，带着狗腿子去討帳，陈明生向他請求再寬限几时，凶惡的地主，竟叫狗腿子将他家中搶劫一空，赶走了一头肥猪，还把唯一的一头耕牛牵走了，屋里的被窩、帳子等搶个精光，只害得陈明生全家叫苦連天，好不悽慘。

陈作宾还有一件剥削发家的法宝，就是一只“它貼解”。他那解內，安了一个木它，可以隨時取出或安上，每逢他家收租谷或債谷时，把木它取出，农民交来一石十足的谷子，經这解一量，变得只有九斗了；而当农民上他家借谷时，又把木它安上，量得他家一石谷，回去又只有九斗。每年，光是这只害人的解桶，就为陈家剥削了农民七十多担血汗谷。

在国民党手里，作个芝麻大的官，也能敲詐勒索。陈作宾为了进一步剥削农民，他花钱买了一个“乡民代表”来当。伪乡政府向保里派丁派款，都要經過他和保长的手，他和保长勾結一起，又从中加碼，捞它一把。

到了一九三五年，由于財产越滾越多，他覺得自己住的老院子，不够气派，就决心另建一栋大院子。

这个敲骨吸髓的傢伙，不仅善于用地租、高利貸等方法剥削农民，就是修房起屋，也要千方百計拿出他的剥削手段来。他經過好久的精打細算，算出了修这栋房屋，大約要多少杂工，多少木工、石工，就在那青黃不接的荒月里，向农民大放生谷債，規定上半年借他一石谷，秋后他起屋时，就要帮他作二十五个工，并且，規定要帶自己的工具，吃自己的飯。这样，实

际上只合得两升米一天，吃饭钱还不够，根本谈不上工資了。

他用这样阴险狡猾的手段，将全部杂工包给了附近几个村的农民。杂工有了，他又将全部石工，包给棉花庵（地名）的八石匠，全部砌工，包给了观山（邻村）的湯益成、湯万业砌匠，全部木工，包给了陈家坊的辛木匠。

全部工程包好以后，到下半年，陈作宾便催人上工了。每天从清早到天黑，他都要到工地亲自监工。他监起工来，鸡蛋里挑骨头，厉害无比。匠人們做好的一排排土砖，他看得不顺心，就一脚踢倒，叫人重新去制。匠人們砌好的牆，做出的门窗，他看着不合意，也硬逼着人家重作。对小工杂工，更加监视得厉害。每天天不亮，就要他们上工，直到摸黑才能收工。誰要誤了一点時間，他便要扣除工数。

陈作宾狡猾狠毒，刻薄无比，他算出来的包工数，本来就是非常紧的，加上他监工极严，要求苛刻，返了许多工。这样一来，实际上花费的工，大大超过了原定的包工数，石工原包三百个工，实际上用了五百个，刚合五百錢一天，比平时作零工差得多。当时村里打零工，每天工价一千二百錢，現在每个石工比零工还少七百錢。拿当时谷价折算，每个工只合得两升米，吃饭钱都没弄到手，他們的工具倒损坏了許多。这时，匠人們才知道上了大当，特別是負責包工的几个老工匠，更是急得不得了。这大大超过的工数，陈作宾一概不负責任，老工匠們想：自己不要工錢放在一边，手下的匠工們，超过的工总得发工錢呀！

承包石工的八石匠一連往陈作宾家跑了六次，請求补加工錢，陈作宾这恶狼死也不肯加錢。他歪着脑袋，鼓起狗眼，还

暴跳着罵起來：

“跟你們有話在先，決不加工錢，講一百遍，也是空的！”

八石匠也火了：“哼！你這個‘老爺’起屋，我們起早摸黑的幫你干了一冬一春，六、七個月，現在一文錢都沒弄到手，難道還要我們匠人賣田賣土來幫你打發工錢不成？”

“誰叫你賣田賣土，你要賣就賣嘛！”

八石匠氣得臉都青了，心里罵了一聲，“黑良心的惡賊！”怒氣沖沖走出来了。

這時，匠工們早等在外面打聽消息，一見八石匠怒容滿面出來了，一齊圍上來問個究竟。一听，大家氣得就亂罵起來：

“狗娘養的，盡作絕子滅孫的事！”

“陳作賓，你這樣狼心狗肺，卡了我們匠人的錢去抓藥吃！”

“你這樣厉害，將來會討不得好死！”

陳作賓在屋里聽得清清楚楚，氣得臉都白了，几步跑到窗前，準備發發威風。但伸出那歪腦壳來一看，吓得又趕忙縮了進去。正是：

“花邊寨王”心腸狠，
千方百計剝匠人，
血汗筑成花院子，
多少辛勞多少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打家劫舍 “自卫队”为虎作倀

坐地分贓 陈作宾杀人灭口

話說陳作宾从窗口伸出腦壳來一看，只見外头一大群匠人，勒着袖子，怒氣冲天。吓得赶快把烏龟腦壳縮了进去。他想：众怒難犯，好汉不吃眼前亏。院子砌也砌好了，罵就罵吧！奈得我何？

“花邊寨王”的院子修好了，一正两橫，外面是黃色大圍牆，围着一座果园。“过火”（即搬入新居之俗称）那天，大堂之中，貼滿紅色对联，張燈結綵，爆竹喧天，狗地主的亲戚朋友，狐群狗党，齐来賀喜。从此，“花邊寨王”一家人住进了新屋，逍遙自在。而那班匠人們，家家娘哭媳叫，被陳作宾害得无米过年。八石匠更是怨氣冲天，自己白白做了六、七个月石工，沒有弄到一个錢。因为是他包的工，最后还不得不卖了自己的六分田祖业，勉強付清帮手們的工錢，交清鐵匠整修工具的費用。

这笔残酷的剥削賬，永远記在人們的心里。后来匠人們恨恨地給这个院子，起了个名实相符的名字，叫作“亏人庵”，同时，村里人还編了一首謠歌，到处传唱：

东洋洋，西洋洋，
陈作宾，黑心狼！

砌花屋，卡工匠，
害得人，餓肚腸。
匠工們，心不甘，
起个名，“亏人庵”。

列位，不要看这“亏人庵”外表上紅紅綠綠，十分富丽堂皇，而实际上却是个坐地分贓的土匪窝子哩！要知道陈作宾怎样勾結土匪，坐地分贓，还得从土匪头子譚謨典講起。

土匪头子譚謨典，是邵阳东路一个有名的惯匪，打家劫舍，魚肉地方，人們早就恨入骨髓。有一次，譚謨典在打劫时，落到了农民手中，被送到官府办罪。大家以为，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該会槍决了吧！哪想这譚謨典，有后台靠山：他是陈家坊大地主陈小漁的干崽。陈小漁认了这个干崽，是有緣故的：陈家家財大，田产多，需要有个保镖的。认了譚謨典作干崽，土匪窝里有了内線，自可高枕无忧了。現在干崽被捕，陈小漁哪有不热心营救之理？陈小漁經常住在邵阳城里，虽然未当什么大官，却因他是东路有名的財神，見錢眼开的贓官，自然与他有交情。他連忙拿出一笔錢，四处贿赂。旧社会，有錢能使鬼推磨，那些狗官，受了錢財，就讓陈小漁以“招安”名义，将土匪头子譚謨典，保释出来了。

只因譚謨典民憤太大，就这样保释了，怕老百姓不依，所以，官府巧立名目，名曰“小杀”，将这土匪头子，割去了一只耳朵，說是惩戒，就放虎归山了。

接着，陈小漁就和陈作宾、陈桂辛等人商議，叫譚謨典招来十多个土匪，加上本地二十多个“火箱”，成立了“陈家坊自

“卫联防队”，还向农民派捐索款，买了三十多条长短枪。从此，譚謨典搖身一变，成了冠冕堂皇的“自卫队”大队长，腰持短槍，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文出武进，好不威风。但也总有一件不光彩的事，就是被割掉耳朵的丑事难得遮掩，因此，他不管冬寒暑热，天晴落雨，总要戴頂博士帽子，把半边脸遮住。

再說陈家坊有了这土匪头子帶領的“自卫队”，当官又作匪，地方上更不安宁了。村子南北两头，交通要道上，設立了閘門，安下了崗哨，每到黃昏，就禁止通行，借搜查来往行人之名，行搶劫之实，过路人身上带有銀錢鈔票，或略微值錢之物，都会被“搜查”去。而陈家坊村附近几十个村庄，更是被他們扰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入夜，更是他們的天下，不是搶劫，便是“吊羊”或“送片子”。(注：“吊羊”就是土匪綁架，“送片子”就是投恐吓信，都是土匪索取錢財的办法。)邻近觀山冲、楊亦灣一帶貧苦百姓，只要家有丘把田，几块地，柜里、窖里有几簍谷，几担紅薯，都不能倖免。群众当时还不明真相，只見家家戶戶都投下要錢的恐吓信，十分憤怒，罵这样的土匪，真好比“腊月二十三，灶神上天——家家戶戶都‘送’”。

有一次，土匪头子譚謨典路过觀山，在一个专靠打草鞋卖的老倌子邓四爷門口歇憩，这老头是个双眼看不見的瞎子，自然不知土匪头子就坐在身旁，他正与邻舍閑談，議論土匪丢“片子”的事。邓四爷戏言道：“要是土匪連我这个打草鞋的老倌也丢起片子来，那我只好把两个草鞋錢也送去。”不料此句戏言，激怒了坐在旁边的土匪头子。当天夜晚，果真給邓四爷家里丢进一张“片子”来。邓四爷拿去給村里識字的人一看，只見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行字，念道：

“老子本姓天，
住在大山边，
限你五天内，
送来三十元，
如若没送到，
莫怪无情面，
屋塌一把火，
送你归西天。”

老头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急得只喊皇天。哭道：“天老爷！你到底有眼珠沒有？我一天打到晚，打得几个草鞋錢，叫我哪来三十块銀花边！”可是，不送錢是不行的，这帮土匪，說得出口，做得出手，狠毒无比。聽說不久前，本村农民石世尧，被土匪抓去，竟要他家在一月之内，出一千块光洋贖人。可怜这个农民，家里只有丘把田，倾家蕩产，卖田卖屋，也凑不出千元光洋呀！一个月后，沒有去贖人，石世尧就活活被打死了，家里連尸都沒找到。

老头急了几天几夜，又想密告伪乡公所，怕只怕官府根本不不管閑事，倘若走漏风声，惹火烧身，性命都难保全；最后只得四处求亲戚，拜朋友，东借西凑，卖了自己二十几担紅薯，才把錢湊齐送去。

那班土匪到处“吊羊”、“送片子”，为什么找的都是一般农民，独独不向陈家坊这些大財主丢“片子”？这就奇了，群众开始有些怀疑，背地里議論紛紛。狗腿子听得，馬上告訴陈作宾、陈桂羊、陈幼漁。他們害怕露出馬脚，連忙找了土匪头子譚謨典

商量，玩弄一套花招。果然不久，陈作宾的“亏人庵”，大地主陈幼漁的“紹德堂”，都收到了假片子。狗腿們在村里大肆宣揚：“土匪也向陈家坊財主們要錢了。”实际上，他們不过是玩弄一套掩耳盜鈴的鬼把戏，沒有出一分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間，有一天，陈作宾派人喊了村里二篾匠到家里織竹席。这二篾匠本名陈柏生，排行第二，只因学了一門手艺，日子长了，大家都叫他“二篾匠”。这年，他正滿三十七岁，高高大大的个子，生得浓眉大眼，性情刚直，肚子里藏不得半句話。小时候，常和同年小伙伴打架，脑壳打得它疊它，也不哭一声，他娘生前常說：“你真像你爹呀！硬性子。”他性子一发，三头水牯也擋不动，从来不怕場合。这天，他正蹲在“亏人庵”橫屋一間房子里織席子，不晓得从哪儿传来几声叹气声，他停下工夫，仔細一听，原来楼上有人在唉声叹气。真怪！楼上究竟是誰？正想发問，轉念一想，管他这多閑事作什么，身在閻王殿中，不要惹出禍來。中午，陈作宾沒在家，忽然樓上有人輕輕地喊：“师傅，作点好事，我实在干死了，请你散点茶吧！”

二篾匠好奇地問道：“你是哪个？自己生双脚，不晓得下来吃？”

“怎么下来得啊，手脚都是綁起的。”

“哎呀，你們是什么人？哪个捆的？”二篾匠好奇地問道。

“我們是被土匪捆来的，关到如今快有七、八天了。”二篾匠大吃一惊，手中的篾刀掉在地上。別看二篾匠家中穷，为人却十分刚直，爱打抱不平。他平日曾風聞“亏人庵”是个土匪窝子，还不大相信。耳聞不如目見，如今亲眼看到，怎不使他又憤填胸？他馬上倒了一罐茶水，挂一根竹尾子上送到樓門

口。那边楼上现出两个蓬头垢面的人来，只見那兩人餓得骨瘦如柴，两眼深深陷了进去，样子十分可怜。他們見二篾匠是个好人，連連道謝，又哀求他設法營救……。

正在这时，門“砰”地一声踢开了，二篾匠反身一看，只見陈作宾从外面闖了进来，不禁心中扑通一跳。陈作宾一見这一般情景，也大吃一惊，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覺連退了几步，心中暗道：“这还得了！风声传出去，要坏大事了！”此时他头上冒出一股冷汗，但立刻又假装鎮靜，用威胁的口吻对二篾匠說：“二篾匠，請你來織篾席，通味的，就少管閑事！”二篾匠狠狠地哼了一声，心想：“你們这班家伙，口口声声办自卫队，保卫地方治安，原来都是些土匪强盜！”

当天下午，二篾匠散工回去后，陈作宾怀着一肚子心事，饭也吃不下去，急忙把陈桂辛等紳士和土匪头子譚謨典找来，连夜召开万分紧急的會議，商議对策；并连夜把关着的两个“羊”轉移到“紹德堂”的密室里关押着。

再說二篾匠回得家来，將今天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全部告訴爹爹陈利清。陈利清也是陈家坊农民中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出身貧苦，是个有名的硬骨头。他小时候，因被地主毒打过一顿，对那班仗势欺人、魚肉乡里的地主恶霸，十分痛恨。下定决心要報此仇。当时听说离村十多里有个老把式，正在开場教打。他每夜往返二十多里去学打，經過三年多的苦学苦练，終于学得了一身好武艺，打起来，十几条汉子也难近身。平日里靠帮工糊口，冬閑时教点武术。他教武只教貧雇农。地主們听说他的武打好，屢次不惜重金，聘他教武，他总是拒絕。当下，他听了儿子柏生的話，气愤地說：“我早知他們全是一伙

明搶暗奪、坐地分贓的匪徒，以後你再也不要到他家去做工夫，寧可餓死，也不掙他那幾個沾滿血腥的臭錢。”但他又知兒子性子暴躁，生怕惹出是非來，再三叮囑兒子：“凡事要緊口，千万不要出外亂講，聲張出去，傳到他們耳朵里，這班人是最毒辣的。”父子二人議論一番，當下便各自安宿去了。

過了幾天，沒有什麼响動，利清老漢放了一點心。二篾匠腦子里却時時挂着那件事。這晚，二篾匠吃過晚飯，洗完腳後，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覺，翻來復去，想起那被關的人，那種可伶樣子，十分不平。

三更过后，突然大門“砰砰”亂響，二篾匠從夢中醒來，忙點燈開門，門剛打開，只見四個“自衛隊”匪徒手持電筒，槍口、電光一齊對着他。有兩個家伙走上前就要捆他的手腳，二篾匠一看形勢不对，猛然想到，莫不是陳作賓要下毒手了。他擰起雙拳，奮勇抵抗。奈何單人獨身，雙拳難敵四只狗，終於被他們抓住，捆的捆，拖的拖，推着走了。列位，你道二篾匠深更半夜被土匪抓走，為何家中沒人知曉呢？原來二篾匠家窮，祖上只分得一間破爛板房，離陳家祠堂不遠，他單獨一個人住在这里。他父親利清老漢帶着孫媳孫女，住在踏水橋河邊的古廟賀公殿里。因此當晚出事，家中人完全不知曉。

夜，黑沉沉的，村內外寂靜无声。二篾匠被幾個匪徒押到陳家祠堂來了。

祠堂內外，布下几層崗哨，如臨大敵。祠堂正堂之中，一盞昏暗發黃的荷葉燈，照着陰森森的大廳。二篾匠拾頭一看，只見土匪頭子譚謨典威風凜凜，坐在堂上，歪戴着一頂博士毡帽，一臉橫肉，殺氣騰騰，狗眼圓睜，凶光閃閃，緊盯着二篾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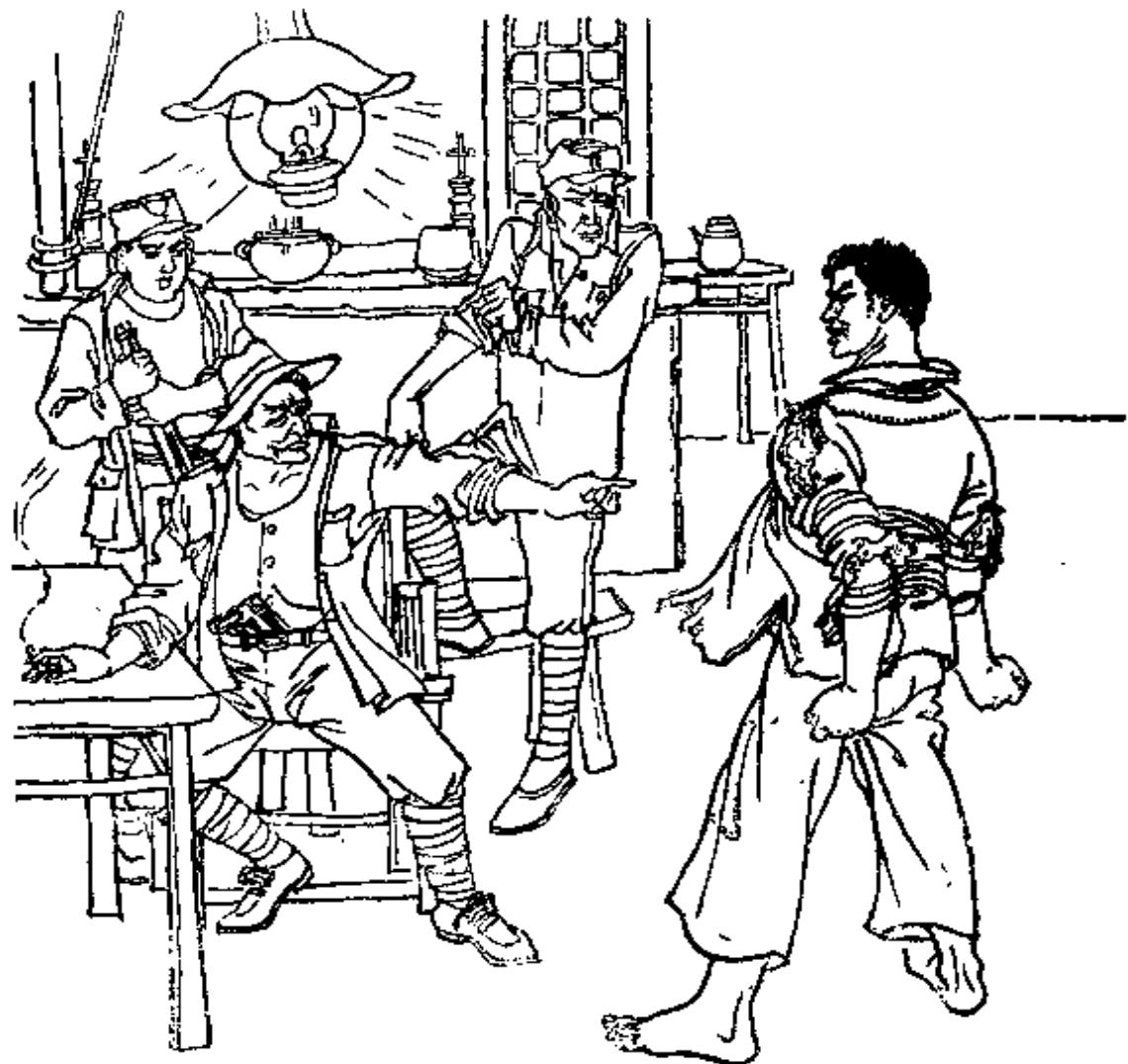
劈头就問：

“陳柏生，你們內伙有多少土匪？”

二篾匠一聽，心中猛的一跳，呵！土匪坐堂來審良民百姓了！他聽見譚謨典倒栽自己為匪，心中不禁冒出沖天烈火，氣冲冲地說：

“我凭手艺吃饭，从来不干那号黑良心的事！”

“那你为什么向紹德堂和陳作賓老爷家丢片子？”



“我不知道，哪些强盗干的，自己心中明白。”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搶作宾老爷家里？”

二篾匠听那土匪头子，越說越荒唐，不如干脆揭开他們的假面具，就理直气壮地說：“我只晓得你們打劫，你們吊羊，陈作宾坐地分贓。哼！自己当土匪，反而誣賴好人，真是下流！”

譚謨典見二篾匠戳穿了他們的丑恶底子，不禁恼羞成怒，拍桌就是一掌，大罵起来，并吩咐手下：

“不招？与我狠狠地打，尝尝老子的厉害。”

几个匪徒，拿起棍棒、皮鞭，朝二篾匠身上暴雨般地打来。毒打一阵后，匪徒把二篾匠关进陈家祠堂的仓里。

二篾匠被关在黑洞洞的仓里，不禁万分忿怒，想起譚謨典无法无天，颠倒黑白，誣良为匪，欺人太甚。他生来就很刚强，如今碰到这种冤屈事，更加气愤，就提起嗓子在仓里破口大罵：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总有你们完蛋的一天，你们挂羊头、卖狗肉，办个鳥自卫队，专门吊羊打搶……。”

二篾匠被关在仓里，他一面罵，一面用脚猛烈地乱踢仓板，仓板被踢烂了，声音越罵越高。譚謨典見了，頓脚大罵：

“混蛋，你眞是打不死的程咬金。看你有多狠吧！”他恨得咬着牙咯咯作响，当即叫匪徒們打开仓頂，打着手电，命令一班土匪，一个个手拿大块青砖，对准二篾匠身上、头上，暴雨般的狠狠砸去。

二篾匠脑壳上一下子連挨了三、四砖头，顿时流出鮮血，流得臉上、身上都是，但是，二篾匠至死不屈，仍然大罵不絕。

譚謨典見二篾匠頑強不屈，罵声越来越高，怕被村里群众

听见，坏了大事，连忙叫匪徒到“亏人庵”去请陈作宾过来商量。

陈作宾急忙起床，来到祠堂，忙问：“事情怎么样了？”谭謨典说：“二篾匠这小子被我们打得半死，还是不倒威，叫骂不休，你看怎样收场？”

陈作宾狠狠地说：“你打算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们的身家财产，完全靠你大队长保镖。此人绝不能久留，久留必有大祸。”

谭謨典带着阴沉沉的脸色，对陈作宾低声地说：“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一不作，二不休，我看是不是干脆……”他说了一半留一半。

陈作宾露出一脸狞笑：“好！你们就说他已经招认，勾结土匪吊羊，定他个死罪，来个杀人灭口，斩草除根。”

“好！”

毒计商量好之后，谭謨典立刻命令心腹匪徒十余人，从仓库拖出二篾匠就往祠堂外走。匪徒们端着枪，上着雪亮的刺刀，枪栓拉得一片响，个个都顶上了子弹。二篾匠一看这个情景，心中明白，他们要下毒手了。

两个匪徒，一边一个，抓住他的双手和肩膀，将他推到祠堂门外的田边，说时迟，那时快，二篾匠猛的一挣，把两个匪徒甩脱，一股劲，打倒了左右二人，拔腿就跑。土匪一时大乱，慌成一团，大喊“抓住！”十几只手电光一齐射去，在雪亮的电光照射下，只见二篾匠跌跌撞撞，朝大路方向跑去，跑了十多步远，刚走到油菜田边，“啪！啪！啪！”后面连响三枪。正是：

青竹蛇儿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皆不狠，
最毒地主心。

欲知二篾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半夜枪声 祠堂边硬汉丧命
第三回 二捣魔穴 陈利清余恨未消

却說二篾匠刚跑到油菜田边，背后“啪！啪！啪！”连响三枪，二槍掠空而过，最后一槍，打中了二篾匠的腦壳，他一头栽倒在油菜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

夜半槍声，冲破了深夜的寂靜，四山回应，惊醒了全村群众，但誰也不敢起床出門观看。

第二天，二篾匠的侄儿省非，清早起来，正牵着一头牛从栏边出来，忽听见有人在大声喊叫：

“省非，省非，你快去呀！你二叔死了。”只見踏水桥上飞也似地跑过一个人来。

“逗什么要方呀！怕是你爹死了。”省非以为別人是故意咒他二叔的，也順便回罵了一句，又赶着牛飞也似地跑着。

“省伢子，这是什么时候，哪个还来逗要方？你快去呀！你二叔被人打死在祠堂边的油菜田里囉！”这时，那人已跑到省

省非身边。省非抬头一看，只見那人跑的气呼呼的，汗流滿面，眼珠子也紅紅的。一看是真場合，只吓得他“哇哇”地直哭起来，拔腿便跑。

他边跑边哭直往賀公殿走，一边大声喊着：“公公，二叔被打死了，二叔被打死了。”

利清老汉这时正在賀公殿尚未出門，忽听見孙子哭哭啼啼地从外面跑来，忙跑到門口，探头問道：

“出什么事了？”

“二叔被別人打死在祠堂邊啦！”

“什么？”

“二叔被人打死在祠堂邊油菜田里啦！”

“你二叔被打……死……了……！”利清老汉一听，真如五雷轟頂，两眼发愣，两腿一軟，一屁股坐在廟門口的門坎上。

再說那祠堂邊的油菜田里，这时已密密麻麻的围了一大堆人，只見那二篾匠倒在田中，脑壳上血迹斑斑，脑浆迸裂，尸身周围，鮮血灑了一地，連油菜苗上都灑滿了；一件棉衣被扯得稀烂，也染滿了血。

大家正在議論紛紛，为二篾匠的无辜受害憤憤不平之时，忽見利清老汉跌跌撞撞地走来了。大家馬上讓开了一条大路。

利清老汉一步就搶到儿子身边，一見这血淋淋的慘状，只气得他大叫一声：“崽呀！你死得好苦呵！”便一头栽倒在二篾匠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

后边省非也看呆了，他真不相信，这躺在地上血迹斑斑的人，就是他的二叔。不会，不会！他昨天还是活生生的；二叔待他多好呵！就象对待亲生的儿子一般，一会儿怕他餓着，一会

儿怕他冻着，有空就給他說故事呀，說笑話呀！高兴起来，还把他抱在身上，逗着要，这样的人，也会死嗎？他正在想着，突然看到他公公大哭，他也呼天喊地的大哭起来。

村里的乡亲們，看到此情此景，感到万分悲憤。大家想到，二篾匠平日待人和和气气，是个刚强正直的好汉，憎富爱貧好打不平的好后生，現在却死得这样惨，丢下一家人老的小的小，实在可怜；乡亲們有的两眼发紅，有的偷偷揮着热泪，有的圆睜怒眼，有的紧握双拳。阴沉沉的天空，堆滿烏云，空气非常沉悶，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后来，四、五个人扶着利清老汉，一伙人七手八脚，把二篾匠的尸体，抬到他生前住的那間破木屋前，用一床破席盖了起来。

利清老汉如痴如呆地坐在屋前他儿子的尸体面前，苦苦地想着，儿子究竟为何而死？何人所害？邻居亲属，亦在議論紛紛，弄得满村风雨。

到了中午时分，大路上出現了一班“自卫队”的槍丁，神气十足，手拿一叠告示，村头村尾，到处張貼。他們走到二篾匠住的木屋前，把一张告示，不偏不歪地貼在門板上。人們圍攏一看，真气得怒火直冒三千丈，只見上面写着如下內容：

“查明匪徒陈柏生，一貫游手好閑，为非作歹，不务正业，屡教不改，竟于今年十月間勾結强人，窝藏槍枝，企图搶劫、吊羊，扰乱社会治安；为确保乡里安全，依法将陈柏生逮捕，查明正身，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綁赴刑場，执行槍决，特此示众，切切。”

陈利清看了，气得头发豎立，脸色蒼白，胡須一片抖，破口大罵：

“狗屁，放你娘的狗屁！”“啪嚓”一下，将告示撕了下来，扯个粉碎。

“柏生一貫安分守己，哪里会是土匪呀！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嗨，这中間一定有阴谋詭計！”群众也在憤恨不平地議論着。

利清老汉看了告示，心里倒明白了：前几天柏伢子不是在“花边寨王”家發現他家关着“羊”嗎？莫不是那天杀的陳作宾怕走漏风声，竟干出这番伤天害理、杀人灭口的事情来？这时，老汉悲憤交集，怒从心起，就要去找陳作宾。可是，回头一想，眼前沒有确实凭据，这冤仇又从何报起呢？

深夜，那賀公殿內，利清老汉坐在床上，眼睛早哭得肿肿的，眼泪水也流干了；他眼一閉，好象儿子就站在床边，血淋淋地望着他，他睜开眼睛看时，又只剩下一間阴森森的大殿了。“崽呀！你死得好苦呵！”老汉又是一陣痛哭。

“呼！呼呼！”突然殿門被敲了几下，接着一陣微微的喊声：“利清叔，请你开开门啦！”

利清老汉一惊：“什么事，莫不是歹人又要来……”他跳下床来，随手拿着那根疙瘩疊疙瘩的栗木拐棍，走到門口，厉声問道：

“誰？”

“是我！我是晓冬。”

“你來做久子？”

“哎呀！老叔，你輕点，快开门呀！我有要緊的事告訴你。”

門一开，从門外悄悄地走进一个年約三十来岁、瘦瘦筋

筋、中等身材的人来。列位，你道此人是誰？原来他是“自卫队”里的陈晓冬，他本是本村的貧苦农民，只因生活所逼，才到“自卫队”来吃份差粮，自然还有几分良心。这时他非常恐慌地说：

“利清老叔呀！我不看着柏生为人正直，你老人家也爱帮人，我今天也不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叔，柏生死得苦呀！你知道仇人是誰嗎？”接着他一五一十把他亲眼看到、听到的事实都告訴了老汉。

老汉听着儿子惨死的过程，心如刀割，气冲牛斗，他脸上一陣儿青，一陣儿白，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双眼冒出复仇的光来：

“陈作宾，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絕子灭孙的强盜，你……你好狠……心……呀！”老头抓着拐棍，拔步就往門口冲去，口中憤怒地喊道：“好！你……，我今天和你拚了这条……老……命。”

“公公！公公！”省非一下惊醒了，边哭边赤着脚跳下床来，向老汉跑去。

“你……你打算作、作……么子？”这时倒吓得陈晓冬慌了手脚，赶忙跑来拖住老头，口吃地說道：

“老叔呀！你深更半夜去作么子啦！君子报仇三年不迟癲，你也不想想，半夜三更，別人早关了朝門，去也是空的。你一个人去，也是去白送死啦！”他苦苦地劝着，才把老汉按在床上坐下来，接着他又劝了几句：

“这事你千万不要說是我講的啦！講出去，那班人真是什么也作得出来的，这是要命的事！”說完，他又輕手輕脚地走

了。

陈晓冬走后，利清老汉越想越气，决心要找陈作宾评理。他通夜没睡，第二天早晨，拖着那大头拐棍，就朝陈作宾大院里走去。俗话说得好：“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此时利清老汉也不管他“花边寨王”财多势大，打算与他拚了这条老命。

小孙儿省非年纪虽小，却十分机警懂事，见公公气冲冲地走出屋去，他也紧跟着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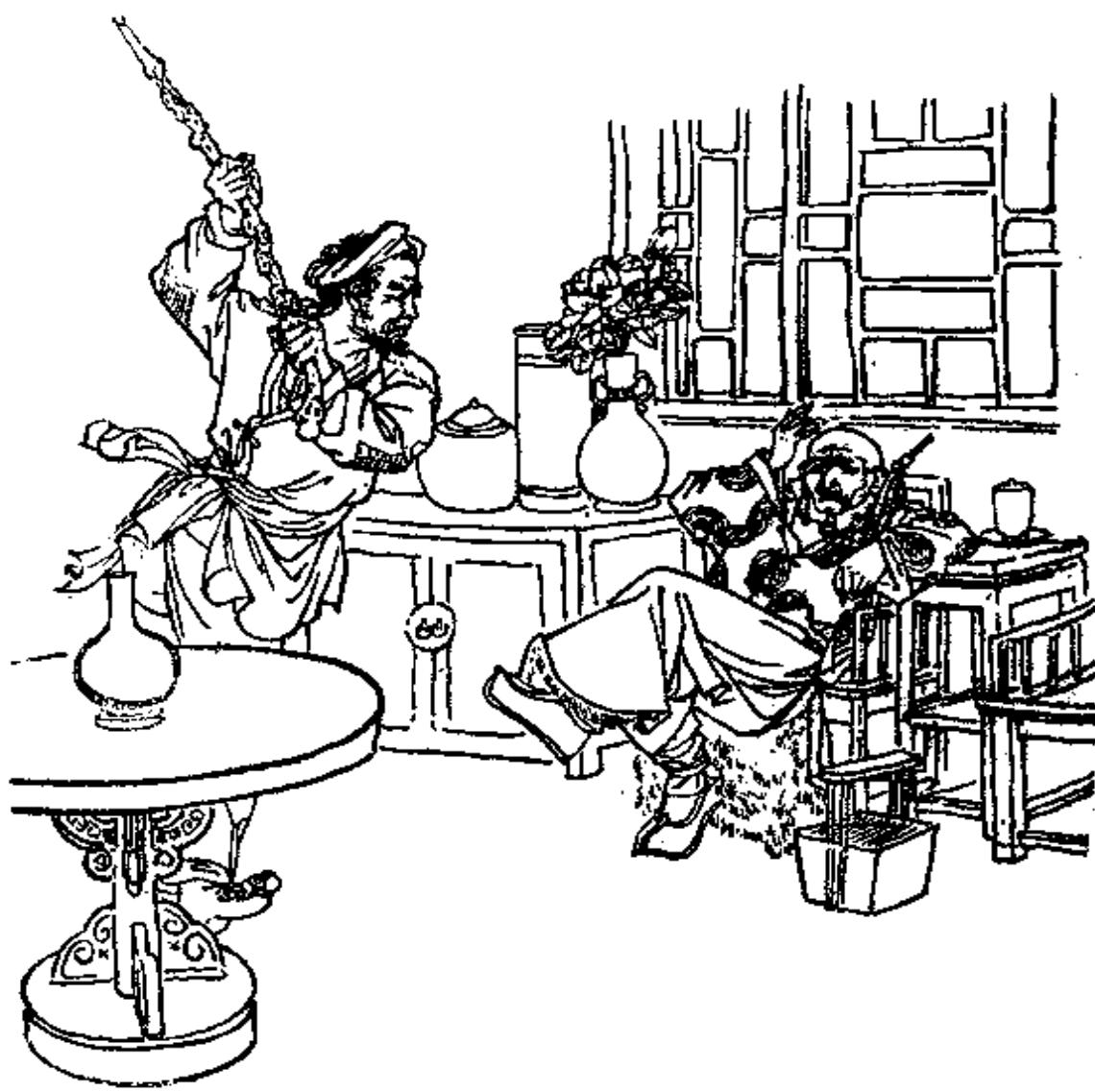
村中的农民群众，见利清老汉手拿拐棍，满脸怒气，直奔“亏人庵”，大家心里也猜着了几分，知道要出大事了。人们生怕他一个人吃亏，不少人也随后赶着跟来。

利清老汉虽然昨天一天未吃饭，昨夜通宵未睡，但到了拼命关头，老劲也来了，他健步如飞，把省非和一伙穷苦兄弟抛在后头，他单人独马地冲进了“亏人庵”，直奔陈作宾的臥房。

这时陈作宾那个坏蛋，正坐在房中太师椅上，手中抱着水烟袋，歪着脑壳，在啧啧地吸着水烟，一缕缕青烟，从他口中徐徐吐出，好生安然自在。他做梦也没想到，利清老汉已一阵风似地跑进他的房里来了。

老汉走到“花边寨王”身边，一时见到仇人，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了下去，他大喝一声：

“陈作宾，你这个畜牲！你这个黑心的豺狼！”平地一声雷，吓得陈作宾忙抬头一看，心一惊，把烟袋也掉在地上。利清老汉，圆睁怒眼，把大头疙瘩拐棍举得高高的，对准陈作宾的光头，用尽平生力气，乒乒乓就是两棍，只打得“花边寨王”尖喊尖叫：“哎哟！哎哟！”抱着脑壳，急如丧家之犬，在房子里团团直



轉。

“花边寨王”在前面狼奔鼠窜，利清老汉在后头追着乱打，接連又挨了几下，只吓得他一边逃跑，一边尖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

这时，“亏人庵”那边院子里，陈作宾的老弟寅宾和他儿子择章，一个拿把亮闪闪的菜刀，一个拿把长长的梭镖，凶狠狠地朝这边跑，打算前来結果老汉的性命。正在这时，省非飞也似

的赶到“亏人庵”的門边来了，他一見这紧急情况，急忙大喊：

“公公，快出来，他們要来杀你了。”一面順手从地下抓一块青砖，打算和那班家伙拼命。

利清老汉一听，回头一看門外，只見那两个凶徒，向这边冲来，更是怒冲頂門，老汉忙放了“花边寨王”，跳出屋外，站稳桩子，摆开架式，威风凜凜地紧握拐棍，大声喝道：

“你們这些畜牲，来！我看誰敢攏来一步，我叫他有死无生。”

寅宾、择章一听利清老汉雷一般的吼声，倒退了两步，心中有些胆怯，他們知道利清老汉是陈家坊中有名的老把式，武艺高强，虽然老了，如今发了横，真来拼命，也不是好惹的。

正在两軍对峙之时，后头跟来的群众，也陸續赶来了，紛紛挤进院子里，看見寅宾叔侄手拿凶器，准备打人。大家摩拳擦掌，用憤怒的眼光瞪着他俩，大抱不平地說：

“你們莫太做过分了，害死了二篾匠，还想杀死这老头子，那可不行！”

利清老汉見来了不少群众，更加胆壯，指着寅宾两人大罵：“你这两个畜牲，娘子养的，我今天与你們拚了！”他举起拐棍，一个箭步打了过去，連揮三棍。別看那班地主，平日凶神恶煞，遇到真槍真刀过硬的場合，倒害怕起来。他們一看利清老汉冲来，早象烏龟一般，縮着腦壳，飞跑着溜出后門，逃到后山上去了。

老汉吓跑寅宾两个凶徒，再轉身去找“花边寨王”时，那里还寻得着呢？他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老汉找不着“花边寨王”，他的火气更大了，凭着一股复仇

的猛劲，怒冲冲地又直奔陈家祠堂“自卫队”队部里来，要找譚謨典拼命。

祠堂正門口，站着譚謨典带来的两个土匪卫兵，他們自然不知利清老把式的厉害，一見利清老汉冲来，想把他吓回去，一齐横开槍支，拦住去路。老汉哪管他是丘八还是丘七，一手一个，把那两个狗丁推出七、八步外，一个仰天一跤，四脚朝天，一个跌了个四脚爬地、黃狗吃屎。两个狗丁，跌得爬不起来，領略了老汉的本領，早吓得面如土色，爬起来再看时，那老汉箭直冲到祠堂里去了。其余的“自卫队”队员，大都是本村人，都知道他的厉害，不敢阻挡，紛紛躲开。老汉一直冲到祠堂大堂之上，四处找遍，不見了土匪头子。原来，早在利清老汉大鬧“亏人庵”时，譚謨典就听到了风声，偷偷地溜走了。

且說利清老汉，虽然冲进了“亏人庵”，痛打了“花边寨王”几棍，冲入“自卫队”，鬧了一場，但冤未伸，仇未报，仍不解心头之恨：他想到平日陈氏族会，权力最大，現在儿子这样平白无故地被陈作宾害死了，我去告到族上，族中长老該会秉公断理，主持正义吧！

老头打定主意，借了四石谷子，在祠堂里办下四桌酒席。請来了“二十四把椅子”，还有利清家的一些房亲。那天，祠堂內空气紧张，与平日显然不同，平常是一般糾紛，今天却是駭人听聞的血案。利清老汉心情沉痛地张罗筵席，而那班族长豪紳，却若无其事，只顾埋头飲酒吃肉。当他們一个个喝得酒醉醺醺之后，利清老汉才气憤填胸地站了出来，声音发颤，滿腔泪水，开始控訴陈作宾勾結土匪头子譚謨典，害死他儿子柏生的事，要求族上主持正义，为他伸冤，严办罪魁。

利清老汉刚刚说完，那陈作宾站起来反駁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語，明明是二箇匠見我家富有，見財起心，勾結一班土匪，想要到我家打劫吊羊……”

“誰打劫？誰吊羊？嘴巴里含草，那可不行！”利清老汉一听，气得胡子直抖，跨上两步，指着“花边寨王”斥喝，吓得他直往后退。

“不要打岔，这是族間評理，有話还是要說的。”“土皇帝”陈幼漁說。

“至于自卫队嘛，清匪有責，办得完全應該。陈利清教子为匪，責任不輕，反而无法无天，冲进我家行凶，将我打伤，真是要造反了，这倒要請族間評評理。”陈作宾一見“二十四把椅子”在旁护着他，倒耀武揚威地說了一通。

“对！自卫队为維护地方治安，确屬責任所在。”恶保长陈祥麟接着講了几句。

利清老汉听着听着，心里气得不得了，大声地罵开了：

“哪个眼珠裝在褲裆里的，說我柏生是土匪，你們講不講理！”

“嘿，这里是看牛坪，还是祠堂？”“一代人”陈玉屏狐假虎威地吆喝着。

“我家和小漁老爷家的片子是誰丢的？这不是 确凭 实据嗎？”陈作宾反咬一口。

“到底是誰打搶？誰吊羊？”利清老汉气憤憤的，用拐棍指着陈作宾的鼻子說：“自家打搶、吊羊，紅口白牙地栽諱別人，要遭五雷轟頂，得不到好死的！你們勾結那譚謨典……”

“混帳！你还把我們看在眼里沒有？还有族規沒有？”突然，

从那首席位上，站出一个人来，大喝一声，打断了利清老汉的话。

这正是：

封建社会黑沉沉，
狼群狗党害人，
农民縱有千般理，
血海冤仇无处伸。

欲知这站起来的究竟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負屈含冤 小省非讐報階級仇
第四回 橫行霸道 陳桂辛把持家族會

話說利清老漢正要揭露陳作賓勾結土匪、杀害良民的罪行时，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从那首席座上站了起来。这人便是陈家族长陈桂辛，号称“三把叉”之一的桂四痞子。他这时摸着三绺胡子，冷酷无情地說道：

“陈利清，你家教不严，儿子当了土匪，如今还没降罪于你，已經是大大的寬恕了，还有什么話說？你的憲伏法又怎么怪得作宾先生呢？至于自卫队嘛，理应維护地方治安，不槍决个把土匪，哪里还有王法？你无理取鬧，侮打乡紳，扰乱自卫队，本該严办，姑念你年老糊涂，不加追究。告訴你，以后再不得胡

作非为了，不然，政府法令不許，族間規矩也是不容的！”

“这……这……”利清老汉听了，一时气得說不出話来，正待开言申辯时，轟然一声，“二十四把椅子”都站起身来，离开了席位，边走边附和地說：“四老爷言之有理。”于是这些丧尽天良的“椅子”們，抹抹油嘴，拍拍屁股，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祠堂門。

陈利清老汉，眼睜睜地看着这些豪紳惡霸，吃得油光滿面，酒醉醺醺的，放了一陣狗屁后，一个个地溜了，直气得肚子都炸了，不禁怒气冲天，指着祠堂門破口大罵：

“呸！我真是瞎了眼，你們統統是些土匪、强盜。”利清老汉这时才知道，这班豪紳，都是与譚謨典、陈作宾一伙的狐群狗党，哪里会帮穷人講話？真是挑水寻錯了碼头，白白花了四石谷，讓这批豺狼飽吃一頓；杀人凶手，倒逍遙法外。这是什么世界呀！他真想把这祠堂打他个稀巴烂，他橫起一拐棍，“乒乒乓乓”打烂了几只碗，再想去打时，早被房亲們死死拉住了。

二箇匠的尸体，一直摆在外面，到第八天头上，利清老汉才在邻舍帮助下，从亲戚家借到一副棺木，草草将儿子安葬。

装殮时，利清老汉痴呆地站在一旁，眼鼓鼓地望着。是的，他要多望几眼，好把这冤仇深深地記住。儿子将入棺了，他突然跑攏去，一把抓着他儿子的衣服，大哭起来：

“柏生，你死得好苦呵！”一声哭喊，众人的眼眶里都涌出了眼泪。

“柏生，你死得冤枉呀！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为你报仇！”他咬牙切齒地从儿子的身上脫下了那件血迹斑斑的血衣，双手战战兢兢地捧着，从枯干的眼眶里又冒出了陣陣

热泪，滴在那血衣上。众人忙把利清老汉拉开，把棺盖盖好，抬出去草草埋葬了。

从此，利清老汉，神經漸漸失常了，他整天在村里东游西走，唱唱鬧鬧，只要碰見陈作宾一家人，便圓睜双眼，怒罵着：

“杀千刀的，黃眼畜牲，老子要了你的狗命。”

“花边寨王”父子們，却也有点害怕，一見利清，老远就躲开了。

利清老汉糊涂一陣，又清醒一陣。有一天，他想起了儿子的冤枉，如石沉大海，无法报仇，无处伸冤，越想越窄，心想：“在这样黑暗的人世間，活着，还有什么想头呢？死吧！人世間沒有講理的地方，我死了也不会饒他。”于是，一个人跑到破庙楼上，在大梁上系了一根麻绳，端了一张高凳，站了上去，把头伸在绳套里，正打算一脚踢开凳子，离开这万恶的人世。这正是俗話講的：“穷人面前三条道，討米、上吊、坐監牢。”正在这万分紧急时，楼板上一阵脚步声，他的大孙女儿爱妹走了上来，一把抱住公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原来，利清老汉的堂客早死，大儿子和媳妇也因貧困劳累，痨病上身，无錢治疗，双双拖死了，留下一堆孙儿孙女由他撫养。二篾匠死后，大孙女爱妹才十四岁，二孙女十二岁，大孙子省非十一岁，满孙子省吾九岁。先前全靠二篾匠做手艺糊住一家六口，二篾匠一死，生活更困难了。爱妹这时年紀虽小，却十分懂事，邻居也常关照她說：“你公公上了年紀，又因你二叔一死，急得有些瘋癲，眼前全家唯有你年长，弟妹幼小，家里事全靠你多加照料了。”十四岁的爱妹，从此担负着全家重担，上要招扶公公，下要照管弟妹，一家里里外外，洗衣浆衫，早晚茶

飯，全靠她一双小手操勞。左隣右舍看到这一家子人，死的死了，老的老，小的小，何得下場呀！也有偷偷掉泪的，也有來經常帮点忙的，但拖儿带女各有一家子人，也难关照周到。

且說这天，爱妹从外面帮弟妹們洗衣回来，不見了公公，忙問弟妹：“公公到哪里去了？”他們說上樓去了，半天未見下来。爱妹一听，心中大惊，赶忙找上樓来。正見公公滿臉泪痕，站在凳上，准备上吊，吓得她“哇”地大哭起来，說时迟，那时快，她几步跨上去，一把抱住公公的脚，嚎啕大哭。楼下三个弟妹，听见樓上的哭声，不知出了么子事，也都跑上樓来。四个娃娃看到公公要上吊，一齐死死抱住，放声大哭，利清老汉此时伤心欲絕，禁不住泪如泉涌，簌簌而下。

“公公，你何忍得心呀！丢下我們弟妹四人不管。公公，你寻不得死路，你要看看我們这些冒爹娘的人呀！”爱妹也边哭边訴說。一陣陣悽慘的声音，刺得利清老汉的心一陣剧痛。“不能死！不能死呀！”八年前的事兒一齊涌上心头：那时，他大儿子得了痨病，临死时，儿子睡在床上，喉头里只見出气不見进气了，他的眼睛还用力瞧着那群娃娃，又望了望利清老汉，然后断斷續續地說道：“爹……我不能替你养老送終了，我沒有寿年把恩女盘大，你老人家养我，如今又要你老人家……。”利清看見他三番四次地望着他的恩女，晓得他落不了心。他心痛地說：“恩呀！落心吧！只要你爹爹还健在，就不会讓爱妹他們弟妹餓着，冻着。”是呀！如今几个大人都死了，我真忍得心丢掉这几块活生生的肉嗎？利清泪水滾滾地說：

“妹恩呀！不要怪公公狠心，我何捨得你們呀！”他一把抱着爱妹、省非四人，眼泪滴滴掉在他們的头上、脸上、手上。

“伢崽呀！”利清老汉撫摸着省非的头，咽不成声，断断續續地說：“如今是那些財主佬倌的天下，哪有我們的活路。你二叔，活生生一个好汉，叫这班强盜土匪害死了，我家无錢无势，有冤无处伸，有仇无处报。”說到此地，老汉的牙咬得咯咯响。

“天呀！这仇不报，冤不伸，叫我如何安心活下去？眼睛一閉，就見你二叔血淋淋的站在我身边，想来想去，活不了啦！”

“公公，等我去打死陈作宾那土匪！”十一岁的省非緊緊地捏着小拳头。

“伢崽，妹子，你們要听公公的話，如今只救得你們姐弟四人了，这血仇不能忘記呀！将来无论哪个长大成人，要記得为你二叔报仇，一代报不了，二代；二代报不了，三代。”

爱妹与省非哭成一团，恨恨地說：“要报仇，公公你更不能死呀！你要一死，好比水桶散了箍，我們姐妹无依无靠，何年何月才能长大，仇更报不了啦！”利清老汉听孙女們講得有理，就解下了绳索，斷了自尽的念头。

然而，在那种昏天黑地的旧社会里，穷人哪有报仇出气之日？在那魔鬼横行的世界，哪有农民伸冤叫屈的地方？二嫂匠的血海深仇，一直埋藏了十三年，直到解放后，才报了仇，雪了恨。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列位，上面我們講了，陈利清老汉在祠堂內請酒，請來“二十四把椅子”評理，族长陈桂辛出来，順倒是非地罵了陈利清老汉一頓。这陈桂辛究竟是何等人物？說來話长，这陈家坊中，除了“花边寨王”陈作宾，第二个大恶人，就要算号称“桂四痞子”的陈桂辛了。陈桂辛，剃着一个光头，一张脸象死人一般慘白，留一口三縉胡須，热天經常穿一件紡綢长衫，冷天穿一件

4

狐皮袍子，手中时常握着一根自由棍，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因为他好抽鸦片烟，是一个大烟鬼，所以弄得全身枯瘦如柴，风吹可倒。你别看他外貌文质彬彬的像个“秀才”，见了乡人，经常挂着一丝假笑。其实内心却是一把刀，阴险狡猾，比豺狼还狠。人们都說他是个“袖子里施法”的角色，正如俗話讲的：“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财主佬，九头鸟脚爪里藏毒钩，财主的心里头藏尖刀。”这桂四痞子，是个老牌国民党党棍，还当过伪和安区区长，回乡之后，当了伪乡民代表，陈家族长，村联会会长，因而在这陈家坊村，是个大权威人士。陈氏族中，大小事情都要经他点头才能算数。地方上，一切纠纷，都要请他来出面，断定是非。他作恶多端，残害农民，本来就不在陈作宾之下，自从跨上那“陈家族长”的宝座，更是如狼似虎，残暴非凡。

列位，你道当了“族长”，为何就有这样大的威风。原来那陈氏族中，立了无数苛刻森严的族规，族长们可以对陈氏貧民百姓，任意欺凌迫害，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谁若得罪了族长及“二十四把椅子”中的人物，或是语言顶撞，或是拖欠钱粮，或是族内纠纷，一旦被他们抓着把柄，就大开祠堂门，陈家祠堂便成了审讯残害人民的“公堂”。陈氏貧民，犯了“族规”，轻则被抓进祠堂，脱掉裤子，拖到祖宗牌前打一顿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或者头戴高帽，鸣锣游团示众，再来一个罚谷、罚款收场。重则被抓来罩在粪桶下，上压大石，禁闭几天；或用绳索捆綁，盖头盖脑猛抽一顿粗棍，打得血肉淋漓。稍重一点的，毒打之后，开除出族，驱逐出村。种种刑法之中，最恶毒的，莫过于将人活活淹死。淹人的方法大凡有二：一种是将人绑在楼梯上面，头朝下，脚朝天，连人带梯沉进塘里，过了点燃半根线香

久时，再拖出来看看，如果没落气，又再沉下去，这样接連數次，直到活活淹死为止；另一种是用一口特制的一丈多高的大黃桶，将水灌滿，再将五花大綁的“犯人”倒栽着，按下去溺死。这样野蛮的残酷刑法，真是骇人听闻。桂四痞子当了族长，掌握了族中大权，农民对他稍有违逆，他就运用这种族权，进行报复迫害，为所欲为。

这里只讲一件小事，就可說明他如何利用族权，作威作福了。一九四〇年間，村中有个貧农，名叫陈荣清。此人家虽穷，但是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硬汉，生来就不信邪。对村里的地主豪紳平日横行乡里，剥削压榨农民，看着很不顺眼。有的农民胆小怕事，路上見了陈桂辛族长，害怕他的权威，往往称呼“老爷”，站着讓道。陈荣清見了族长或是一班财佬，却只裝作沒有看見一般，揚长而过，也不理睬。有一次，桂四痞子要出門去，找人抬轎，狗腿子来雇荣清去抬。荣清冷笑一声：“哼！我再穷得敲鼎鍋响，也不靠这两个錢。”結果硬是沒去！

桂四痞子听狗腿子回去一說，不禁十分恼怒，心里暗想：“哼！看你跳皮！哪天犯在我手里，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事也凑巧，有一天，荣清因为家庭小事，与母亲发生了一场口角糾紛。荣清娘一时糊涂，听了一个人地主婆老三娘（外号“湖南銀行”陈杏卿的娘）的唆使，就告到了族上。

族长桂四痞子，早已对陈荣清怀有歹心，此时見荣清娘前来“告状”，正中下怀。决定无事生非，大作一番文章。他馬上叫狗腿子，把祠堂門打开，还派人去把陈荣清抓来，打算按“忤逆不孝”之名治罪。

二麻子、灵把式、疤粒猴子等三个狗腿子，身上暗藏绳索，凶恶地来到陈荣清家。

“陈荣清，族长叫你到祠堂里去一下。”

“什么事？”荣清硬梆梆地说。

“什么事？你心里明白，就是为了和你娘吵架的事。”

“哼，去就去，我又没犯法，怕什么！”荣清年轻气盛，不晓得开祠堂门的厉害，坦然地跟他们到了祠堂里。

桂四痞子一人坐在太师椅上，眼睛看也不看他，冷冷地说：

“陈荣清，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族规？”

“我不知道！”陈荣清根本就不信他那一套。

“哼，打娘骂爹，忤逆不孝！”

“谁看见我打了爹娘！讲冤枉话要掉牙巴骨的！”

“啪！”桂四痞子一拍桌子怒冲冲下令：“将他先关起再说！”

那几个狗腿子一听族长下令，顿时如狼似虎的一声喊，抓住他的两臂，按倒在地，扑通一声，一只大扮桶罩下来，把他压在黑沉沉的桶内了。又听得桶外一阵忙乱，“噗通”一块大石头压在大扮桶上了。

荣清被关在扮桶之下，只气得头发尖尖都是火，两个鼻子孔孔出烟，手足乱打，破口大骂。这更激怒了族长桂四痞子，在桶外大声骂道：“我看你是不是钢铸铁打的汉子，先罩你一天一夜，饭也不给你吃，看你有多大的力气。”陈荣清被罩在那黑沉沉的扮桶之内，暗无天日，腰不能挺，腿不能伸。加之正值大夏天，十分炎热，闷得陈荣清汗如雨滴，气得浑身怒火，无

法发泄。

第二天，陈氏族中“二十四把椅子”都来到了祠堂之中，桂四痞子就吩咐狗腿子将“犯人”抓出来审问。

陈荣清被狗腿子从扮桶底下拖出来，抬头一看，只见那阴森森的祠堂里，坐满了地主、恶霸，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桂四痞子坐在大堂中央，两旁摆设刑具，杀气腾腾，儼然一座阎王殿。又只见那天井之内摆下了一个准备溺人的大黄桶。

荣清关了一天一夜，挨饿受憋，怒气冲天，对族里这种横蛮无理的行为，不禁又破口大骂起来。

桂四痞子一听，大发雷霆：“好大的狗胆，还敢骂人，把他捆起来！”不由分说，几个身强力壮的狗腿子就上前把荣清按倒，捆得紧紧的。

“忤逆不孝，犯了大罪……”

“不杀一儆百，要翻天了。”

族紳們議論紛紛，一个鼻孔出气，几个为首的一商量，“二十四把椅子”齐声附和，决定按族規将荣清活活溺死。桂四痞子将手一揮，就叫狗腿子挑水。

阴森森的陈家祠堂里，顿时紧张万分，狗腿子們挑着水桶，进进出出，一担担的清水，“嘩啦”、“嘩啦”地朝大黄桶里倒去。水在不断地上涨，桂四痞子板着铁青的脸，望着那水桶，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而那些地主豪紳“椅子”們，若无其事，有的在悠然自得地抽烟，有的在交头接耳，不时发出一阵冷笑。六担、七担、八担……黄桶里的水很快就要满了，看来，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就要发生了。这正是：

天上烏云悶沉沉，
封建魔王要杀人，
祠堂好比閻羅殿，
擺下黃桶溺農民。

欲知陳榮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謣良為盜 桂四痞子魚肉鄉里
飛來橫禍 穷苦百姓倍受摧殘

話說陳家祠堂，摆下水桶，准备活活溺死陳榮清，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忽然祠堂門外大声哭喊，連叫“开恩”“饒命”，一位披头散发的老婆婆，哭哭啼啼，氣急敗壞地跑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族長跟前。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她就是榮清的娘，只因一時糊塗，將和兒子吵嘴之事，告于族長，原只不过想要族長帮她“教訓”榮清兩句。誰知族長小題大作起來，竟要將自己的亲生兒子活活溺死，此時真是懊悔萬分。她拖着桂四痞子的長袍衣角，苦苦哀求說：

“桂四老爷，積積功德吧！溺死榮清，万万来不得呀！哪个的崽不是娘身上的肉啊！你們只要誣他兩句就要得了，千万不能下这样的絕手呀！……”

“哼！忤逆不孝的报應，还留着干什么？”桂四痞子眼也

不眨地望着那即将挑满水的“溺人桶”。

又是一阵嚎啕大哭之声，从祠堂门外传来，一个青年妇女，一阵风也似地冲了进来，她一看到荣清，就一把抱住，生怕他就会被溺死似的。接着，一句话也没讲，就动手解掉荣清身上绑着的绳子。

列位，你道此人又是谁呢？原来她就是荣清的爱人周菊香。她在前两天，回六里外的娘家去了。当天早上，她正在娘家吃饭。忽然陈家坊村有人赶来把信，说她丈夫被抓到祠堂里，用粉桶关了一夜，上午还要开祠堂门审讯呢！她听了此讯，慌慌张张，丢了碗筷，就跑回村来，刚进村口，又有人告诉她：“你丈夫要被溺死了，快去！快去！”周菊香听了，真好比晴天霹雳，来不及细想，就飞跑进祠堂里来了。一时她也不管什么族规的森严，伸手就解绳子。

那桂四痞子在堂上一看，不禁大怒，心想：好一名刁妇，竟敢如此猖狂放肆，真是胆大包天。

“造反了！造反了！”桂四痞子拍桌大吼，愤怒得象个恶魔：“把这个不孝的畜生也捆起来！”

狗腿子二麻子、灵把式等，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周氏捆个严严实实。

那边荣清娘一见，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叩头如捣蒜一般，苦苦哀求桂四老爷饶了两人的性命。桂四痞子见荣清娘本人在死死纠缠不放人；他抬头一望，又只见那祠堂门外，密密麻麻，站满了农民群众，一个个怒眼圆睁，望着堂上，那“二十四把椅子”之中，有些胆小的，也有点害怕起来，恐怕闹大了不好收场，悄悄建议桂四痞子从轻处理。桂四痞子便威严地

喝令：

“叫他們跪到祖宗牌子下面來，給我狠狠地打。先打了再說！”



桂四痞子一下令，狗腿子连忙动手，强逼着荣清夫妻二人，在祖宗牌前，双双跪下，还将荣清上衣，剥个精光，露出皮肉。狗腿们拿起皮鞭和竹枝，响声呼呼地，对准他俩身上，狠狠地不断地抽打。那荣清背上，顿时出现一条条鲜红的血印，接着，一股股鲜血，顺着那条条血印，向外流了出来。两口子呼天动地惨叫着。这凄惨的声音，使祠堂门外的农民群众，人人愤怒，个个切齿。

竹条、皮鞭毒打一場后，周氏十分倔强，硬不认错，并不断咒骂这班狼心狗肺的族棍。桂四痞子阴沉沉的脸，气得煞白煞白的，眼眶里凶光毕露，三绺胡子气得翘起，喝令狗腿子找来一只烂鞋底，提来一桶小淤（尿水），把鞋底浸湿，和着尿水，朝周氏嘴巴狠狠打去。“啪！啪！啪！”周氏的嘴巴，顿时被打得肿起一寸多高，口腔和鼻孔里，鲜血直流，又腥又臭的尿水，灌得周氏满脸、满嘴、满身都是，经过一阵毒打后，周氏昏死过去了。

此时，桂四痞子发出一声得意的冷笑，消了心头之恨。他站了起来，宣布道：“荣清夫妻，忤逆不孝，冒犯族规，本该按祖先律条溺死，姑念他二人年幼无知，又系初犯，重责皮鞭一顿，并罚他二人鸣鑼游团一天，以示惩戒！”

說罢，“二十四把椅子”就紛紛起身离去，桂四痞子吩咐狗腿子押着荣清夫妻，推出祠堂门外，鸣鑼游团。

列位，你道那鸣鑼游团，又是怎样个游法呢？原来是把他两夫妻，强逼戴上高帽子，上写“忤逆不孝”四字，到村里村外，四乡走动一圈，两个狗腿子在后面押着，手提铜锣一面，一面敲打，一面逼着荣清夫妻自己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家莫学我

的样呀，打娘罵爹，忤逆不孝呀！”走到哪里，要喊到哪里。

可怜荣清夫妻二人，挨了这顿毒打，折磨得已是渾身无力，荣清在粉桶内，又罩了一天一夜，沒有吃饭，更是精疲力尽了，寸步难移。可是在那万恶的封建势力、森严的族权强逼下，不得不勉强挣扎，拖着沉重的步子，怀着万分憤恨的心情，边走边喊。四乡群众，看見荣清脸色惨白，头青鼻肿，全身都是竹条伤痕；周氏菊香，披头散发，脸上血肉模糊，嘴唇高肿，人人不忍观看，个个憤憤不平，背地都議論說：“陈家族长們，也太做过分了。”“真是惨无人道！”荣清夫妻，被逼着在四乡游团一天，才算罢休。当他們回到家里时，已累得不可支持，扑通一下，倒在地上，象死人一般地昏了过去。

荣清夫妻无辜遭受族权蹂躏，放过一旁，暫且不表。再講一件桂四痞子勾結伪乡政权，誣良为匪的冤案吧。

桂四痞子除了靠收租剥削农民以外，他还在村里踏水桥头，雇了伙計、帳房，开了一家大鋪子，这鋪子是兩間門面，一边卖杂貨，开染坊，一边开屠作卖肉，专门剥削、榨取农民的錢財。

一九四三年阴历十月，有一股不明来历的土匪，深更半夜，打烂了桂四痞子的鋪門，搶走了不少布匹。連他过門不久的新媳妇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也被搶走了。

第二天，桂四痞子在家里知道了这事，气得暴跳如雷，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他派出了狗腿子，四出明查暗訪，直鬧得滿村风雨，人心惶惶，一連半个多月，还是沒有影子。

桂四痞子找不到下落，就請了个自夸能算“阴阳八卦”的

游痞来“起数”，那阴阳先生掐指一算，說是錢財落到东方去了。他便对东边几个村的人胡乱猜疑起来，七猜八猜就猜到安求庭身上去了。

列位！这安求庭是誰呢？他原是离陈家坊村外十里路的花桥坳的一戶貧农，只因无田无土，沒法營生，住在覲山冲的姐夫李耀清，劝他到自己村里，开个小店，做点生意盤口。安求庭便借了点本錢，在覲山冲貧农石謂成家，租下一間房子，开了个小小的杂貨店，两口子苦心經營，日子勉强能維持下去。只是安求庭有点不好的毛病，爱打牌喝酒，常来陈家坊踏水桥街头閑逛。桂四痞子一想，这家伙不是个正經人，很有嫌疑，阴阳先生既然算定錢財落在东方，那么一定是他勾結匪徒劫去无疑，决定告他一状，即使找不出真凭实据，也可从他身上捞一把油水。于是，亲自給乡公所寫了一張狀紙，告的是安求庭为匪，搶劫他的鋪子，还告了石謂成窝匪。那乡长石重廷是桂四痞子的亲家，焉有不帮忙之理，馬上就派兵抓人。

再說那貧农石謂成，年紀已有六十出头，是村里的老实农民，一向安分守己，带着儿子石玉林兄弟，种着几亩薄田、几块山土，从不过問外头大事。

腊月初八下午，石老头子正在家中烧火，忽听外头人声嘈杂，黃狗乱咬，拾头一看，只見五、六个槍兵，凶神恶煞地闖进屋子来了。

“老倌子！安求庭哪里去了！”

乡公所“自卫队”的閔队副头戴軍帽，身披大衣，腰間扎一根黃皮帶，闖进門来，一把抓住石謂成的衣領，就劈头劈脑凶恶地問他。

石謂成老头吓得面如土色，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发抖地说：“长……官……，我不晓得！”

“混蛋，他和你住在一起，你怎么不晓得他哪里去了？来人，给我搜。”四、五个如狼似虎的乡丁，端起刺刀，冲进内房，冲到楼上，没有寻到安求庭的影子。原来安求庭当时正在隔壁院子里玩，听说要抓他，也不知为了何事，慌忙就溜走了。这些凶恶的乡丁，没找到人，就在安求庭货柜里，翻个一踏糊涂。把那货架上的烧纸、蜡烛、线香，丢的到处都是，又到石家，翻箱倒柜，七寻八找，在石老头的箱子里，找出四个家机布、三尺格子呢、四斤麻线，和石老头六十岁生日时亲友送他的一件衣料。

閔队副发现了这些布和麻线，好象是黃狗找到屎一般，如获至宝。顿时把脸一沉，枪口对着石老头的胸口：“哈哈！贓物都在你家里，你还不认！”接着大声骂道：“娘卖×的！你把人放走，好大胆的窝匪户，与我捆起来！”话声刚落，两个差狗子扑了上来，一索子就把老头捆起。

安求庭的姐夫李耀清，也是个老实农民，不知他家出了什么事，从隔壁院子过来想打听打听。乡丁中有认得李耀清的，就告诉閔队副他是安求庭的姐夫，顿时把他也捆起。

石玉林的嫡娘石罗氏，看到乡丁抓起了石老头子和李耀清，想走过来讲句好话，讨个保，就对閔队副说：“长官老爷，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呀！”那閔队副听了，眼珠子一瞪，“什么？我们抓错了，你这个土匪婆子！来人！把她也捆起。”

这样，凶神恶煞的乡丁们，一下就捆了三个人，吓得旁边人再也不敢作声，不知到底出了什么重大案子。

这群乡丁，带着“犯人”及那些搜出来的布和麻线，得意洋

洋，耀武揚威地上陳家坊村桂四痞子家去了。

石老头子和李耀清、石羅氏都被抓走，只急得石老婆婆嚎啕大哭，左邻右舍虽然憤憤不平，却不知为了何事，石玉林却气得拳头紧握，恨恨地罵那班凶恶的差狗子。有人叫石玉林快去請他姐夫李伯祥，到桂四痞子那里求情。大家想，伯祥是桂四痞子老婆的娘家侄子，該也会講点亲戚面子吧。

却說那閔队副等来到桂四痞子院內，高声大喊：“土匪和贓物全部拿获了！”桂四痞子一听大喜，連忙說：“辛苦了！辛苦了！”点头哈腰，把閔队副請进了厅堂，并叫那班“犯人”站在一边。他和狗官坐定后，便立即叫出他的儿媳石氏，前来查对贓物。石氏走出房来，桂四痞子忙上前指点道：“土匪搶走的东西摆在这里，你看，布不正是我家的嗎？那些麻綫，不正是你娘家打发你的？”

石氏高高兴兴地走上前来，翻来复去地看了一番，越看越皺眉头，露出为难的颜色，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象，又不大象，我家的……。”

桂四痞子一听，脸刷的紅了：“你娘的×，你瞎了眼！連自家的东西也不認得，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还有么子象不象！”他拍起桌子大罵媳妇，把桌子上的茶杯也打翻了，吓得石氏魂不附体的連忙应道：“象！象！象！”慌忙走进內室去了。

石謂成听了这一場对白，气得半天說不出話来，事到此时，他才明白是桩什么事情，忙跌跌撞撞地跨上几步，对桂四痞子說道：“四老爷，你看錯了……”

“什么！看錯了，狗屁！我要問你，我还有些布匹你們藏到哪里去了？”桂四痞子气势汹汹地說。

閔隊副也趕忙附和着桂四痞子，大聲呵斥着：“土匪，這裡哪有你講話的地方，先把他們關起來！”幾個鄉丁，一擁上前，把他們推到一間小屋里關起。

却說李伯祥聽石玉林說他岳父被抓到桂四痞子家里去了，急急忙忙地趕來，走進桂四痞子的廳堂，正撞着桂四痞子與閔隊副在大塊大塊地吃着肉，酒氣沖天。他連叫了幾聲“四姑爺”，桂四痞子理也不理，倒裝得沒事似的只顧飲酒。

“四姑爺，我岳父出了什麼事呀？你老人家要講句好話啊！”

“出了什麼事？你問閔隊副吧！”桂四痞子悄悄地給閔隊副使了一個眼色。閔隊副一見，就明白了。他板起一張惡臉問道：“你們是來干什么的？”

“長官，石謂成、李耀清確實是好人，沒犯什麼法呀！”

“呸，好人？你也是和他們一伙的。是不是好人歹人，到鄉公所去再看。來人！把这个家伙也捆起。”真是“有理三扁担，無理扁擔三”，四個差狗子一擁而上，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他也捆了，一起推進了黑屋裏。這李伯祥原想仗着亲戚關係來講情面，沒想到桂四痞子六親不認，講情不成，自己倒被關了起來。

第二天，鄉丁們帶着這群“犯人”到鄉政府。掌燈時分，鄉公所擺開了公案，狗頭鄉長石重廷，坐在中央，左边坐着閔隊副，右边坐着鄉文書，全副武裝的鄉丁站立兩旁。石謂成老头被帶上堂來，石重廷拿出審訊“犯人”的派頭問道：“石謂成，安求庭哪里去了？”

“報告長官，我實在不曉得呀！”

“不曉得？桂四爺家的東西都藏在你家里，也不曉得？”

“乡长老爷，冤枉呀！我家的白布还是龙头坝石机匠給我織的，怎么說是桂四爷的？老爷不信，可以去查！”

“你放屁！贓証都在，还不招認！”拷問了許久，石老头還是說東西是自己的。接着又传石罗氏来拷問，仍无所获。乡长大发雷霆，把年迈花甲、满头斑白的石謂成和石罗氏送到碉堡內去挨冻。

这边公堂上，又传来安求庭的姐夫李耀清，进行拷問。

“你叫李耀清嗎？安求庭是你的舅佬嗎？”

“是的。”

“他到哪里去了？”

“报告你老人家，我和他不在一个院子，实在不晓得他的落当。”

“莫耽誤了你的工夫，你講了就不关你的事了。”乡长裝成很关心的样子說。

“乡长，叫我怎么說？真正不晓得啦！”

“混賬家伙，你是他姐夫还不晓得，誰晓得？！”乡长問來問去，問不出一点結果来，气得頓脚大罵：“他媽的，来人，給我加刑！”

閔队副馬上領着差狗子，七手八脚把李耀清按倒在地，四肢朝天，两个捉住脚，几个按住手，一手提着水壺，对准李耀清的鼻孔，就往里面灌水。狗头乡长沙哑的声音在吼叫：“你說不說？你是不是和安求庭合伙打劫？”一股股冷水，从李耀清的鼻里、口里灌了进去，嗆得他满脸通紅，嘴里不断慘叫：“冤枉呀！冤枉呀！”那残暴的閔队副，毫无人性，走上前去，提起他那只釘滿了鐵釘的大皮鞋，对准李耀清的胸口，狠狠地踩了两脚。

“哎呀！”李耀清一声惨叫，一大堆水一下都涌进肺部，气都喘不过来，顿时只感到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死过去。……

这正是：

地主官家黑心肠，
凶恶残暴赛虎狼，
杀人从来不眨眼，
严刑拷打苦难当。

欲知石謂成、李耀清等人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三次告状 石謂成冤屈沉大海

抓走丈夫 富順嫂大鬧“光德堂”

話說李耀清一陣慘叫，昏死过去，过了一个多时辰，又清醒过来。只听得那凶恶的閔队副，又在耳边吼叫起来：“你耕，土匪安求庭哪里去了？”这时，他的一身烂棉衣，已淋得透湿，全身冷得发抖，胸部非常难受，象千顆鋼針似的刺着。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說：

“他不是土匪呀！”

“你还狡賴，你到底招也不招！”

“我实在不曉得呵！”

“你娘的×，压槓子！”閔队副正准备动用另一种酷刑，这

时，狗头乡长的烟瘾来了，哈欠连天。这鸦片烟鬼朝着差狗子摆摆手，叫把李耀清收监，明天再审。

再说那边关犯人的碉堡里，空洞洞的，此时正值数九寒天，呼呼的西北风，从了望孔里，从枪眼里，象无数把钢刀一般，飕飕地钻了进来，钻进那衣裳单薄的石谓成、石罗氏等人身上，只冻得他们蜷缩在那冷冰冰的墙角落里，不住地发抖。

碉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李耀清象只落水鸡似的，被猛推了进来，跌倒在地，石谓成老头赶忙上前扶起，悲痛地问道：“没有伤着哪里吧！”正在这时，阅队副带着几个乡丁闯进来，凶狠地下令：“莫让这些土匪跑了，把他们关到地牢里去。”

原来，这碉堡下还有一层地牢，是个一丈多深的洞子，上小下大，倒像个“红薯窖”。差狗子把地牢门打开，一股恶心的霉气和粪便臭气一齐冲了出来。地牢边摆着一节梯子，阅队副将他们赶下地牢后，立刻将梯子抽走。啪的一声，关上了木板洞门，落了锁，又只听见一片响声，差狗子搬了几个大石头压在上面。

这个地牢，方圆不到五尺，石谓成等人，只能勉强坐着或是站着。洞底一片粪臭和腐烂的稻草霉气，几个人挤在一起，气都喘不过来。李耀清不断发出凄惨的呻吟声，石谓成老头憋得胸口好似压着千斤担子。

一连四、五天，乡公所对“犯人”们进行了轮流的审问、拷打。经过四、五天的折磨，他们都被拷打得不象人样了，乡公所一无所获，只得将李伯祥、石罗氏交保释放，并放出空气说：准备将石谓成、李耀清上解到县政府去法办。

那石家、李家听说要把亲人解到宝庆去，急得团团转。石

玉林赶忙杀了栏里的猪，卖了唯一的耕牛，借了十多石谷子，李家也卖了十多石谷，四处求人，請客送礼，保甲长們答应到桂四痞子家里去求情，桂四痞子說：保人是可以，要赔偿损失。保甲长們从中作好作歹，讓桂四痞子、乡公所的狗官，都得了一笔大油水，才答应讓他們蓋章具保，將石謂成、李耀清保釋出来。

可怜那年迈花甲的石謂成，放出牢房时，早已折磨得骨瘦如柴，还得上了风寒重病，回来后就臥床不起。李耀清受刑后，胸部內伤沉重，也不得不天天吃药調理。

且說石老头子的大崽石玉林是个年輕气盛的农民，見桂四痞子蛮横无理，欺人太甚，一家人平白无辜遭此冤枉，心中憤憤不平，决心要上宝庆城里，告他一状。石老头子年纪大，經厉多，苦苦劝他不要逞强。他說：“儿呀，官家財主們的天下，隨你告到哪里，也是空的！”石玉林固执不肯，借了几石谷做盤費，走到五十里外的宝庆城。要告状，先要有状紙，請律师写張状紙，就要三石谷錢，石玉林只好把身上所有的錢，通通交了。写好状紙，就箭直往法院走去。

石玉林来到法院，只見那阴森森的大門外，站着两个法警，十分凶恶。心里咚咚直跳，在門口走来走去，不敢进去。后来轉念一想：“管他上刀山，下油鍋，这一肚子冤气不出，还作什么人呢？”壯起胆子，就朝里面走。

“站住，干什么的！”有人大喝一声。只見从旁边那小屋里，跑出一个人来，吓得石玉林連退三步，小声地說：“老人家，我是从乡下来的，是进城来告状的。”

“告状？有状紙嗎？拿来看看！”那人铁青的面孔，硬梆梆

的，伸手就要状紙。石玉林赶忙将状紙递过去。那人看也不看，就把状紙丢在桌子上，对他說：“状紙就放在这里，以后听訊。”說罢，就揮手要他走。

“老人家，状紙放到这里就要得了嗎？要过好久才有訊？”石玉林着急地問，他看着那花了三石谷錢寫的状紙，隨隨便便丟在一旁，很不放心。

“已經告訴你了，還囉嗦什麼？我不得空！”說罷，把箇門啪一關，那人吃飯去了。石玉林被搶白了一頓。无可奈何，也只好回家去等待。

石玉林进城告狀回得家來，一連等了半个多月，既不見县太爷派人前來了解，也不見法院傳審，真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越想心里越氣，他又花費三石谷，請原來的何律師，重寫了一張據說比原先還“厉害”的状紙，遞進法院。這次法院又叫他在家候信。半个月后，仍不見回音。石玉林想：“別人都講‘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进来’。怕真的是出了鬼。”他又聽村里人說，桂四痞子不久前還坐起轎子到城里住了兩天，莫不是官方財主相卫。但又想，自己理不亏，打到南京城里也不怕。四月中旬，他又借了些盤費，和他娘兩人去告狀。娘崽兩人來到法院，在門口又碰到前兩次那個守門的。石玉林走過兩回，膽子也大點了，他知道這人不過是個差狗子，這次便高低要見法官。守門的和他吵吵鬧鬧，也拿着他沒法，只得走了進去。一下傳下話來，將他娘崽兩人帶到審判室等候。

石玉林娘崽等了半天，不見法官出來，他兩人還是黑早吃了點荞麥粑粑趕來的，如今已中午过后，早餓得肚子咕魯咕魯响了。又过了半个时辰，才进来两个头戴法官帽，各穿一身

古怪衣服的法官。那胖胖的叫朱法官，进来就坐在当中大椅上。还有个是姓馬的法官，从卷宗內翻出一张状紙，馬馬虎虎看了一下，就叫石玉林上前，問道：“你是安求庭嗎？”

石玉林慌忙解釋說：“我不是安求庭，我叫石玉林。”

“啊，啊！”他又翻开状紙仔細看了一下，“你是石謂成的儿子嗎？”

“是的！”这样两人一問一答，馬法官才算弄清了这門官司的內容，才正式問道：“乡公所不是在你家搜出陈桂辛的布嗎？安求庭这个土匪为什么不出庭呢？”

“法官老爷，那四匹布明明是我家的，法官可以去查問龙头埡石机匠，那布是請他織的，綫是我老婆的嫁妝，衣料是我爷上六十岁时亲戚送的，何能說是桂四爷的东西？安求庭是个



作小本生意的人，根本不是土匪。”

“好啦！好啦！这些状紙上都写了，你站到一边去。”馬法官不等石玉林說完，就轉問石婆婆，問來問去，还是两句原話，答的也一模一样，这时，他在紙上写了几笔，側身又和朱法官細細講些什么，才对石玉林娘媳說：“好，今天审到这里，过几天传陈桂辛对审，你們回去听訊吧！”說完，两人咯噔咯噔一陣皮鞋响，走进去了。

石玉林三次上法院，毫无一点結果，这次又如石沉大海，以后再也沒有音訊了。花了六、七石谷，耽擱了許多工，到头来还是冤沉海底。这时石玉林才相信他父亲的話：“官家和財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无錢的人再有理，也是空的。”只恨得他咬得牙齿咯咯地响。

且說石家被這場冤案，害得傾家蕩產，一貧如洗，家中東西搞尽，还欠一身重債。只弄得无米下鍋，餐餐吃稀粥、糠菜。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危又遇打头风。第二年正碰上日本鬼子侵入陈家坊，別人家都出外逃命，石玉林家却是老的病，小的沒吃，大雪紛紛，往哪里逃？鬼子进村时，石玉林的妻子帶着吃奶的崽，逃到离村三里外的田里冲，躲进一間破灰屋裏。哪知那灰屋年深月久，早已腐朽不堪，这几天又下了大雪，半夜时一陣狂风，竟将这茅屋吹塌了。可怜年輕輕的石玉林嫂子和她那幼儿，就这样活活被压死了。第二天，石玉林听訊来看，悲痛欲絕。在那兵荒馬乱的年月，只好把她母子草草埋葬。重病中的石老头，听到这个惨痛的消息，一下急昏在地，病更重了三分。一連三天水米不沾，半个月后，也就一命嗚呼了。可怜石家，短短時間內，就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吃了祖孙三代人的

性命。

再說那安求庭，当时虽然跑了，最后，还是被乡政府抓着，坐了一年多牢，吃尽了苦头，才从牢里跑出来。桂四痞子知道后，还不肯罢休。又唆使当便衣队的女婿，把安求庭抓去酷刑拷打，诬他是个汉奸，用烙铁将他烫得死去活来。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桂四痞子这把毒叉，不但掌握着族权，勾结了地方政府，为非作歹，他还把持着地方的山权，欺压农民。原来，那陳家坊的恶霸地主們，不仅霸占了大量土地，还霸占了村外綠樹成蔭古木参天的山林，他們不准农民到村子附近的山上砍柴，只能到二十多里外的龙山大山冲去砍。为了維持他們对山权的統治，他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山会，公推了手段毒辣的桂四痞子当会长，訂立了許多严厉的山規，如：不許放牧牛羊；不許提籠扫叶；不許帶刀割茅；不許攀枝砍树。如有违反，輕者罰款，鳴鑼标禁，重者“充軍”、法办。

有一次，村子里一貧如洗、靠捡狗糞卖为生的貧农潘仲卿、潘玉卿兄弟，家中实在沒有柴烧了，背了个篮子，想到桂四痞子的山上捡柴，刚刚进山，就被狗腿子“灵把式”发现了。他凶恶地跑来，搶去了篮子，送到了桂四痞子家中。

桂四痞子一听，大发雷霆，馬上写了个条子，叫乡公所派丁来抓人。顿时，两个凶恶的乡丁，来到潘仲卿家中。潘仲卿当时年幼，父亲早死，只有一个母亲，仲卿的母亲吓得忙講好話，陪不是，借錢办了酒飯，开了差費，乡上才答应把这件事交联山会自己处理。

第二天，桂四痞子馬上召开联山会，地主豪紳們一商議，

竟罰潘家七石谷子，還要“鳴鑼标禁”。

可怜潘氏一个貧苦农民，孤兒寡妇，飯都得不到手，哪里交得出七石谷子？可是那桂四痞子的厉害，是远近皆知的，她只好哭哭啼啼，走遍四乡，向亲戚借貸，費了好多力气，才湊足七石谷子，交給那班豺狼。

罰款后，還要“鳴鑼标禁”。那鳴鑼标禁，也是地主想出的一种处罚农民的刑法，就是：违犯了山規的人，要提一面大銅鑼，掮一大把稻草，繞着好大一座山林边界，一边打鑼，一边每隔三尺远，就在樹上捆三、四根草。直到把整个山林周圍都捆上这种“标禁”，才算罢休。那天，潘仲卿、潘玉卿两兄弟，被逼得沿着桂四痞子的山界，鳴鑼标禁。从清早直到中午，搞得精疲力竭，才算把桂四痞子的山界标完。

罰款、鳴鑼标禁，都还只算是輕的处罚。更殘暴的要算“充軍”。貧农陈富順就因违反山規，竟被桂四痞子抓去卖了壯丁。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发生的事。陈富順家中非常貧苦，全靠他在外帮工，或出外挑貨担子卖，每天才能賺得升把米，維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平日沒有工夫去储备柴火。这次，正碰上大风雪，他在四乡走了一天，賺得一点米回来，灶下又沒有柴了，家中三个孩子，还是早晨吃了几口糠拌稀饭，早已餓得哇哇乱哭。这样大雪天，上龙山几十里外砍柴，的确也是困难。迫不得已，在地主陈玉屏山里，拨开积雪，砍了一捆茅柴。不料被那看山的狗腿子发觉，馬上报告了陈玉屏，陈玉屏又立即告訴了联山会长桂四痞子。桂四痞子見陈富順是个精打光的穷汉，找他罰款，好比螞蟻纏到踩田棍上，是吸不出血来的，就决定罰陈富順“鳴鑼标禁”。

那陳富順，每天要出外挑貨擔子盤口，哪有時間去鳴鑼標禁？他又生來個犟脾氣，偏偏不信桂四痞子那一套，挑着貨擔子就出外村去了。桂四痞子找不到陳富順，十分惱怒，決心要狠狠懲辦他，便在祠堂里召开了聯山會，一致議決將陳富順抓去充壯丁。

陳富順聽說要抓他的壯丁，急忙挑了一個貨擔子，躲到外村、外鄉去了。半年之後，才偷偷跑回家來。桂四痞子听到消息，連忙寫了封密信，叫狗腿子送到鄉公所去。桂四痞子曾當過區長，又是偽鄉民代表，鄉長還是他的親家，鄉公所里，他講話最靈。密信一去，馬上派了鄉丁來。

且說那陳富順回到家中的第二天，正與妻子談論砍柴之事，他們都以為，這樣的小事，事隔半年，總不会再追究了吧！誰知，突然從外面衝進來兩個鄉丁，不等他說話，一索子就把他綑起。陳富順氣沖沖地說：“你們凭什么理由，隨便綑人？”鄉丁白眼一翻，凶狠地說：“你犯了山規，聯山會決定罰你去充壯丁，現在就跟我們到鄉公所去吧！”

陳富順一聽，無比憤怒，破口大罵：“財佬倌真是黑良心，我砍了几根茅柴，就要我這條命嗎？我不去！”陳富順橫了心，硬不肯走。富順嫂也上前拖住丈夫的手臂，死死不放。狠心的鄉丁，猛的就是一槍托，正打在富順嫂的手背上，鮮血直流。她痛得钻心，手一松，鄉丁們橫蠻地將富順推走了。当晚就关在鄉公所的牢房里。

富順嫂也是個不怕場合的人，她見丈夫抓走了，就把家里收拾一下，帶着三個小孩，哭哭啼啼，跑到鄉公所去，叫屈喊冤，找鄉長講理。那鄉公所里都是些凶神惡煞，哪有旁人說話

之地，不由分說，把富順嫂和三个小孩也关了起来，关了几天，直到把富順充壯丁押往邵阳城里去了，才把她們四娘崽放了出来。

可怜富順嫂，丈夫被抓走了，拖儿带崽，怎么生活下去呢？丈夫的生死如何呢？只急得她几天里就瘦了一身肉。

当家的走了，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富順嫂看到小孩們餓得骨瘦如柴，哇哇直哭，她发了狠心：財佬信，他害得我丈夫去当壮丁，我就找他們要吃。这天，她带着三个小孩，就上地主陈玉屏的“光德堂”来。因为是他勾結桂四痞子把她丈夫抓走的。

“光德堂”地主陈玉屏，是“二十四把椅子”中的人物，他对佃戶、长工，剥削得十分厉害，平日为人最刻薄，群众背后都恨恨地叫他“一代人”。意思就是，他这么厉害，只能有他这一代人，要絕子灭孙的。

閑話少說，且說那富順嫂娘崽四人，来到“光德堂”中，坐在他堂屋中要飯吃，陈玉屏叫狗腿子来赶她，她死人也不肯走，要“一代人”还她的丈夫来，“一代人”心虛理亏，最后只好拿出几升米，假装慈悲，打发她走。

以后，富順嫂沒有吃的，横直带着小孩来尋“光德堂”要吃，“一代人”拿着她毫无办法，叫狗腿子凶恶地把她架走，可富順嫂坚决要和“一代人”斗到底，把她推出去，又跑进来。最后，鬧得“一代人”只好常常把院子里那扇大朝門緊紧关着。富順嫂进不得門，就站在屋外，痛痛快快的大罵一通才回去。

寒冬腊月，大雪紛紛。有一天，富順嫂带着三个小孩，飢寒交迫，越想越恨，又跑去找“一代人”大鬧。她怒气冲天地来到“光德堂”前，“一代人”听说富順嫂来了，赶忙把朝門緊緊一

关。富順嫂推了一頓大門，不見开门，便抽了一架楼梯，准备越墙过去。哪晓得地主阶级无比卑鄙阴险，见外面墙头之上，露出了一截梯子，“一代人”忙叫狗腿子挑担粪来，等富順嫂刚一露头，下面猛地一下就泼了一瓢臭不可闻的大粪，只泼得富順嫂满头都是大粪。那“光德堂”的一群少爷、小姐、老爷、太太，站在院子里阶基之上大看热闹，发出一片开心的笑声。

富順嫂的三个孩子，在下面看到妈妈被淋得全身都是大粪，气得大哭起来，都喊：“娘呀！快下来！”

富順嫂站在楼梯之上，万万没想到地主恶霸竟会使出这般下流无耻的手段来，又听到孩子们凄惨的哭声，听到那班地主、少爷、太太、小姐们可恶的嘲笑声，她站在那风雪呼呼的墙上，直气得全身发抖，怒火万丈，顺手抓起墙顶上的瓦片砖头，使尽全身力气，朝着那班可恶的地主婆、地主崽暴雨般的打去。“啪！啪！啪！”正吓得那班娇嫩的少爷、小姐、老爷、太太抱着脑壳，不要命地朝屋子里



逃去，一边尖声大叫：“疯子打人，疯子打人！”这正是：

恶地主，
下流无耻泼大粪；
富顺嫂，
怒火冲天掷砖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招搖撞騙 “鬼閻王”賴賬李家店
陰險毒辣 陳巨卿謀害結发妻

話說富順嫂站在高牆之上，憤怒万分，不管三七二十一，朝“光德堂”院子里就是一頓砖头。只打得那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拔腿便跑；只把那門窗玻璃，打了个七零八落，几个跑得慢的，还挨了几砖头。富順嫂泄了一番心头之恨，才下牆帶着儿女回去。那陈富順被抓到国民党军队里，吃尽千辛万苦，直到两年之后，才开小差逃了回来。

桂四痞子这样为非作歹，在陈家坊村上，整整当了十多年族长。后来，从远方回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官僚地主陈会卿，因他地位更高，桂四痞子才不得不讓出了霸占多年的族长宝座。

陈会卿也是陈家坊三把叉中的一把毒叉。早在清朝时，

他就在云南省当过知县，“民国”时候，又在和安区坐过多年“局”（相当于后来的区长），晚年退居乡里，被族間士紳們推选，繼桂四痞子坐上了陈家大族的第一把椅子，当了族长。此人个子很高，由于吸吮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奢侈的生活，长得肥头胖脑。挺着个大肚子，在那满头乱蓬蓬的粗发下，露一张狰狞的黑脸，又圆又凶的一双黑眼珠子，溜溜直转，脸上密麻麻的长着络腮胡子，手里摇着一根“文明棍”。他并不是年紀老了，靠棍子撑着才能走路，而是用它指指点点，装点威风。村里人看到他，老远就要躲路，大家背地里都叫他“鬼閻王”。

这“鬼閻王”无比恶毒，爱財如命，族中的公产，油水多，每年都被豪紳族老們侵吞了。祠堂里有五百石谷的租，每年，他个人要吞吃一半，因此，村里人又叫他“吞口”。“吞口”大的要吞，小小的油水，也不放过。能抓到的就抓，能捞到的就捞。

这里，說一个“鬼閻王”賴賬李家店的故事吧：

一九四一年，正月新春，“鬼閻王”在李正台屠店里砍了一斤肉，就为这斤肉，引起了一場风波。

“鬼閻王”是李家屠店的老主顧，先年还欠店中八十斤肉帳，四十多斤粉帳，五十壺酒帳。李正台想他是当官人家，欠帳总会要还的。哪晓得“鬼閻王”竟卑鄙无恥，想賴掉这笔老帳咧！

一个月后的一天，李正台刚打开鋪門，只見“鬼閻王”气势汹汹地一步跨进门来，板起黑脸，口水四溅地对李正台拍桌大罵：

“嘿！娘子养的，你騙到我老爷名下来了，好大的狗胆！”

李正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听见他又說：

“你害得我好呀，吃了你的瘟猪肉，害得我倒了几天床，又害得我家瘟死了一头肥猪，今天特意来和你算账，看你怎么赔偿？”

禍从天上来，吓得李正台连忙辩解：“二老爷，你老人家是君子人，我敢卖瘟猪肉？那是哇哇叫的猪，不信，你問周围团轉的人。”

“混賬家伙，不是瘟猪肉，难道我病得好要的？死猪是假的？”

“怕是二老爷在別处买的瘟猪肉吧！”

“呸！碰到鬼！我沒閑空和你多講，你講，你講，你賠不賠？”

李正台一看今天“吞口”真个动了火，眼鼓鼓地象要吃人，赶忙一陣二老短，二老长地說好話。周围的人，知道陈会卿官大不好惹，也帮着說好話。話說得再多也是空的，“鬼閻王”高低要賠。

“二老爷不是不晓得，小本生意，怎么赔呀！”李正台說。

“哼！”“鬼閻王”鼻子一吼，跳着罵道：“你害了人还想賴嗎？赔不赔在你；乡公所的牢房我看不兴坐人的，好，你試試看！”說罢，气冲冲地握着棍子走了。

“鬼閻王”的話真灵。第二天，乡公所派来了两个差狗子，上門來就抓李正台。李正台一看事情已到这般地步，只得砍肉呀，打酒呀，款待差狗子，說了許多好話，偷偷地塞了两块花边，才打发他們走了。

李正台是外姓人，无錢无势，只得忍着气，赶忙跑到乡长那里磕头求情。回家来，又慌忙砍了八斤好精肉，亲自上陈会卿家去赔礼。“鬼閻王”胸有成竹，不达目的不罢休，又逼着李

正台将原来欠的八十斤肉账、粉账、酒账一笔勾销，方才心满意足。

陈会卿閑居乡下，終日无事，喜欢喝几杯老米酒，酒醉醺醺的，在地方上为王为霸。官場出身，官府内幕非常清楚，他酒醉之余，便专代人写状紙，告官打府，乡里人形容他写的状紙狠毒，說放在塘里毒得魚死。由于陈会卿这样厉害，欺得人死，象吃人的老虎、豹子，村里人又叫他“老豹子”。

这里再說个“老豹子”欺人的故事吧！

“老豹子”有五兄弟，大老兄錫卿早年死了，三弟景卿，老奸巨滑，是个守財奴；四弟巨卿，五弟茂卿都是些惹是生非的流氓恶棍。

且說老四陈巨卿，身材比“老豹子”还高大，两道眉毛豎起，象爬着两条黑毛虫，满脸络腮胡子，故有“巨巴胡子”之称。这“巨巴胡子”也是“二十四把椅子”中的人物，自小学打，手臂比人家大腿还粗，力气很大，在乡里横冲直撞，凶神恶煞似的。地主們議論說：他家会卿官大，巨卿力大，会卿有文才，巨卿有武才，硬是两霸。穷苦农民吓小孩，总是說：“老豹子来了”、“巨巴胡子来了”，小孩們一听，就真的不哭了。

“巨巴胡子”在家吃喝无事，仗着老兄做过知县的威风，到处閑蕩。他家隔壁“光德堂”內有个寡妇，年紀虽有三十几岁，生得还算标致，一脸豆腐肉，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此人二十岁上守寡，来往男人踏断門坎，这死不要脸的还吹噓說：“丈夫不死嘛，守一个；丈夫死了，更加自在撇脫；”你道此人是誰，她就是“光德堂”的財主、花花公子“豆腐包”陈載厚的亲娘南八娘。“巨巴胡子”这只青头蝇一碰上这堆臭粪，便嗡嗡地巴着不走

了，有时整天躲在“光德堂”的楼上，吃饭都不回家。

論陈姓班輩，南八娘比“巨巴胡子”大二輩，“巨巴胡子”喊南八娘本該叫奶奶，在这一对淫鬼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巨巴胡子”本是有妇之夫，还有个三岁的小孩，他老婆张氏，乃現今邵东县墳里张家人氏，只因娘家无一亲人，从小嫁到陈家做童养媳。张氏生来矮小，一双眼睛紅綫鎖邊，长副馬臉，扮相自然差勁，她待丈夫虽然逆來順受，事事体贴，但总得不到淫棍“巨巴胡子”的宠爱。又因家无亲人，沒有財產陪嫁，她虽对婆婆服侍得很周到，家务事也料理得熨熨貼貼，这也难換得見錢眼开的婆婆喜欢。因此，“巨巴胡子”曾多次提出退婚。张家亲戚見事不平，質問陈巨卿：张氏犯了什么錯，要退婚？問得“巨巴胡子”閉口无言，只好作罢。

退婚不成，张氏便成了陈家眼中之釘，“巨巴胡子”对她不是打，便是罵。张氏見丈夫这般待她，毫无夫妻感情，内心极端悲痛；但仍想用心去打动他，梦想“浪子回头金不換”。当孙子偷奶奶的丑事传出去后，村里人拿它当作笑柄，这一鬧，风声传到了张氏耳里。原来丈夫平日待她冷淡，都是那淫妇南八娘挑起的事。一时气冲頂門，爬到楼上对着“光德堂”的窗子破口大罵道：

“死不要脸的娼妇，嫁千道的驥娘子婆，在家里守不住，何不嫁一个哩！……。”

这一罵可罵出大禍来了！南八娘一听，当时虽开不得口，过后，却加油加醋地传給“巨巴胡子”听了。他一听，暴跳如雷，心想：“我陈家要人有人才，要錢有錢財，討了这門亲，堵死了乱来的門，不如下个絕手，那时何愁討不到如花似玉的人。”主

意一定，果然过不了几天，一桩大血案发生了。

有天清早，东方还未发亮。住在陈会卿家朝門邊的貧农陳克盛的母亲，忽然听见門外一声尖叫：

“八奶，八奶，快起来呀！我四娘吊頸死了。”

克盛娘听到喊声，赶忙起身，克盛这年也是二十多岁人了，他听到“巨巴胡子”的堂侄子陈小康在外头喊，也跟着起来，和他娘一起来到“巨巴胡子”的灶屋里。

啊呀！一进门，只見那灶屋里的“穿方”上，用麻绳吊着一个女人。陈家男男女女围着一大堆人，也有几个在干哭着，“巨巴胡子”的嗓子假裝得特別响亮：

“哎！你，你为的什么呀？你为何这般忍心，娘也不管，丢开他去寻死啊！”

哭着，嚎着，看的人也不少，就是沒人敢去取。这时，克盛壮了壮胆，上前一摸，人早已梆硬了，他跳上桌去，把那繩結解开，把死人捎了下来。他解绳子时，忽然看出了一些可疑的地方来。他常听人說：吊死的人頸上是要青的，舌子要吐出来的。可是，今天这个吊死的人，脖子上只有绳子印，舌头也没伸出来，根本不象吊死的样子。克盛看在眼里，疑在心里。突然，他連想到一件事，便更加怀疑起来。那是昨天傍晚，克盛收工回家很迟，太阳早已下山了，夜色朦朧。他走着，走着，走到离院子还有半里路的地方，突然发现离路十多丈远的一块空地上，有三个人，蹲在地下喝酒，誰夜里跑到这荒坪来喝酒呢？他过細一看，見其中一个是“巨巴胡子”，其他两个都是“七十二个火箱”中的人物，一个叫“梯一宝”，一个叫“上一宝”，鬼鬼祟祟地正在一边灌酒，一边交头接耳地談論着什么事情，見

克盛路过，“巨巴胡子”提着酒壶，“梯一宝”抓起酒杯，三个人贼头贼脑地溜走了。

克盛想到这里，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但是还没有抓到人家的把柄，也就只好把它放在心里。

张氏的尸体取下来后，“巨巴胡子”连忙派人到张氏的亲戚家中去报讯，只说张氏气量小，自缢身亡；张氏娘家没有亲人，来了几个亲房，陈家又借口非至亲家属不准近前观看，只准他们远远站着。第三天，便草草埋葬在望岳山了。

陈家了结了一场心事，阖家老少满心欢喜，可怜张氏冤枉断送了一条性命，无人伸冤。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过了不久，这件事终于走露了风声。有一天，那酒鬼“梯一宝”灌醉了酒，为了吹嘘他的本事大，一下将这桩秘密事全盘倒了出来，顿时全村人都議論紛紛。

原来，当天下午，“巨巴胡子”用三十吊錢，买通了“梯一宝”、“上一宝”、猴八嫂三人，又在当天傍晚，将“梯一宝”、“上一宝”灌了一頓酒壮胆，一切商量妥当，准备分头行动。

断黑时分，猴八嫂就来到张氏家里，他見张氏正提着潲桶往猪栏边走去，便笑嘻嘻地走了过去，說道：

“巨巴娘子，来，我来替你提猪潲吧！”

“哟！还是我自家来吧！”张氏拒絕她說。

“你家的猪好大了？”这猴八嫂还是死跟着她，准备动手时帮忙。这时，“巨巴胡子”带着两个狗腿子，早躲藏在猪栏的旁边那黑角落里。

当张氏提着潲桶走到猪栏边，正弯腰拌猪食时，猴八嫂

故意大声地叫道：

“猪真大呀！怕可以杀了吧！”

门外“巨巴胡子”一听猴八嫂发出暗号，忙拿着一块湿洗澡手巾，轻手轻脚地走拢张氏身后，一下套去，可能是一时慌张，手巾正打在张氏头上，吓得她回头一看，见是自己的丈夫，又低头拌起猪食来，口里埋怨道：

“我还有好多事要做，莫逗耍方了！……”她的話未說完，“巨巴胡子”第二次又扑上去，用湿手巾按住她的口、鼻，朝天按倒在地上，旁边猴八嫂看张氏竭力挣扎，狠狠一把抓住张氏的手，外面“梯一宝”、“上一宝”听到响声，一齐撵来，捉的捉手，按的按脚。

张氏被仰天按在地上，一双恐怖的眼光，惊骇地望着“巨巴胡子”，拼命挣扎着。“巨巴胡子”满脸横肉，双眼露出凶光，咬着牙，汗流满面，双脚紧紧地跪压着张氏的胸脯，双手死死按住张氏的口鼻。可怜那张氏在四个魔鬼的手里，几番挣扎，脸憋得绯红绯红的，汗水、泪水，不断地冒了出来，不到半个时辰，脸色由红变青，眼珠子鼓起，翻着白眼，活活地悶死了。

张氏断气之后，“巨巴胡子”踢了两脚，见真的不动了，才吸了一口长气，把满头大汗抹了一把，当即吩咐三个狗腿子，用麻绳把张氏颈根系好，吊在灶屋的穿方上，地上再放一条打倒的凳子，各处收拾安排妥当，便各自安宿去了。

这正是：

有錢有勢官壓人，

“巨巴胡子”喪良心，

亲手杀死結发妻，
張家孤女變冤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开棺驗尸 真凶手逍遙法外
假公濟私 “老豹子”霸占桐林

話說陳家坊村中之人，聽說張氏被害死的詳細始末以后，憤憤不平，有些愛打抱不平的，偷偷地寫了一首歌謠，把張氏受害的經過告訴張家的人。歌詞是：

陳巨卿，黑良心，
梯一寶，是幫凶，
濕手巾，閼死人，
張氏嫂，命归阴。
天不平，地不平，
冤屈事，要人伸！

張家人一看到這首歌謠，又知道了其中內幕，只氣得人人咬牙切齒，氣憤不平，經几个人一发起，立即派人到寶慶城里去告狀。

“巨巴胡子”一听張家去告狀了，自知大事不妙，也趕忙着

家人去告訴“老豹子”，此時“老豹子”正在和安區當區長，聽說家中出了人命案子，也一乘轎子坐着，趕到城里去活動。

張家一連遞去幾張狀紙，總是聲子放銃——冒影響，不見官府理案，經再三上訴，官府見是一桩血案，實在推不脫，過了幾月，府里才派了法官、法醫前來陳家坊開棺驗尸。

挖坟開棺驗尸那天，張家來了幾十個人，還請了一名律師前來；陳家也帶着律師，去了不少人，陳家坊村光看熱鬧的就有百多人。一時，那望岳山上，人身擠擠，吵吵嚷嚷，棺蓋揭開了，法官從椅子上爬了下來，雙方律師分站兩旁，法醫穿上外衣，戴上手套，解開死者衣服，一一檢驗，通過藥水一抹，只見那尸体的兩邊乳房上，鮮明的現出兩塊烏青烏青的傷痕來。張家律師一看，得意地指着說道：

“上身乳房邊青兩塊，明顯是行凶謀害的。”

陳家律師慌忙辯護說：“女的上吊，上身有點青腫，這可能是上吊未斷氣前，掙扎着自己打的，這也是常有之事，不足為奇。”

“此說不对，上吊時打下身，兩腿上被打青，倒見過；至于上身嘛，特別是搥打乳房，這不合常理。”張家律師又步步進逼地說：“據律書記載，女的下身受傷或活活被勒死者，死者必咬牙掙扎，死後牙齒易脫，可以驗驗看。”

法醫听了忙用手搖着死者的牙齒，果然兩搖就脫了；陳家律師急得面紅耳赤，汗流浹背，一時答不上話來。

“沖尸呀！”

“把尸抬到陳家院子里去再說！”一時間張家來人憤怒地哄動起來，抬着尸体便要往陳家院里跑，就在這個時候，“老豹

子”握着棍子出面了，他摆出一副官架子，对左右两旁的人哼了一声，說道：

“鬧什么！这里自有法官作主，閑人都站开一些。”

接着，他笑脸哈腰地說：“法官先生，律师先生，諸位辛苦了，現在休息一下吧。”法官、律师、法医等人見“老知县”亲自出馬，重着他的面子，也就暫時停尸不驗，各自下山休息去了。

这边“老豹子”見驗尸已露破綻，早知不妙。这个官場出身的人，詭計多端，一面偷偷派狗腿子二麻子，悄悄拿了雪白的五十块銀洋塞給張家律師，其他有關人員也塞了一些。一面又亲自出馬与法官、法医活动了一番。

旧社会的法官多是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停一会儿再来驗尸时，倒毫无爭論了。很快便驗完尸，法官大声宣布，說張氏是自縊身亡。張家來人不服，找他們請的律師來問，張家律師只是搖頭，說道：“現今是‘民國’，法官是伸張正义的，这判断是无言可辯的。”

驗尸就此完毕，法官打轎回府，只氣得張家來人鼓眼瞪睛，說不出話來。

双方后来虽在宝庆城法院里，对审了几堂，陳家花費了几个臭錢，买通了官府，因而官府总是偏向陳家，將此案推脫敷衍了事。

張家虽明知張氏死得冤屈，但又奈何不了“老豹子”家有錢有勢；再闹下去，也怕自己吃亏；加之，張氏娘家又无至亲之人，這場人命关天的冤案，虽然轟動一时，但不久便烟消云散了。

張氏血案，雖然在法院庇護下輕輕了過，但陳家還是花費了一些錢財。“老豹子”和“巨巴胡子”都懷疑這事是陳克盛泄露出去的。因為陳克盛住在他家朝門邊，可能知道一點底細；“巨巴胡子”請“梯一寶”等人喝酒時，又被陳克盛撞見過；張氏死後，聽說陳克盛和村里人曾在背後嘀咕，那首歌謠，也可能是陳克盛他們寫的。越疑越象，總想對陳克盛施行報復。

有一天，貧農陳克盛正坐在家中桌旁吃夜飯，只聽見門前一陣腳步聲，有人一棍子把門頂開了，站在門外高聲地說：

“克盛在家嗎？”

克盛抬頭一看，是“老豹子”來了，趕忙端凳端茶，一邊恭恭敬敬回答說：“二老爷，請進屋來坐！”

“克盛，那邊望岳山公山的桐子樹是你栽的嗎？”“老豹子”握着文明棍，站在門邊不動，板起一副面孔說：“你膽子倒不小，公山也霸占起來了，哼！”

陳克盛一聽，頓時涼了半截，趕忙解釋着：“二老爷，何能這樣講呢？那山是荒的，是不是公山，也冒聽別人說過。就說是公家的，這桐子樹也不是我今年栽的，還是在我爹和叔叔手里栽的呀；到如今已十多年了！二老爷在外頭作官，怕是不曉得吧！”

“什麼！？”“老豹子”頓着棍子，大聲呵斥着：“你霸占了十多年，嗨！就可以不要退了嗎？別人不管，我就要管，還怕你翻天不成。告訴你，按聯山會的規矩，今后不得再上山开荒栽樹。誰要摘一個桐子，罰谷五斗，砍樹一株，罰谷兩担！”說罷，捏着棍子，揚長而去。

列位，为了弄清始末，再来说一下那块桐子树的来历吧！原来陈克盛素来家境贫寒，他小时常靠跟着爹爹挑脚糊口，又在望岳山荒山之上，石头窝里，东一片，西一片的垦种了些杂粮，来补助生活。到后来，又栽上了百把蔸桐子树。俗语说得好：“一年一个顶，两年一个叉，三年便有桐子摘。”那桐子树长得真快，加上陈克盛父子两人精心培育，几年过后，桐子树就长得绿蔭蔭的，每年摘得两担多桐子，实在逗人爱。

可是好景不常，克盛的爹爹还没等到摘桐子便去世了，不久前他娘也病故了。今天，晴天一声霹雳，“老豹子”张开血口又要吞人了：

闲话少讲，且说那克盛从小辛苦培育的一片桐林，几句话便被“老豹子”吞去了，自然是气人的。虽也顿足捶胸，连连喊天，然而，胳膊擰不过大腿，一个穷苦农民，无钱无势，哪里惹得起“老豹子”呢？只好自认倒霉，真是有冤无处伸，敢怒不敢言。“老豹子”明说是收归族上，实际上霸为私产，不久，便派人摘光了一山桐籽。这正是：

“高山岭上栽辣椒，
辣椒打花半中腰。
哪只辣椒不辣口，
哪个财主不如刀。”

“老豹子”霸占了桐林，应该风平浪静了吧，事实不然，时间未过一年，一桩更大的祸事降临到克盛的头上了。

一天中午，克盛挑脚回家，刚放下扁担，准备吃饭。

“克盛，二老爷喊你，叫你赶快去。”外面有人在叫他，他忙放下碗，跟着那人往“老豹子”的厅屋里走去。

一进门，只見厅堂四角摆着四桌酒席，酒席早已吃完了，个个紅光滿面，酒气冲天，滿嘴是油。只見那“老豹子”陈会卿坐在首席之上，一根打狗棍靠着牆。他一見克盛进来，胡子几翘，鼓着圓眼喝道：

“克盛，桐林收归公有，你还不服嗎？”

这話問得好怪，克盛一时沒有摸清意思，連忙解釋說：“山，你二老爷收了，桐籽你二老爷摘了，怎么說我不服？我从小就跟着我爹喊天亮，摸黑夜，栽的桐子树，就算是公家产业，照理也要开点工錢吧！”

“放屁！你摘了几年桐子，我还要收租咧！”“老豹子”雷一般的吼着，把絡腮胡子上沾着的油水也震掉了。“好哇！果真不出所料，你好大的狗胆，你心怀不满，竟敢去砍掉两棵桐籽树。好！告訴你，今天开的就是族房上的联山会，看治不治得你下！”

这真是平白无故欺人，克盛一时火了：“誰說我砍了桐子树，誰看見的？我又不是单家独戶，又有哪个看見我烧桐子树？”克盛一頓話說得“老豹子”开不得口，四桌的人都在悄悄地議論。“老豹子”一时找不到理由，就横蛮无理喝道：

“桐树是你管着的，砍掉了，我便找你！”

“二老爷，天下沒有这个理！桐树你們收了，我白掉了工，不算，难道还要我包場嗎？要我看山，也要事先講一声，也要有个工錢，講又沒講，工錢也沒打发，怎么說是我管着的？”

“你敢跳皮，你敢搗蛋！你敢！你敢！……”“老豹子”陈会卿一下站了起来，用棍子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呵斥着：“放粉桶，安排罩！”

克盛还准备說理，他堂兄陈湘成一看大事不好，怕克盛年輕气盛，惹出大禍来，忙一把拉着他，一面笑着对“老豹子”說：

“二老爷，大家怎样講就怎样办吧！那还有什么二話。”一边把克盛拖了出去。“老豹子”还在厅堂里大声大气的罵着：“这个混賬傢伙，我看他認不認罰，罩他不死，我就按族規活活淹死他！”

克盛一听要罰他的錢，沒有他講話的余地，早已氣得肚子脹鼓鼓的。現在又听见还要活活淹死他，早氣得他全身发抖。他回到家里，連声大喊：

“我的天呀！你睜眼看看，这……成了个什么世界呀！”他心一橫，想来想去，“老豹子”真吃人，橫直是一死，几步冲到灶屋里，拖出一把菜刀，就往頸根上砍去，說时迟，那时快，他堂客一把拉住，吓得她大哭起来。

这正是：

地主惡霸太猖狂，
強占桐林理不当，
一波未平二波起，
逼得穷人把命亡！

欲知陈克盛遭受迫害，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騎奢淫逸 “紹德堂”揮金如土
燒谷千石 陳壽久設醮酬天

話說克盛嫂見丈夫要自杀，連忙一把拖住，大哭起來：“你這死鬼呀！你打算怎樣？”

这时陈湘成也赶了过去，一手把菜刀夺了，急劝說：“克盛老弟，你……你何必这般量小。”

“湘成哥，我的气实在沒有地方出呀！這個世界上，沒有我們穷人的活路，只有死路一条。”

“老弟，莫傻呀！你死了，別人只當死了一只螞蟻一样，那張氏孤女，你还沒有看到她死后的下場嗎？……”

湘成死死劝解，克盛嫂在一旁啼哭，克盛心里也想：是呀！穷人哪是人呀！这样死去太不值得！只是怨气难平！他咬牙切齿地說：“哼！要罰我的谷，絕對不行，財主老爷，官高勢大，要淹死我，就由他吧！”

“老弟，如今他有權有勢，哪有你講的，他要你圓就圓，要你扁就扁。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认了吧！”

他堂客在一旁說：“你何苦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总有我們出头之日的。”

“对，总有出头之日！”克盛恨恨地答应了。

那“鬼閻王”也怕真的再鬧出人命案來，經一班人勸解，虽

未罰谷，但是族房上办的这三担一籜谷的酒席費，还是硬要他交出来。

克盛沒法，只得以一担还两担的高利貸，向地主陈松林借来交了。这三担一籜谷一直还不起，本滾利，利滾利，不到五年，竟变成三十石了。

克盛遭了这一場迫害，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就不得不天天替陈家坊最大的地主“紹德堂”挑脚糊口。

这“紹德堂”，是邵阳东路有名的大地主，这家地主不但大，而且老。所謂大，全盛时期，他家每年竟收得租谷九千多石，解放前夕，也还有五千石。“紹德堂”的田庄遍布現在新邵、邵东、邵阳三县，站在他家院中的“嘯月樓”上縱目四望，一眼可望到十二座田庄；他家曾以此自豪，无恥地吹噓說：“从陈家坊到宝庆城，五十里路，都有我‘紹德堂’的田地，走路不要踩別人家的田塍。”所謂老，是指他家世代剥削，傳說已是九代的地主了，世世代代都是依靠剥削农民的血汗为生的。

一講起“紹德堂”驕奢淫蕩的生活，附近的农民，莫不切齿痛恨；这里先从他家的房子談起，“紹德堂”这座院子共占地十二亩，里面有百多間房屋。八字朝南的外朝門，两壁画有虎豹獅象，朝門板面上还画着秦叔宝、尉迟恭的彩色巨相。朝門左右兩旁靠牆，摆着两条大琴櫈，儼然一派府門景象。农民要进“紹德堂”去，必須通过“三关”：“紹德堂”內喂养着四、五十只恶狗，一只只高齐人腰，凶如狼虎，守着前門，这是头一关。穿过外朝門就是內朝門，內朝門前柱上，雕刻双龙双凤，名曰龙凤呈祥，朝門上画的左獅右猿，两壁挂屏，紅边金字，四周雕有“八仙飘海”的精致图案，金光閃爍，地面鋪着四方青砖，門內两边

摆着一排长凳，門旁小房內住着一帮狗腿子守門人，这是第二关。进得內朝門来，是一块石鋪大坪。过石坪便是大厅，“紹德堂”三个大金字橫匾，高高挂在厅堂之上；厅內八只大柱，柱头上、两壁上挂着无数挂屏和对联。大门边用二丈长的铁链锁着一只大青面猿猴，見着生人，一扑而上，若不小心，衣服手脸就会被它抓个稀烂，这算是第三关。进大厅便是礼堂，礼堂四壁挂着堂贊，中央有太极图，周围是四方騎馬大花格。两旁排有雕花太师椅子、矮茶几等。

过礼堂就是八角亭，亭子中央摆着一面五尺多高的大穿衣鏡。来宾在此对鏡整冠，然后过天井，进入“主堂”。那主堂又是一派古式裝飾，两壁挂着古画、古字。主堂上首安装神龕，神龕花格雕有各种佛象，左边摆着九子仙娘的木刻金象，右边摆有磁器觀音娘娘，神龕前面摆着长方香桌，桌上摆滿供器。

院子两旁，东边是二十四間大仓，西边是公子、小姐讀书之处，名曰“书房”，东边大仓后面是廚房和长工們的住房，西边书房之后是內室、客房，再穿过另一小門，則是后花园，園內有小姐绣楼一座，名曰嘯月樓。还有一座亭子，光修建这座亭子，就花費农民血汗五百石谷，用石工四百个。怎么会花費这么多呢？原来这些吸血鬼們想出一个鬼花样，修的是什么“水閣涼亭”，是专供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乘凉用的。八角亭內，摆有圓面雕龙大理石作的石桌、石凳，亭子两旁，蹲着一对鍍金獅子。亭上四角鳌头参天，繪有魁星点斗，八仙飘海，鳌头之下，八面系有金色銅鈴。亭下安有水槽轉盘。地主为了享乐，特地叫人从田壠外修一条水圳通到院內，水圳从凉亭下直

穿而过，推动轉盤，亭子徐徐轉動，水花四濺，鈴聲叮噹，地主們就在这亭內逍遙作樂，過着腐化透頂的生活。

花園內栽有各種奇花異卉，專雇了兩個園丁種花。園中還有座假山，山下砌有石洞，這假山是從數百里外的祁陽運來石料，雇了名工巧匠，精雕細琢而成的。

“紹德堂”內，經常雇着婢女、長工二十余人，夏日炎熱，少爺、奶奶乘涼，婢女得在旁打扇捶腿；冬寒更深，老爺在被窩里呼呼睡覺，她們也得在一旁侍候。地主生活，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出門還要長工佃戶抬着。“紹德堂”備有轎子四頂，坐騎兩匹，出門看禾，催租收賬，走亲戚人家，进城逛街，出入衙門，不是坐轎，便是騎馬。他們無恥地夸口說：“男不走半里，女不行半步。”

陳家地主從不勞動，吃的却是山珍海味，經常大擺酒宴。“紹德堂”吃飯，按身份分三等，一班是轎夫、佃戶、長工在左旁廚房內吃，內親戚則在右旁客廳之內開餐，外來顯官貴客則在主堂之內設宴。宴會上用的是銀碗、銀筷、銀調羹。吃東西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百出，最貴氣的叫作“節節高”。為什麼叫“節節高”呢？原來此宴花样新奇，一席超過一席，第一餐是三鮮席；第二餐是海參席；第三餐是魚翅席；到第四餐上出的是燒烤席。這燒烤席是用一只三、四十斤重的小豬，宰後去毛，去掉五臟，燒烤而成。第五餐名曰“鵝掌”席，是先把一塊鐵板燒紅，再把鵝趕到燒紅的鐵板上，燙得那鵝“嘎嘎”亂叫，鵝掌被燙充血高腫後，再把鵝掌割下，加以泡制。這正是：

“富家一席酒，

农民半年糧，
地主頓頓肉，
佃戶餓斷腸。”

地主們穿用更是穷奢极欲，光“紹德堂”地主陈幼漁一人便有百多件衣服，穿不完，用不完，有的縫了沒穿过头回，甚至看也未看一眼，就收藏在箱里、柜里，变成了古董。土改时，光他一家就沒收五十余口裝得滿滿的箱子，全是絲綢綾緞。幼漁之娘，老地主求七婆，睡的是一張三層雕花大床，名曰“七簷滴水床”，花了五百多个匠工才做成。这床上刻了无数奇形古怪的花样，什么仙娘送子，龙凤呈祥，百鳥朝鳳，一层又一层，足足雕了三層花，四面嵌裝凌波水鏡，床上設有衣箱、衣架、鞋盒、梳裝台、火柜、便盆等，不但換衣取鞋，梳头打扮不要下床，連屙尿也在床上。这个地主婆死后，陈家开堂吊奠，搞了半个月，从宝庆城里請来十多个高級廚師專办酒席，一开就是五十多桌，上山那天，开到了百多桌。这还不算，还怕她在阴間沒房子住，作了阴地主，还要做阴地主，于是請來二十多个紙馬匠，花了半年工夫，扎了花花綠綠的，數不清的靈屋，靈屋前站着守門的金獅銀象，旁边放置着搖錢樹，聚寶盆，一摆就是满满一大坪。接着作了七天七夜的道場，光燒紙就燒了万多扎。化屋那天，鑼鼓喧天，爆竹动地，吹吹打打，一陣火起，燒紅了半邊天。這一場道場，竟花費了銀洋一万多块。站在老远看热闹的穷苦农民气愤地說：“財主死了，黃金万两，农民死了，衣都冇裝。”死了人这么讲究，那結婚喜慶的排場就更不在話下。一九三五年，陈幼漁的侄女陈重美出嫁，其他排場莫提，单說嫁

妆，出嫁的那天，光拾嫁妆的人就有四百多个，送亲的三、四十。前头抬箱到了陈家坊村外三里路外，这后头花轎还没有出朝門呢！嫁妆中，八鋪十蓋之外，还有四抬毛哩嘒賀郎衣，十席金邊大花碗盤，四抬金銀手飾，緊接着皮箱數十口，內裝無數衣服衣料、四季鞋子，有公婆的，有新郎新娘的，婆家弟妹等的，連那未來的“貴子”的各岁各季衣服、尿片，也都辦得一件不漏，真是嫁一个女，把婆家三代人一生一世的衣服都办齐了。更有那雕花櫈柜，紅漆桌椅，脚盆馬桶，一應俱全。单那嫁妆中的“三簷滴水床”，雕刻得花样翻新，什么龙凤呈祥，百鳥朝阳，蓮花生貴子等，真是奢侈透頂。

提起“紹德堂”浪費糧食的事，陈家坊的群众更是痛恨万分。

那是清朝末年，乡下遭了大旱，好多农民餓着肚子，离乡背井，四处討米逃荒。而陈幼漁的祖父陈寿久，仓里却藏着几年未动的陈谷数千石。一天，他吩咐手下家丁开仓查看，刚一开仓，飞蛾扑面，已有霉气，寿久老爷顿时眉头紧皱，呆呆站在仓旁，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之上。

这地主在想，这笔陈谷怎么办呢？粜給农民嗎？方圓几十里內的穷光蛋，骨头縫里都吸空了，在这荒年之中，哪里能买得起呢？平价卖吧，冲烂行情，反而不利。谷关在仓里，如果起虫霉烂了也真糟糕。这真害苦了守財奴陈寿久，他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倒想出了一条古今中外少有的“妙計”来。

离奇的故事发生了。第二天，寿久老爷四面发兵，把周围百把里路內的道士都請了来，又向四乡传出消息：“紹德堂干大事啦！今年年岁大旱，是玉皇大帝降罪凡人，寿久老爷为了

打救四乡百姓，打算破财打三天三夜玉皇大醮，要将一千石谷子火烧酬敬玉皇啦！”

果然，这事惊动了四乡，气煞了无数穷苦农民。他們想：这样饥荒年成，大家饿着肚子，没有饭吃，財主却要大肆烧毁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真是岂有此理！

地主豪紳們听了，却齐声叫好，贊叹不已。

三天三夜玉皇大醮的消息传遍了邵阳东西南北四乡。打醮烧谷酬天那日，远近几十里的群众都来观看，有的是来瞧热闹的；也有的听说要烧谷，实在心痛，内心却又有几分不相信，想来看个究竟；也有的抱着满腔希望，想着既然东路大財主“紹德堂”舍得烧谷千石，也許会积积阴德，散点粥米，接济接济穷人吧；四乡的“叫化子”也都来了。这陈家村，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这时正值深秋，“紹德堂”大朝門外的田埂里也站了不少的人，人山人海，满满的站了一堆。

打醮开始，上百名道士，穿红着绿，一字排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紹德堂”朝門外的禾坪里，长工們忙碌地堆着柴草，不一会儿，堆了尺把高，上面又密密麻麻放了一层半尺多厚的紙錢。这时只見几十名长工，出来进去，从“紹德堂”仓內挑出一石石金黃的谷子，穿梭似的往柴堆上倒去。

倒呀！倒呀！长工們真不忍心观看，有人倒完后又非常惋惜地回头上看一眼，唉！这么多的谷子就要被糟踏了呀！四乡来的地主老爷們站在一旁，喜形于色，手舞足蹈，丑态百出。他們兴高采烈地議論着：“寿久老太爷，真不愧为独霸一方的財佬倌呵！”站在远处观看的穷苦农民，望着这些用血汗浇灌出

来的粮食，現在堆积如山地要被燒毀，一个个心痛得真如刀割，随着那一石石谷子的傾倒声，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陣陣的叹息！

一切就緒，千石谷子堆成了一座小山，百把个穿紅着綠的道士，列队繞着谷堆吹打，爆竹火銃齐鳴……。几十道烈火从谷堆四周燃烧起来，頓時浓烟滾滾，火光冲天。在鑼鼓喧鬧声中，以陈寿久为首的地主全家老少，全部跪在坪前，合着双掌，必恭必敬地在作揖叩头……。

这时，陈家特地請来的三名老秀才登上坛来，摊开了一張写在大黃紙上的祷告玉帝书，大声地念了起来：“……寿久在下，祷告天庭，保佑我家，永世昌盛；子孙万代，富貴有命；良田万亩，步步高升；后人賢达，朝居一品；一本万利，遍地黃金；为官万代，天下聞名；福祿无疆，永无疾病。今岁烧谷，明年丰登，玉帝不弃，請来受領，吾家万世，不昧圣恩……”

这場烈火，足足燃了三天三夜。每天总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前来观看。陈家生怕有人乘机偷谷，日夜派出四个狗腿子守着谷堆，只許老远站着，不許近前观看。这边，一群群面黃飢瘦、骨瘦如柴的农民，无人不望“火”兴叹。那些希望地主积阴功的人，却空欢喜一場，連“叫化子”也沒有捞到一粒米。

农民辛辛苦苦，用血汗种出的上千石谷子，就这样叫狠心的地主一把火烧掉了。

这正是：

設齋酬天鬼名堂，
地主心腸賽虎狼，

宁肯燒掉千石谷，
不給飢民一粒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宮六院 “土皇帝”荒淫无耻
第十四回 五代辛酸 刘二嫂痛斷肝腸

話說那“紹德堂”花花公子陳幼漁，繼承了祖傳家产后，也和他的祖先一样，驕奢淫蕩，无所不为。他从小就娇生慣養，一身嫩白嫩白的肉，用手可以捏得水出，长长的馬脸上，长着一对老鼠子一样的尖眼睛。夏天全身穿着雪白的府綢長衫，冬天穿絳色花緞面狐皮长袍，上套黑絨短褂，走起路来头仰天，一双手又在背后，迈开八字步，摆出那大地主的架式来。他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日夜飲酒作乐还嫌无味，便带着一批地痞流氓，雇了人馬轎夫远到宝庆、湘潭、长沙一带嫖賭逍遙，吃喝玩乐，追求荒淫无恥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他帶領一班流氓地痞，坐轎来到湘潭城內，忽然异想天开：“从前的皇帝老子，坐在金鑾殿內，宮妃如云，美女成群，多么有味。論我家錢財是邵阳一帶數一數二的財主，难道就不能过一夜皇帝癮嗎？”旧社会，有錢能使鬼推磨，他便吩咐妓院老板，一夜之間将湘潭城里一百多个妓女，全部包

了下来。又在湘潭城內定下了一座头等大妓院，里里外外，布置得花花綠綠，买来山珍海味，大摆酒宴。然后叫妓女們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来陪伴“土皇帝”飲酒作乐。喝罢花酒，司仪的一声“令旨”传下，挑选“三宮六院”的仪式开始了。陈幼漁这淫鬼笑咪咪地睜着一双鼠眼，看了这个又相那个，只看得他眼花瞭乱。加上那班流氓地痞也在身旁七嘴八舌，調笑糾纏，只搞得陈幼漁团团轉，昏头昏脑。

好一会，总算定下了“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一一安排妥当。“土皇帝”“游宮”开始，前头两个“宮女”打灯引路，“土皇帝”带着这班流氓地痞“朝臣”，首先来到“正宮娘娘”房里，这位“娘娘”官名“一枝花”，油头粉面，脸上印着两朵紅云，“土皇帝”駕到，妓院老板馬上逼她迎上前来，娇滴滴喊一声“万岁”，只乐得那花花公子三魂出穴，神迷目眩，垂涎三尺，这一股丑态，实在令人作呕。“土皇帝”游到这里就捨不得动了，奈何“三宮”还只开始，“六院”、“七十二妃”还在后头。“朝臣”們也由不得“皇帝”作主，推着他便走了。“东宮”、“西宮”、“六院”游完，一到“七十二妃”房中，陈幼漁手下的这班流氓，下流无耻，那一陣調笑吵鬧自然不在話下。陈幼漁一到“七十二妃”处，就兴趣不大了，只因这些妓女大都是被一般統治阶级的禽兽蹂躪摧残，飽嚥过痛苦的，大都容顏憔悴，面貌慘瘦。其中也还有一些是刚刚买来的民間小女子，稚气未脫，“土皇帝”对她们都不感兴趣，但是，那些流氓尚未找到“对象”，游兴正浓，“土皇帝”被这班假“朝臣”簇拥，从这个房間，跑到那个房間，只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两块眼皮打架，哈欠連天，听街外已打了三更，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动弹不得，便“打

“驾”回“正宮”鬼混去了。

次日，“土皇帝”一覺睡到中午才醒来，酒气已尽，只感到全身无力。哟！他查問了一下狗腿子，所帶的銀鈔已經用去一大半。原来，妓院老板知道他是邵阳的大地主，总不免要想方設法地敲敲竹槓：“正宮”三百銀洋，“東宮”、“西宮”各二百，其他百元、几十元不等。光“游宮”就花去雪白的銀洋两千块。还有妓院的排場，吃的、用的還沒結賬，这可怎么办？只急得陈幼漁鼻梁上冒出一股冷汗。他正在于着急，这时房門“吱呀”一声推开了，几个妓院的人，拿着算盤、賬本进来了。“土皇帝”开声不得，坐在床边，只見那算盤子嘩啦啦地响，報賬声一句一句地灌入他耳中。这时他滿腦子也象“游宮”似的三魂出穴、神迷目眩了。諸項开支一总，陈幼漁一看眼目，总共化費五千三百銀洋，吓得他伸出舌头来，他帶的現洋已远远不够开銷了。事到今日，真是上得台来下不了台，妓院老板不管他是“土皇帝”，还是“洋皇帝”，只伸手要錢，急得他头顶上水氣冲天，汗水早已把內衣湿透了。最后只得限期，連夜派人趕往宝庆城錢庄取錢。

陈幼漁一夜“游宮”劳累，又加之受惊受急，到第二天便病倒了，足足睡了三天，調养精神，恢复元气后，才灰溜溜地滾了回来。此事传到陈家坊，便成了村內群众的話柄、笑料，从此他便得上了“土皇帝”的外号。

“土皇帝”揮霍无度，揮金如土，漸漸卖了不少庄房。为了繼續过那种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就更进一步加紧对佃戶們的剥削。陈家坊村附近有个楊亦湾，有戶貧农叫伍瑞田，祖孙五代，都受他家的剥削。这一年，禾苗正在怀胎的时候，連日大

雨，邵水猛涨，洪水从龙山直泄下来，把伍瑞田佃种的田冲坏了大半，接着又是虫伤抽白，产量大减。这时，伍瑞田还只有十多岁。父亲死了，母亲刘二嫂带着他们兄弟姐妹，老的老，小的小，一家六口，没有劳动力，眼看禾苗水淹又虫伤，只急得刘二嫂日夜不安。最后，只得办了桌酒席，请“紹德堂”的老爷们来讲个“讓”字。

酒席办好了，那些老爷们打发账房先生伍益先挟着一本账簿来了。这伍先生，是新来的管家，凡事严三分，他挑肥拣瘦地吃了一顿，然后开始说租。

刘二嫂哭丧着脸，求情说：“伍先生呀！今年硬是年岁不好，遭了水灾，又遭虫伤，要请先生向老爷讲个讓字。”

那伍先生受了东家之命：租谷一粒都不能少。现在听刘二嫂说要让租，便不耐烦了，厉声道：“短少租谷，还不晓得老爷们的脾气？你们还想要田种吗？”

求情减租不成，伍家只得忍着心，含着泪，挑着一石石的租谷送到“紹德堂”去。刘二嫂种的四十二石谷田，要交二十五石租谷，送到第三天，一大堆谷子送完了，老母亲把地上的谷子扫拢来，只剩下一簸，瑞田不愿送了，睁大一对圆鼓鼓的眼睛，满眶泪水说道：“娘呀！连不留点谷给弟弟妹妹吃，今年如何活下去呢？这簸谷子莫送了吧！”

刘二嫂自从禾苗被水淹、虫伤以来，天天眼泪未干，日日夜夜惦着租谷交不清。这一下听到儿子的贴心话，更加痛断肝肠。她问儿子说：“瑞宝，交了好多啦？”

“还只有二十石。”儿子回答着。

“还只有二十石？”霎时间，她头一昏，脚也站不稳了，忙扶

住門板，才沒有倒下去。瑞田等兄弟圍攏去，母子哭作一团。好久，劉二嫂才咬緊牙關，忍痛安慰兒子說：“瑞寶，租谷交不清，還講自己吃？聽娘的話，送去吧！”

這真是：

“地主笑嘻嘻，
農民哭淒淒，
鋒刀才挂起，
又要餓肚皮。”

瑞田听了娘的話，挑着最后一籮谷，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

谷子送完了，伍先生的算盤一敲，伍瑞田尚欠租谷四石五斗。



“紹德堂”的老爷們，听到伍家短少租谷，便大发雷霆。那“土皇帝”陈幼漁，喊到伍先生大訓一頓：“这号年岁，这里少租，那里拖賑，叫我怎么开支？那刘寡妇，田是种不好的，干脆抽出来，免得日后多事。”

“土皇帝”开了口，好比倒下了圣旨，伍先生忙催租逼佃。

要抽佃的事传到了伍家，刘二嫂急得大哭起来，心想：历代种着人家的田，住着人家的屋，要是抽了佃，退了屋，一家老小不但沒有活路，棲身之处也沒有。总得想个办法。便跑到洪福桥房亲伍醇松家里求援。醇松在刘二嫂的苦苦哀求下，只得答应到“紹德堂”去講情。

伍醇松有点家产，“紹德堂”就要他作保，另写了租約、保据，并且約法三条：第一条，当年租谷全部交清；第二条，今后每年租谷顆粒不少，由伍醇松負責催送；第三条，从今以后改交堆租。这样才允許伍瑞田續佃。

提起交“堆租”，佃戶們莫不咬牙切齿，痛罵地主黑良心。所謂交“堆租”，就是佃戶辛辛苦苦种田，却沒有收获之权。扮禾时，一担担的毛谷往地主家堆，不准进佃戶的門，佃戶只能到东家来晒谷、守谷，待租谷交清，欠賬还清，剩下来的才准佃戶挑回家去。伍家是知道交“堆租”的利害的，但是沒有办法，只好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

伍家世世代代，为“紹德堂”作牛作馬，从清朝到“民国”，从“民国”到解放前夕为止。他們几兄弟佃种了“紹德堂”三十来亩田地，每年要交納租谷一百多石，八十年来被剥削去租谷八千多石，好不惊人！解放后，光只他一家，就清算了一“紹德堂”減租谷两百余石。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陈家坊村附近，为“紹德堂”作牛作馬的佃戶，就有两百多戶。其中有不少戶都象伍瑞田家一样，被迫接受交“堆租”。村中貧农陈长川，他佃耕了“紹德堂”十二石谷田，以前交納租谷，常是按实际收成算交的，六石、七石不等。由于“土皇帝”揮霍无度，家道漸漸衰落后，逼租厉害不过，交納租谷硬要八石不可。长川逼得无法，只得年年送交“堆租”。一九四四年秋收时，长川又将他田中所扮的全部谷子，挑到“紹德堂”来，哪想刚刚晒好，听说日本鬼子打来了，当时，长川想把租谷交清再走，但是，陈幼漁硬不肯收。长川沒奈何，只好挑回家去。家里离得远，还只搶收得几石谷，日本兵就进村了。日本鬼子兵馬闖进“紹德堂”，把长川的谷堆，吃的吃了，踏的踏坏了，屙着一堆堆馬糞。日兵一退，陈长川未曾进屋，就赶来一看，糟了，心里像刀割一般痛。这时“土皇帝”也回来了，一看便火气冲天地对长川說：“长川啊！你怎么搞的？也不看守着，如今看你拿什么交我的租？”

长川一听，心头更急，忙說好話，答应把那部分谷子弄干淨，再按三七开分。

“嘿嘿，你想的倒好，你把它喂了馬，倒要我来背时嗎？”

“老爷，事到如今，我也沒法呀！”

“嘿！沒法，你就不曉得守着？”

“老爷，你講蠻話啦，我也想留个脑壳吃飯啊！”长川看他三番两次地怪他沒有守着谷子，再也忍不住，才回了这几句。

“我不管，你們佃我的田，佃字上白紙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我只問你要八石谷。”他二話不說，便往房里走去，只急得陈长川望着谷堆流泪。

“土皇帝”一逼，陈长川没法，怕他抽佃，也只好忍痛答应交八石谷。谁知交谷时，“土皇帝”又嫌地下的谷不干净，不肯要，经过再三要求，才同意把上面那层谷子扒开，把下面的好谷交租。结果一过风车，加上他原来收回去的，一共只有七石。陈幼渔一粒都不肯少，不交清就要抽佃。陈长川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得忍痛向“湖南銀行”陈杏卿家，借了一石谷子交租，才没有被夺佃。

列位，那陈杏卿也是“二十四把椅子”中的角色，是个专门放閻王債、重利盘剥发家的恶霸地主。他狡猾非常，诡计多端，开头家中也并不富裕，由于他善观地主的脸色，专拍豪紳的馬屁，深得地主信任，常委托他去放債討賬，他的手段毒辣无比，逼債如狼似虎，谁也不敢拖欠，所以，陈家坊大小地主們，要放高利貸，都交给他轉手办理。他便从中取利。每年，經他之手放出的銀洋达三、四千元，借出的谷子达四、五百石，每年净得高利两千多元。由于他专门搞高利剝削，人們都称他为“湖南銀行”，又罵他放的是“閻王債”。十年之間，他由一个穷光蛋竟买进了六十石谷田，一跃而为陈家坊封建地主之一。

陈杏卿放債，手段非常毒辣，高利盘剥吓人，不少农民，被他害得倾家蕩产。过去，这里流传着一首民謠：

宁肯截断肚腸，
莫找“湖南銀行”；
进屋“閻王”上了牀，
出門家产丢一半。

欲知“湖南銀行”閻王債的厉害，且听下回分解。

唯利是图 “湖南銀行”专放閻王債 无风起浪 老实农民受騙活遭殃

話說那“湖南銀行”的閻王債，的确万分利害，农民从他手里，借銀洋一元，两月一翻，就变成两元。到期不还，他将息变成本，此后利上加利，就越滾越多。

陈杏卿代地主們放債借錢，他还要扣除百分之五的佣錢，农民每借一元，实际只能領到九角五分，本息却按一元計算，要是借得多，佣錢就不少了。更厉害的，每逢五荒六月，青黃不接，农民缺粮，谷价暴涨，陈杏卿欺侮农民无米下鍋，乘机大放生谷。誰去向他借谷，一石老谷，按当时高价，折合成錢，計算本息，到了秋后，谷价猛跌，农民此时卖谷还債，往往要卖掉三、四担新谷，才能还清一石老谷的債。真是如俗話所說：“財主的錢難借，上手染血。”

向“湖南銀行”借債，还有三个苛刻条件：第一条，要有可靠的担保，借錢人还不起債，他便找保人要錢要谷，逼得你卖田卖屋还清；第二条，要借債人全家到場，在借具上签名画押，这样，老子死了，找儿子，丈夫死了，找堂客，子子孙孙，都要还这笔閻王債；第三条，要有东西作抵押，或是田契或是房契，过期不还，就算“死契”，抵押的財物便归他管业了。

借了“湖南銀行”的閻王債，一分錢、一粒谷也少不了。到

期不还，就派人坐催。他經常豢养着九跛子、陈远和两个“坐鋪”，專門催債，誰要借了錢，还不起，便派这两个“坐鋪”坐在人家屋里，要吃要喝，还要打发工錢，和保丁乡丁催壮丁、催捐稅一样厉害。每到秋收或过年过节，两个“坐鋪”討債，忙不过来，他就找一帮地痞、流氓来当“坐鋪”。鬧得人家屋里行坐不安，鸡犬不宁。要是債主还不起，有田土，要田土；无田土，要房屋，連猪、牛都要赶走，連帳子、被窝都要搶光。这真是：

穷人头上三把刀，
租谷重，
利息高，
苛捐杂稅多如毛。

再說那陈长川，本来早就知道“湖南銀行”的厉害，但是被“土皇帝”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橫着心往“湖南銀行”家里跑，三次上門，又不敢进去，怕閻王債上身，永世难清。但一想欠的租谷不还清，“土皇帝”就要抽佃，那就更活不成了。只好“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忍痛将自己的茅屋作抵，向陈杏卿借了一石谷子，交清租谷。头一年还不起，到第二年，这一石谷子，老谷变新谷，連本带利，利上滾利，竟变成了七石了，逼得他杀了一头猪，才把这笔閻王債还清。

陈杏卿的毒辣手段，陈家坊的农民早就領教过。那还是陈杏卿年轻时的事情，他为了掠夺財产，六亲不认，害得貧农陈紹基、陈紹云的父母，傾家蕩產，疯的疯，死的死，說来更是令人痛心。

且說貧农陈紹基的父亲陈书田，貧农陈紹云的父亲陈云

田，这两兄弟，都是村里最老实木分的农民，真是“走路生怕踩死蚂蚁”的人，家里各有六亩多田，一貫勤俭度日，勤劳生产，在他們那一代，算是小康之家。后来，书田有点积蓄，还修建了一栋一連三間的新房。

陈杏卿是他們的同房侄儿，那时，这个流氓还没发家，年纪虽轻，招摇拐騙的手段却非常老练。他不务正业，不好好劳动生产，成天游手好闲，打牌赌钱，还巴结上了族长桂四痞子，在他手下当了名狗腿子。

那时社会上货币混乱，伪造銀洋、假鈔的很多。陈杏卿看見一些人由于制造假鈔，或买卖假花边而起家成了財主，他心头痒痒，邀了村里几个坏蛋陈元正、陈正安，也想去干一下，发笔横財，但又苦于沒有头本。这时他看到堂叔书田兄弟家境好，想邀他們入伙，只說是做生意，来个白手起家。书田、云田只知道老老实实作田，自然听不上几句，便搖头拒絕了。他見自己一个人說不动他們，便唆使“嘩囉囉”又去哄他們入股。“嘩囉囉”本名炳卿，是书田的亲堂姪子，說話自然相信一点。

“嘩囉囉”走到书田、云田家里，放肆敲了一陣边鼓，假說是做土貨生意，是賺大錢的买卖。书田、云田本是老实农民，經不起几番騙騙哄哄，便答应各加入一股，拿出五石谷本錢。心想：“杏卿精明能干，做生意买卖一定能够賺錢，我能从中得点好处，也是不錯。”

开初几个月，果然按月能分点紅，杏卿恭恭敬敬地送上門来，书田两兄弟欢喜不已。不料到了第三个月，一天夜晚，书田、云田两家正睡在梦中，忽听见門外敲得“砰砰”乱响，把两家人吵醒了。书田把門开开，只見那陈杏卿带着“嘩囉囉”

惊慌失措地走了进来，把两个堂叔喊到一起，神色非常紧张地说：

“不好了，出事了！”

“什么事？”书田、云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齐声惊讶地问道。

杏卿哭丧着脸，悄悄地说：“事到如今，书田叔，云田叔，我不得不对你们实说了，我们作的不是土货生意，是卖假花边呀！”

“唉，好多生意不作，为何作这假花边生意？你……。”书田一听，知道凡是作假花边生意的，都是吊起脑壳吃饭的場合，早已吓得腿打颤了。

“是呀！书田叔，现在事情发作了，我不能不告诉你呀！前几回都还顺利，哪想这回走漏了风声，真倒霉，派去作生意的人被官府抓起来了，现在关在邵阳城里囉！”

书田、云田一听，吓得两腿发软，原先还蒙在鼓里呢！今天才知道自己受骗，原来入的是搞假花边生意的股。一时惊慌起来，战战兢兢地说：“那怎样办？这是要杀脑壳的事呀！”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救命要紧啦！只有赶快凑钱贖人。”

“要好多钱？”

“怕要千多块！”

书田、云田一听大惊失色：“千多块，那怎么出得起？”

“唉！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早一点贖出来，要是他把我们的名字都讲出来，那就大祸临头，谁也莫想留着脑壳吃饭了；书田叔，救命要紧呀！只有卖田吧！”

“卖田！？”书田一听卖田二字，眼泪簌簌而下，心如刀割。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当牛做马的积攒，牙齿缝缝里省下几个钱，好不容易才买到这点田，田就是命呀！书田摇头不肯。

“哎呀！书田叔，事已到这般地步，你还捨不得几块田板板，只怕等得两天来，拐了场，那时官府只要命不要钱了，那看你救得两亩田作么子。我嘛，光棍一条，坐牢就坐牢，捨得这‘五斤半’算了。”杏卿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见书田两兄弟不作声，又装出一副非常关心的神气说：

“两位叔叔，你们就想一想吧；你们各有一家大小，连累下来何得清场呀！由你们吧，看是救命，还是救田。”

“嘩囉囉”站在一旁，低着个脑袋，一言不发。陈杏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看实在说不通，两人才低着头，悄悄地走了。

杏卿走后，书田两兄弟心忧如焚，乱了主张，面面相觑，急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云田有些把握地说：

“卖田如卖命，全家人就指望这几块泥巴田，真的卖了也莫想活命哩，如今只有再想其他办法。”大家想了半天，书田想到了桂四痞子身上，就象掉在汪洋大海，一下抓到一根救命草一样，高兴地说：

“有了，桂辛现在洪福桥坐局（相当于后来的区），见的世面多，官府的人也熟，他又是我房头的侄子，看能不能想个主意。”

第二天，书田、云田两兄弟焦急地跑到桂四痞子家里。一进门，两人虽想他是房头侄子，但他又是地方官，倒有几分提心吊胆，不好从何开口；半天才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把全盘情况说给桂四痞子听了。只見那桂四痞子，眉毛皱成一团，嘴

巴歪着，脸孔一板，严厉地说：

“这事我早知道了，真看不出，你们好大的胆子，才吃了几天饱饭，就不安分了。”

“怎么？你知道了？你从哪里知道的？”两人惊失色问道。

“我坐在局里，城里头抓了人，出了什么案子，难道我还不晓得！”

“唉呀，硬是真的，区里都知道了，”书田、云田两兄弟，相对看了一眼，吓得忙哀求桂四痞子：

“桂辛呀！事到如今，后悔也晚了，硬要请你好歹想个办法，救救我们的命。”

“哼！你们知道，造假花边犯的什么罪吗？要杀头的！”桂四痞子板起一脸横肉，脑壳象货郎担的擂鼓一样，擂个不停。

“这事何得下场呀，硬要请你帮个忙，出个主意呀！”

“何得下场，事到如今，还不赶快卖田贖人，俗话說得好，‘錢能通神’，手脚快一点，看还救不救得出你们几条命来。”

书田、云田从桂四痞子家里走出来，更是象热锅上的蚂蚁，慌了手脚，心想：“桂辛都說要赶快卖田贖人，看来，只有走这条路了！”

回到家来，只見杏卿早已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等他們，一見面，劈头一句：

“书田叔，云田叔，你们想清了吗？救田还是救人？”

书田、云田两兄弟一句话不说，双双坐在长凳上发呆。

“如今不是再考慮的时候了，要卖就馬上卖，也許还能贖得人出，不卖，我看你们还是馬上收拾家伙逃命！”书田、云田低头仍不搭話，杏卿又长叹一声說：“书田叔，云田叔，你们家

里这一堆人，往那里逃呀！掩儿带崽，有田有土，走了和尚，跑不了庙，抓住了，罪加三分，只怕人救不到，田也救不到，唉，如今也是没法呀！”

“唉，只有卖……卖了……天老爷呀，你……”书田咬着牙，站起来大声的讲完这几句，便跑到房里，一头栽在床上，打胸顿脚地痛哭起来；此时，云田却如痴如呆地站着，站着，一时间，那房子左右摇摆起来，天好象压了下来一样，他站立不稳，一下扑在那矮桌上。

杏卿一听“卖”字，马上跑了出来，办事真是快当，“老豹子”陈会卿一家就买下了。不到一天，杏卿将书田、云田的几亩田土卖了个精打光。接着，还十分关照地跑到书田家里说：

“书田叔，卖田的事，我侄子帮你办了，贖人的事，我也一手包了，保不保得出，也不能连累你们，一出了禍，我一人顶了。不过，现在人还没救出来，要防个万一，你们最好还是出去躲一个时期。”

“这……！？”

“书田叔呀，你放心吧，家里事交给我，一百个担保，不会出事的。”

那书田家中，只有一个老婆，一个两岁的儿子绍基，这时逃命要紧，也顾不得家了，连夜收拾了点换洗衣服，眼泪婆娑地告别了妻儿，出外躲难去了。

书田走后，书田娘带着幼儿绍基，孤孤单单，在家里过日子。一颗心老是惦念着丈夫，想着今后日子怎样过呀！她一想起田产全部卖光，破了产，一场大灾大难该会消除吧！哪晓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不多久，陈杏卿从城里回来，又带着一

副无限焦急的样子走进书田家来：

“唉！唉！”只見他坐在桌边老是叹气。

“那事情怎么样了？”书田嬢一見他那样子，知道事情一定不妙，慌张地問道。

“嬌娘，这真不好搞啦，我在城里到处活动，錢也花光了，好話也說尽了，官府嫌錢少了，不肯放入，还得要筆錢才行！”

“田也卖了，杏卿呀，哪里来的錢？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象黃豆一般大的泪水，从书田嬢发紅的眼眶里滾了出来。

“是呵，田也卖光了，如今恐怕要把这栋屋也暂时卖了才行。”

“卖屋！”

“嗯。”

“那万万不行呀，我們娘崽也要有个窝啦！”书田嬢一听卖屋，急得什么似的。

“住嘛，以后再想办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救人要紧，不然，书田叔有个三长两短，紹基又年幼无知，孤儿寡妇，怎么活下去？”杏卿說得那么危言聳听，只吓得书田嬢哭哭鬧鬧，妇道人家更沒主見，一时为难地說：“何得了咧！杏卿呀，你书田叔又沒在家，全家无主，卖屋，也要你叔侄划算、划算，才好办呀！”

“一家人囉，也是我分內之事，何况，这事我也脱不了担子的。”杏卿边說邊擦眼，猫哭老鼠似的假流了几点眼泪。又說道：“是囉，卖屋的大事，不和书田叔商量是不行的，不过，現在他躲到外面去了，事情又急，迟了就大禍临头，莫說救屋，人的

性命也难保呀！”

可怜书田嫁一个妇道人家，听杏卿一恐吓，也就哭哭啼啼答应了，由杏卿经手，将屋卖给村里一家地主。可怜她带着幼儿，哭哭啼啼地，搬离了自己新砌好的过火还不久的屋子，在村里租了一间破烂的小木板屋安身。

话分两下，且说书田出外躲避风险，提心吊胆地在亲戚家住了半个多月，总不放心，冒着风险回到村来。当他一看到陈家坊村时，心就怦怦直跳，是凶是吉，怎不担忧！虽然出外只十多天，倒象离家几年了。

他不敢走前门，生怕碰着官府的差丁，转个大弯，到后门边，他连忙轻轻地敲了几下，细声喊道：

“绍基娘，绍基娘，快开门啦！”他听听里面没有一点声音。又喊了半天，仍未见屋里人答话。

他赶忙跑到前门来叫门，只见门已经封了，屋里寂静无声，他从窗口望屋里一看，搬得空空的，看到这般情景，脑袋里嗡嗡直响，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阶簷上，头上豆大的汗直往下掉，眼睛红了，牙齿不知怎的打起架来，全身发抖。这出了什么事呀！是不是他们娘崽被官府抓了去了？书田一下想到这里，心里象刀子一样地割，不觉嚎啕大哭起来。这时村里人发现了他，才告诉他老婆搬了家。他忙跌跌撞撞地走到老婆住的小破屋门口。

这时正是黄昏时候，屋里漆黑漆黑，书田站在门口看呆了。

“爹爹。”绍基一下看到他，喜出望外地跑了出来。书田见到他的儿子，一手搭在他的头上，眼睛红红地看着他。

书田嬌一听喊声，往外一看，見真是丈夫来了，象打翻了一罐辣子粉似的，眼泪婆娑地赶出来，一把拉着丈夫，五脏绞痛，一句話也說不出来；相覷半天才說了几个字：

“你……你回來了。”

“紹基娘呀！你娘怎为何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呀！”一时间，那泪水象阻不断的雨水似的，两人抱头大哭。真是：

陣陣辛酸淚，
滾滾向外流，
賣田又賣屋，
愁上更加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貧恨交加 云田嬌吐血身亡
第十二回 八次迁居 受害人死不瞑目

話說书田回到家来，听说陈杏卿把屋也卖了，家中彻底破产，好不痛心，一时与妻子抱头痛哭了一場。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列位，你道真的是杏卿在外头作假花边生意，被官府发觉，抓着了人嗎？这其間是一場天大的騙局，說來話长。

原来，陈杏卿确实是作假花边生意，但这个流氓也知风

险，只搞了几回，得了油水，发了点小横财，知道这件事是吊起脑壳吃饭的事，就打算收场不干了。后来，他又拿着那十石谷的头本和赚来的几十块花边，和几个流氓、坏蛋在离村三、四里路的石界冲的一座偏僻的单屋里，整天打牌押宝，过了不久，把身上的钱输了个精光。杏卿输了头本，怕交不得差，他就干脆勾结了一班流氓，想出了一条毒计，向堂叔敲诈勒索一笔更大的钱财。他怕书田、云田信不过他，便把书田的堂侄“孽囉囉”拉了进来，设上一套陷阱。同时，他又怕事情闹大了，一人抵挡不住，还悄悄地勾结上桂四痞子。这桂四痞子，虽然在外坐“局”当局长，当时家里还不太富裕，上门来的生意，便一口应承了。

这场骗局刚开头时，还只有在场的几个人知晓。但过了不久，泄露了风声，村里也有些人知道了，他们抱不平地说：“这样欺人，真是黑了良心呀！”“尽作些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怕绝子灭孙呀，得不到好死的。”但是，大家知道，陈杏卿勾结的是一班流氓，又有桂四痞子作后台，怕斗不过他们，也就不敢声张出去。

事也凑巧，书田有个至亲侄儿，叫做陈绍瑞，当时有十四岁，年纪虽小，倒是个机灵人，他看到陈杏卿鬼鬼祟祟地，又听到一些风声，晓得其中有鬼名堂。

有一天，他到石界冲砍柴，正走着走着，突然看見前头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往那深山密林走去。前头走的那人还背着一个袋子，看那背影，很象陈杏卿，心里便警觉起来。他悄悄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就走到了密林的深处，面前出現了一块草坪。陈绍瑞躲在树后，看得明白，只見他們一到那坪地上，陈杏

卿一下把背上揹着的包袱，放在地上，打开一看，哟！白花花的銀元，閃閃发亮。这时，只听見杏卿悄声悄气地說：

“正安，元正，卖房子的銀洋全部揹来了，你們点点数吧，看怎么分？”

这时，只听見銀洋叮叮噹噹地响了一陣，有人憤憤不平地說：“杏卿，为何少了这多？不对数，不对数，你吃筒（注：从中侵吞）也吃得太多了呀！”

“莫吵，莫吵！”杏卿慌忙制止大家，看看左右有沒有人，才悄悄地說：“我吃什么筒？我下河捉魚，你們站在干岸上，只管得現的，还嫌少；你們也不是不晓得，桂四爺那个狐狸，不塞一大半还成嗎？……”正說时，只見那后头一陣脚步声响，一人从那小路上的树后走了出来，此人也是村中一个流氓，叫陈元岸。

“嗨！你們倒好呀！你們搞得別人卖田卖屋，半路打劫，在这里分贓，我要告发你們。”分錢的人大吃一惊，一跳便站了起来，凶狠狠地走到来人身边。那人一看这班人作着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連忙往后退，口中說道：

“你們要怎样，莫……莫非要打人嗎？”

杏卿揮舞着拳头，在他脸上两晃，厉声說道：

“元岸，我告訴你，这是要掉腦壳的事，常言道：狗急跳牆。我俩前世无仇，这世无冤，你若要声张出去，嘿嘿……。”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語，一下把陈元岸吓得不敢講話了。

“篱笆要有三个桩，好汉要有三个帮，这次要是你情愿帮一手，今后自然有你的好处……”杏卿一看元岸吓住了，这时来了一套軟的。“好，这反正是混路財，我們也不嫌多你一个，

只要你好歹不講，也拿一份去吧！”

一陣虛惊平靜了，分贓便開始了。說時遲，那时快，躲在树后的陈紹瑞怒气冲天地走了出来，高声喊道：

“好哇！你們喺样欺我叔叔！”

平地一陣雷，吓得陈杏卿回头一看，見是书田、云田的亲侄子紹瑞，一下慌了手脚，一手把銀洋用布蓋了。他几脚走到紹瑞身边，不由分說，一把提着他的衣領，便按倒在地上，一手勒着他的喉头，口中罵着：

“你这个鬼崽子，你来送命，我送你上西天！”正准备下手，旁边那几个人到底胆小，一把拖着陈杏卿，把紹瑞从地上扶了起来，齐声說：

“誰叫你来的？你这个小鬼崽子！”正安、元正和杏卿咬了一陣耳朵后，两人又說道：“狗崽子，來，也分一点給你。”

“紹瑞伢子，告訴你，你要把這事告訴你叔爺，我要你这条小狗命。”杏卿圓睜着怒眼，凶光閃閃。从地下抓起一把銅元塞到紹瑞手里，又再三叮囑說：

“給你這些錢，你拿去买餅吃吧！什么事也不能告訴別人，若是走了风声，嘿嘿，小心你的狗命……”

这件事情发生后，陈紹瑞吓得十多天不敢出朝門，到后来，他到底还是告訴了他的亲叔叔书田、云田两人；陈书田听了，万分痛恨，滿肚子的火，他怒气冲冲地跑到陈杏卿家里，老远就看到杏卿坐在桌边一个人在吃饭，那桌上摆着一碗腊肉，一碗荷包蛋，提着一壺酒正在大吃大喝。

“你这个畜生，你作得好狠心呀！”书田上前一把抓住他，把酒壺也打落在地。

“你，你作么子？”陈杏卿回头一看，见书田满脸怒气，早知道了来意，忙一巴掌把他推开，凶狠狠地说道：

“呀！你要作什么？为何这般横蛮！”

“你这个畜生，今天我和你拚了。”书田一头又冲去，陈杏卿忙晃在一边，横起黑脸说：

“哼！鬼闹到师公坛前来了，小心点，我发起火来，莫說我认不得你是叔叔呀！”

“你这个六亲不认的畜生，好哇，你谋财害命，如今把我的田土、房子都骗走了，我也不打算活了……”正在大闹时，这时正碰上陈正安和陈元正两人赶来，一见出了这事，忙一把拉着书田说：

“唉！你吵什么？如今还有么子闹的，人也嚷出来了，风平浪静了，还有什么说的？”

“你们，挨千刀死的，好，你们作起圈套害我……”

陈杏卿见事情已被揭露，索性耍起流氓手段来，露出一脸凶相，威吓他说：

“害你又怎样？哼！你去向衙门里告状吧，告了，你也莫想活得成。钱已花了，田也卖了，要退也不行了；再找我吵，我还要告你呢？本钱是你的，你是作假花边生意的头子，有胆量，便告吧！”

书田被几个人拖拖拉拉扯出杏卿的门来，可怜这个本分老实的农民，被他这一恐吓，心想：“告状嘛，作的是假花边生意，告到官府，确是惹祸上身。告族间祠堂嘛，又明知他早已买通了一大堆族上有势力的人，连桂四痞子都是他们一伙的人，倒在他那边。如今自己又穷得精光，杏卿畜生一下倒有钱有势

了，怎奈何得他？”一股辛酸泪，直往肚里吞。

再說那陳云田，受了這場詐騙，一時心窄想不开，整天如痴如呆的，沒多久，便氣得瘋瘋癲癲了，常常坐在家門口，風吹草動，他便大驚大叫：“惡人來了，惡人來了！”有時看見天上飛過一片薄雲，便仰頭拍手大笑：“天上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將來收惡人了。”

這年秋收，別人家的禾桶響得嗵嗵地响，云田家却沒有一個禾蔸腦壳，整天里，他瘋瘋癲癲地扶根拐棍，在早先自己的田邊走來走去，只見一擔擔金黃的谷子挑進了“老豹子”陳會卿的倉里，他跟着一擔擔谷子走着，走着，走到陳會卿朝門邊，鼓眼瞪睛地看了一會，又瘋瘋癲癲地跑了回來。

就在这年冬天，云田嬌的養身病也發作了，她本來就有痨病，如今一急一愁，旧病發作，吐了一陣鮮血，幾天便倒了床。云田嬌心里想：“家里田土全部賣光了。大恩求云今年只有十四歲，二恩紹云只有十二歲，三女桐妹剛十歲，這一家人瘋的瘋，小的小，現在自己又病倒了，往後的生活又怎麼過呀？……”

挨近年邊，村東、村西、院子里过年猪宰得哇哇叫。陳杏卿這一年可過了個熱鬧年，宰了只一百七、八十斤重的大肥豬，灶屋裏、堂屋裏挂着一串串的腊肉，又是雞呀，又是魚呀；而陳云田家呢！連飯都沒得吃了。云田嬌睡在床上，聽到各個院子內，東一陣、西一陣的猪叫声，就象尖刀插在心窩里一樣地痛。別人家團年的爆竹喧天地响，云田家還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樣子。臨到二十九日快要吃年更飯時，才向別人家借了一點錢，稱了一斤四兩肉回來。

俗話說“三十夜里的火”，這年月小，二十九日除夕之夜，

云田的二儿子紹云生了一团大柴火，把年更肉煮好后，便和桐妹子去扶他娘起来烤火，一到床边，只見他娘正在一大口一大口地吐血，連气也喘不过来，紹云去扶她时，她无力地搖着头，半晌才断断續續地說：

“崽呀！娘不行了，你……快去喊你爹和哥哥来吧！”

紹云把哥哥和爹喊来站在身边，云田嬌慘白慘白的脸，顴骨高聳，全身的肉也病掉了，只留下一把干骨头。她望了望大家，又看了看灶上煮着的年更肉，眼睛吃力的眨了眨，又閉上了。

“娘，你想吃什么嗎？吃点年更肉就能好的。”紹云忙問。

“崽呀！娘不行了，留着你們吃吧！”她虛弱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嘴巴两动，又張眼望着灶上，难过地說：

“桐妹仔，你替我盛点蘿卜来吃吧！我，心里实在不好过……”桐妹赶忙盛了一点沒盐沒油的年更蘿卜端来。列位，那时穷人沒油盐吃可是常事啊！何況这时云田家已一貧如洗，早就斷了油盐。

桐妹喂給她娘吃，云田嬌艰难地吃完了半碗，紹云一看这情景，放了一点心，心想大概不会出事了吧！哪想正在喂着喂着，“嘩嘩”一声响，又大吐起血来，脸一下更白了，她头搖了两下，身子一歪便昏死过去，这时只吓得紹云兄弟嚎啕大哭起来。

“伢仔，妹仔，你們莫……哭……了，別人家都在过年啦！”过一陣云田嬌又醒了轉来，用灰暗的眼珠望了一望身边的人，只見丈夫如痴如呆地站在床边，不言不語，好似木雕似的。云田嬌更是一陣心痛，口中喃喃地說道：“唉，象你这样的老实人，如今落到这般地步……”“嘩啦”又是几口鮮血。

“你們攏來……”她把紹云三兄妹叫到身邊，從喉頭縫里發出一絲低微的話來：

“你……你們要爭氣呀！我的病不得好了，你們爹爹又瘋瘋癲癲，今后只留下你們兄妹三個，叫我……如何放得下心呀！”兩顆大眼淚從那深陷的眼眶里滾了出來。

“我們家，就是不該聽惡人哄，如今飯也搞不到一口了。杏……卿……，那黑良心的畜……牲，你們看着吧！他……他吃了……也得不到好死的。”

就在这年除夕深夜，云田嬸帶着無窮無盡的憤恨，懷着對儿女無限的牽挂，離開了這萬惡的世界。

過年的爆竹“噼噼啪啪”地響，“七堂”、“一庵”、“一觀”的花花院子內，地主家的老爺、太太、公子、小姐們發出了一陣陣歡笑聲……

“湖南銀行”家里的爆竹也在大響起來，新年新歲開始了。

云田家却默默无声，云田站在屋里的破窗下，如痴如呆地聽着外頭那此起彼落的爆竹聲；屋子中間一張門板上，直梆梆的停着云田嬸的尸體，一縷微光從窗縫里射到她的臉上，那深陷的眼眶內還含着一顆淚珠。大年初一死了人，哭都不能哭呀！紹云兄弟日日夜夜守在娘的身邊，仇恨的種子，深深地埋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

破五之日，才借到一筆錢，買了幾塊板子，請了个匠工，釘了副棺材，外面塗了層鍋墨。把云田嬸裝了進去。到了初十日，才草草埋葬。

再說那陳書田一家，家境便更慘了。自从被陳杏卿惡棍害得傾家蕩產後，不但沒有田作，連住也成了問題，只得向那些

地主們百般求情說好，花錢租屋，这个地方住半載，那个地方住一年。常言道：火搬三道熄，人搬三道穷。书田一家，越搬越穷，处处受地主的恶气，遭豪紳的欺凌。

有一次，书田一家三人，住在“光德堂”地主寡妇連四娘家中，书田每天要帮她打柴挑水，书田婦要侍奉地主婆一家老小，生火煮饭，洗衣浆衫，才算沒有出房錢。这时紹基年小，常受“少爷”們的欺侮，被打得一青、一紅，哭哭啼啼。可是住入屋簷下，就得受人欺，也只好忍气吞声。过不久，那地主婆的侄子“一代人”陈玉屏动工修房屋，叫书田替他作杂工。书田因为每天要为地主婆打柴挑水，还要为一家三口的生活奔波，哪有时间帮工？“一代人”怀恨在心，跑到連四娘那里嘰咕一番。过后，这地主婆就叫书田沒蛋，并賴着书田堂客偷了她家的钱，真是有言难辯，有口难分。书田婦是个爭硬气的人，想：“走便走吧！”一气之下，便搬走了。

“天下烏鵲一般黑，地上財主一样狠”。书田一家搬来搬去，前前后后迁居了八次，最后逼得没法，只得搬到离村三里多路的地方，在望岳山的荒山上找了一間茅屋住了下来。这茅屋本是祠堂里修給看山人临时居住的，破破烂烂摆在那沒有入烟的荒山上，深夜里，遍山遍野只听见豺狼豹子叫，书田家住在这里，日夜提心吊胆，好不悽惨。

书田一家住在荒山之上，除了帮祠堂看山外，还要帮族上作山土，向祠堂里交租。山上只能种杂粮，他家一年到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由于尽吃杂粮，那些地主恶霸就喊他們做“杂粮肚子”。

每到寒冬，山上狂风呼啸，雪花飞舞。陈书田一家这时已

穷得象大水洗过的一样，衣单被薄，常常冻得皮开肉绽。特别是深夜，风从那板缝里钻进来，更使他们冷得整夜缩成一团，没有办法睡觉。

那书田自从受了陈杏卿的残害后，贫困交加，在气没地方可出。渐渐也得了神经病，整天恍惚不安，不开一言，有时跑到自己卖了的田边，痛哭一番，有时又跑到卖了的院子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搬到望岳山上，不到两年，也一病不起。

临死那天，正值数九寒冬，望岳山上雪花纷飞，狂风大作。在风雪交加中，荒坡上的那间破烂茅屋，摇摇欲倒。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门板和茅草缝里，象针尖似的钻了进来，书田娘眼睛红肿地坐在床边，望着床上睡着的书田叔雪白雪白的脸，脸上的肌肉在微微的抽动，两眼紧闭，全身微微发抖。这时，只见他用力地睁开了眼睛，呆呆地看着他娘俩人：

“绍基娘哎！我……不行了，那杏卿畜牲，害得我好苦呀！”他喉咙哽咽，声音微弱地说：“绍基呀！你要记住这……这血仇啦！”书田娘一听那话，想起这十二年来的辛酸，看到这眼前的惨景，早已哭得泪人儿似的。十四岁的绍基站在床头，这个硬小伙子，听着父亲的临终遗言，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莫……哭了，绍基娘哎！你莫哭，莫着急，人不死，粮不断；你……要撫大绍基，你们娘崽要记住报仇……，杏卿，杏卿！”他用最后的一点气力连叫两声，脸也变青了：“你……这黄眼畜牲，我恨……恨不得抽你的筋，咬……咬你的肉！唉！我看不到了。绍基，要报仇呀！不报这血仇，我死……死也不瞑目的。”

说罢，书田圆睁两眼，断了气，果真是“死不瞑目”。

門外，雪花亂舞，狂風一陣緊似一陣，屋內一陣陣无比淒慘的哭聲，卻被門外的風雪聲掩沒了。這正是：

望岳山上風怒号，
黑雲沉沉雪花飄，
書田冤仇比天大，
死未瞑目恨不消！

欲知書田死后，寡婦孤兒如何活下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調戲婦女 淫相公眼睛被戳瞎
勒索農民 惡保長抽丁碰了釘

話說風雪交加之中，陳書田死不瞑目，這時陳紹基年才十四，家中的生活重擔，一下落在紹基肩上。他，堅毅地接过父親的擔子，怀着對地主階級的滿腔仇恨，剛強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底年幼，力氣還小，怎能肩負得了呢？有天家里實在沒有飯吃了。一清早，紹基吃了几瓣紅薯，就出外挑煤炭腳去了。他娘平日經常帮“光德堂”地主婆洗衣漿衫，就向山下走去，看看能否打個零工。

紹基娘下得山來，正碰上地主婆南八娘要請零工，她剛進門，南八娘就要她洗碗筷，切豬草，煮豬食，上上下下，不讓她歇一口氣。後來，南八娘又翻出了滿滿一大堆衣服被帳，給她

去洗。可怜书田嬢餓着肚子，从上午一直洗到断黑才收工，这时已餓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帮这南八娘整整做了一天工，这个刻薄的地主婆，却仅仅量了半升米，装了一碗冷饭给她，算作一天的工钱。

书田嬢端着这一碗冷饭，虽然餓了一天，她还是捨不得吃，想着儿子紹基，清早没有吃饭，只吃了几块红薯，就出去挑脚去了，到现在不知回来没有，想着想着，心疼儿子，就自己省着，只吃了几口，把那一多半，摘了几片桐子叶包起，双手捧着，想带回家去给儿子吃。

哪晓得紹基娘刚刚跨出“光德堂”门口，忽然从身后猛地跳出一只大恶狗来，紹基娘大吃一惊，双手一松，饭团跌在地上，恶狗见地上有饭，一下就扑上去吃，这正是：

孤儿寡妇难活命，
出門还遭恶狗欺。

紹基娘见恶狗去抢那个宝贝般的饭团，万分伤心。但是，门后面却传来一陣得意的笑声。这时，紹基娘才知道，这恶狗是“光德堂”的少爷“豆腐相公”特地使唤出来抢她的饭的。她气得不顾一切了，猛地踢了一脚，踢得那狗尖叫一声跑开了，紹基娘眼泪婆娑的，又把地上那一团冷饭扫了拢来，用桐子叶包好，带了回去。

那“豆腐相公”，乃淫妇南八娘的儿子，她娘是这陈家坊地主婆中最下流无耻的淫妇，原来勾上“豆巴胡子”害死张氏后，引起了一场开棺验尸的大风波，后来虽因陈会卿官高势大，一手遮天，这场官司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但也把这个淫妇吓得魂

不附体，虚惊一場。事后，“巨巴胡子”娶了个年轻女子，她不敢再与“巨巴胡子”公开来往，只得另起炉灶，和族长桂四痞子又发生了暧昧关系，还恬不知耻地，叫儿子“豆腐相公”认了桂四痞子做干爹。

有这样的娘就有这样的崽。淫妇南八娘的儿子“豆腐相公”，也象他的娘一样，是个下流无耻的大淫棍。

“豆腐相公”真名陈载厚，也是“二十四把椅子”之中的恶棍，他抽大烟，放高利贷，吃喝嫖赌，样样周全，但最出名的还是偷女人。陈载厚长得高高瘦瘦，热天，他经常穿一件白绸子长衫，一身轻飘飘的；口里镶着一排金牙齿，满脸流氓气。只因他光吃不劳动，长得细皮白肉，嫩如豆腐，从小就取名“豆腐宝”，长大了，人们都叫他“豆腐相公”。

“豆腐相公”，年纪轻轻，在家里就讨了两个老婆，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仗着有钱有势，到处调戏妇女。每逢到佃户家收租，看见长得漂亮一点的姑娘，就象个癞皮狗一般，口水流得尺把长，不但嘴巴子不干不净，而且还动手动脚。陈家坊村中贫苦农家的妇女，个个恨得他死，只要一见他到院子里来了，就象见了瘟神一样，马上躲了起来。被他侮辱过的妇女，真不知有多少。这里只说一件：

“豆腐相公”三十岁时，有一次看中了村里一个年轻、标致的寡妇。他仗着有钱有势，平日对她早有野心，在村里碰到时，曾多次说过痞话，调戏她，那女子胆小怕事，只对他不理不睬。“豆腐相公”油惯了脸，就三天两天，借故找到这寡妇家来，寡妇害怕，只好躲在自己楼上，不敢出来。

那寡妇家中，还有个厉害的阿婆，阿婆见“豆腐相公”

狂妄得太不象話，就对这淫棍老實不客气地責罵了一番，并严辞厉色地对他說：从今以后，不准进她这院子里来。那阿婆还把通向媳妇楼上的后門，用木板釘死，自己严格把守前門。

“豆腐相公”虽然挨了一頓斥罵，一顆淫心不死。在一个黑沉沉的深夜，这个流氓竟爬过那寡妇后院的矮墙，悄悄偷上楼去，闖入寡妇房中。

那寡妇还未睡觉，正在灯下做針線活儿，猛見“豆腐相公”賊一般地溜了进来，吓得她面色慘白，渾身打顫，手中針線也掉在地上。正欲大喊救命时，“豆腐相公”急忙用手将她的嘴捂住，低声威吓她說：“你莫喊还好些！你要喊，我就說是你約我上楼来的，名声传了出去，你跳到黃河也洗不清！”这个无恥的家伙，就将那寡妇奸污了。

这只下流无恥的癞皮狗，上得楼来，却死人也不肯出去了。他又是威吓，又是甜言蜜語地欺哄。他对寡妇說：“現在生米煮成熟飯，这事千万不要讓外面人曉得，露了风声，我倒沒有什麼关系，把你的名声敗壞了，祠堂里曉得，就会將你活活淹死。”一面又說：“你要願意跟我，我就带你逃出这陈家坊，远走高飞，过快活日子。”那寡妇为人軟弱，早吓得沒有主張，无可奈何，只好听他躲在楼上。

这淫棍在寡妇楼上，一藏就是半个多月，外面誰也不知道。

“豆腐相公”在村里突然失踪，急坏了他家中南八娘和两个老婆，哭哭啼啼，不知是被人所害还是被匪“吊羊”，派了狗腿子到处找寻。只鬧得滿村风雨，連他的干爷桂四痞子，也忙

着寫信，請乡公所幫着調查下落。

那“豆腐相公”在寡妇楼上，偷偷摸摸，不敢見天日的淫蕩了十多天，想来不是长久之計，若是一旦被人抓去，臉面都要丟盡。就又在一个深夜，拐帶着这个幼稚的女人，潛逃出村，远走高飞了。

“豆腐相公”本来就是下流无恥、喜新厌旧的淫棍，他把这女子拐騙到远乡远地，尽情玩弄一番以后，就討厭了。他这黑心禽兽，反臉无情，将她一脚踢开，自己就一人悄悄溜回陈家坊来了。可怜那女子，孤零零一人，被抛弃流落在外乡异地，以后便再也不知下落、不明生死了。

这个淫棍回到陈家坊以后，仍然象过去一样，到处去糟蹋女人，有一次，“豆腐相公”东游西蕩，来到陈家坊村两里外的弯石村。

他一到这里，就象个老鼠子一样，贼头贼腦尖起眼珠，到处窺探。突然，在石山旁一間单独矮小的农家瓦屋門前，看見有个似乎面熟的妇女。走近一看，只見那女子正一个人坐在屋裡打鞋底，烏亮的头发，弯弯的眉毛，紅紅的脸蛋，模樣儿长得还算标致。

“豆腐相公”見那女子，只有一人在家，心中大喜，淫心頓起，象个癩皮狗似的，垂涎欲滴，露出一副下流淫褻的笑脸，大胆地闖进屋子去。

且說那女子，忽听有人进来，抬头一看，竟是“豆腐相公”闖上門來，大吃一惊。“豆腐相公”的下流淫蕩，本是臭名远揚的，她平日早已听说过。只是今天已經碰上，要躲也来不贏了。心中又怕又恼，干脆坐在椅子上，不理不睬，板起脸孔，神色严

肃，只顾打自己的鞋底。

“豆腐相公”見这女子对他不理不睬，并不以为奇，也不見怪。这些对他这个經常調戏女人的淫棍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他想，这女子一定怕丑，老实可欺，調戏下子，不会怎样的。于是就嬉皮笑脸走到了她的身后，弯下腰来，伏到女的背上，手攀肩膀，居然动手动脚，进行調戏了。此时，惹起了那女子滿肚子的火。她想，未免也太可恶可恨了，正好右手捏着一把打鞋底的鋼針钻子，一时恼怒，管他是什么豆腐不豆腐，相公不相公，猛的反手朝后就是一鞋钻子。說时迟，那时快，只听“豆腐相公”“哎哟！”一声怪叫：“我的娘呀！”原来那一鞋钻子，不偏不歪，正好深深钻进了他的右眼睛里，差点把眼珠子都戳出来了。只戳得那“豆腐相公”连声喊娘，鮮血直流。这位相公，从娘肚里出世，也沒吃过这号苦楚。

这时候，那女子的爱人正好回来了，听得有人呼叫，匆匆



跑进来一看，只見老婆怒氣沖沖，“豆腐相公”緊握右眼，頓時明白，他恨得摸起一把鋤頭，就來打他。“豆腐相公”一見，吓得一手緊捂眼睛，一手蒙着腦壳，拔腿就跑，不要命地逃回陳家坊來。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直喊“哎喲”，哼個不歇。“豆腐相公”因調戲婦女，挨了這一鉗子，講出去怕丟面子，儘管心里惱恨透了，也不敢聲張出去。

“好事不出門，丑事傳千里”。紙怎樣包得住火呢？一下子就傳遍全村。農民曉得了，人人拍手稱快，個個叫好，都說：截得好！截得好！特別是婦女們聽了，更是高興，消了心头之恨，有的還說：“可惜只截瞎一個眼珠，為何不把两只眼珠子都截瞎！”

過了兩天，村里有人在院子里見到“豆腐相公”，只見他半邊臉包了一塊白紗布，故意問他：“豆腐相公，你那只眼睛為何受了傷？”

“豆腐相公”被問得十分狼狽，用左眼恨恨地瞪了一下，支支吾吾說：“前天夜晚去上茅廁，一脚踩空了，眼珠子碰到一顆釘子上，受了傷！”人們聽了，都暗暗好笑。

儘管“豆腐相公”有錢，寶慶城里、鄉里，醫生請盡了，還是挽救不了他的眼睛，一只眼睛到底還是瞎了。从此以後，人們都背地叫他“豆腐瞎子”。“豆腐相公”變了“瞎子”，仍然狗屎不知自臭，野心不死。因為瞎了一只眼睛後，破了相，怕不好看，還特地從城里配了一付黑眼睛戴上，照常去調戲婦女。直到解放後，人民政府將他關進牢房，他才畏罪服毒自杀，此是後話。

話說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里，陳家坊的農民，除了受盡地主惡霸的剝削壓迫和侮辱外，還飽受國民黨偽鄉保甲政權

的残害欺凌。正如民謠中講的：“保長官不細，乡長是皇帝，甲長占便宜，百姓受惡氣。”这里，再講講陳家坊地主階級與反動政權的忠實爪牙惡保長陳祥驥的罪行。

陳祥驥本是地主跟前多年的狗腿子，只因奸狡巨滑，善于逢迎吹拍，深得地主豪紳們的賞識，由狗腿子而爬上陳家坊保長的寶座。他自从得了這個肥缺，一方面，更加忠心耿耿為地主惡霸作幫凶；一方面就大肆敲詐勒索，陷害貧民，大發橫財。俗話說得好：“鄉長買田起屋，保長吃酒吃肉，甲長捐米捐谷，窮人抱頭大哭。”不過几年工夫，這惡保長也大置田產，還買了一棟大屋，一跃而成為陳氏祠堂“二十四把椅子”中的人物了。

且說那陳祥驥，為人十分陰險惡毒，人人痛恨，稱他為“惡保長”。他原本是個瘦個子，自从當了保長，整天喝人民的血汗，吸食民脂民膏，几年功夫，就變成油光滿面，肥頭大腦，胖得象頭蠢豬似的。每日里在村中搖來擺去，人人見了他，都要狠狠地指着背心，罵他几句。他陷害剝削農民，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抽壯丁”。

那時，國民黨借口抗日，實際上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當，橫征暴斂，不顧人民死活，經常向下面要壯丁當炮灰。縣里派到鄉里，鄉里派到保里，多抽一個壯丁，就可以多敲詐幾十石谷。縣長、鄉長、保長，都從中層層加碼，大搞油水。越到下面，抽得越多，而且催得急，抓得狠，只弄得家家戶戶叫苦連天，人心惶惶，神鬼不安。誰願意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往火坑里送呢？儘管自己沒有吃，沒有穿，也要典家當產，千方百計弄錢來買壯丁。

那陳祥驥抽壯丁，只抽窮人，不抽富戶。陳家坊的地主豪

紳子弟們，沒有一个去當壯丁的。陳家坊的窮苦農民，誰要碰到這個瘟神，不死也要脫層皮，許多家庭在他手裏弄得骨肉分離，家破人亡。

村中貧農陳正生，有一只眼睛壞了，家中一貧如洗，吃了上餐沒下餐，惡保長對他也不放过。有一次，惡保長看到陳正生家，喂了一頭百多斤的肥豬，見財心動。不久，就大搖大擺走到陳正生家，通知他娘說：“你兒子中了籤，要去當壯丁”。正生娘是個婦道人家，十分膽小怕事，頓時吓得哭了起来，說道：“我丈夫早死，好不容易才把兒子拉扯大，今年正生剛十八歲，小崽還只十一歲。若把正生抓去當兵，我何得了呢？”

傍晚，陳正生做了工夫回來，娘哭哭啼啼告訴他這個不幸的消息。陳正生聽了，十分氣憤，他知道自己一個眼睛壞了，根本不够當兵條件，明擺着是惡保長來敲詐勒索的。那正生是個性子剛強的硬骨头，他想：我偏偏就不送錢送谷，冒得油水你撈。

第二天，保長上門，假裝慈悲，關心地對正生娘說：“你要想兒子不去當兵也行，出幾十石谷子，買一個吧！”正生娘哭道：“保長老爺，我家里窮呀，哪裏出得起這多谷子？”惡保長陰險地笑了笑，指着她屋邊欄里那頭大肥豬：“這不就是錢嗎？殺了它，就買得起了！”

這時，正生突然氣沖沖走出來，斬釘截鐵地說：“不要囁嚅，我去當兵就是。”他知道自己不合條件，送到鄉公所也驗不起。因此，大膽來和保長碰硬的。

保長本來知道他眼睛不好，不能當兵，不過想吓唬正生娘，搞筆油水而已，哪想却碰了一鼻子灰，弄成騎虎難下，不禁

恼羞成怒，脸孔一板，就说：

“那好！你明天就上乡公所吧！”说罢，气冲冲走了。这正是：

保长恶又狠，
逼人当壮丁，
敲诈未得手，
碰了一颗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橫蛮无理 乡公所虎狼当道
第十四回 惨死他乡 陈元滿家破人亡

話說那恶保长大发雷霆，要陈正生明天就到乡公所去当壮丁，说罢就怒冲冲走了。这边，只吓得正生娘面如土色，连忙大罵正生：“你这个冲天鬼，闖禍了！闖禍了！”

正生憤憤地說：“娘！怕什么？去就去嘛，驗不上的，不用怕。”

第二天，正生被保丁送到乡公所，进得門去，乡长一看，把正生的眼皮往上一翻，見他一只眼睛瞎了，想到送上去驗也驗不上，卖也卖不到錢。頓時大发脾气，对着保丁就是一頓官腔：

“真是混蛋，你們保長吃冤枉的？一只眼睛都瞎了，还能頂

壯丁？”

保丁被罵得瞠目結舌，啞口無言，不敢作聲，陳正生在一旁聽了，心中暗暗好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另一只好眼睛，故意說起風涼話來：

“那倒沒有全聽，不是還有一只沒聽嗎？你看！”

“少囉嗦！回去！”鄉長生氣了，對正生揮了揮手。

正生一動也不動，光着眼睛望着鄉長：

“我不回去！”

“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怕陳保長再抓我當兵。”

“放屁，驃子也能當兵嗎？真是亂搞一氣，快走！”

“鄉長老爷，我也知道我不合格，我要不來，保長就要抓我，保長其實也不是要人，不過是要兩個錢，我实实在在是個窮光蛋，哪裏出得起壯丁錢？……”

鄉長見他越說越多，怕把他們鄉保長的“烂架被”全部揭露了。馬上說：

“回去，回去，你只說我講的，以後不要你當壯丁了。”

“多謝鄉長，那請你寫個條子給我吧！”

“什麼條子？”

“證明一下，回去好交差，免得今后陳保長再找麻煩。”

鄉長被他纏得沒辦法，只好打了个“不合格”的證明條子。陳正生拿了這個條子，理直氣壯，得意洋洋回來了。把個惡保長陳祥驥，直氣得吹胡子，瞪眼睛，恨恨地說：“哼！看以後吧！”

惡保長在陳正生這裡沒弄到錢，他又到別處去尋找詐錢的對象了。

一天，他来到貧农陈能旺老头家。“无事不登三宝殿”，陈能旺一見恶保长上門，知道沒有好事情，心中扑通扑通地跳着，赶忙起身端茶拿烟，恶保长一脚闖进来，屁股還沒落坐，就恶狠狠地对老头說：

“能旺，你崽元滿中籤了。要去当壮丁。你告訴他，准备好，五、六天后就动身。”

陈能旺一听，頓時吓呆了，連忙哀求道：

“保长老爷呀！我元滿是个独子，上面規定，独子是不能抽的呀！”

恶保长的猪嘴上，露出一口黃牙，哼了一声：“狗屁！独子！这是当众抽的籤，你要是不想讓他去，出几十石谷买一个也可以！”

“哎呀！保长老爷，我們穷人，一年到头飯都沒有吃的，卖掉命也办不到呀！”

“什么？”恶保长板起面孔，拍桌子就是一掌：“官不怕你穷，鬼不怕你瘦，有錢就买个壮丁，无錢就自己去当壮丁！”說罢，怒气冲冲就走了。

这能旺老头，今年已有八十多岁，婆婆也七十多岁了，祖宗世世代代帮工为生，家里穷得要它土打岩鷹都沒有，只有一个儿子元滿，已四十出头了，媳妇元滿嫂和一个九岁的孙女儿，都只能搞点家务劳动，一家五口，全靠元滿一人挑脚和帮工来盘口。要是把元滿抽走，一家人的生活就真是“团魚挂上壁，四脚无靠依”了。

自从听說恶保长要抽元滿去当壮丁，这一家子，日夜陷入愁城苦海之中，干骨头是榨不出油来的，元滿逼得走投无路，

急得毫无办法，就对爹娘說：“这陈祥驥狼心狗肺，对我家也打上主意了，买壮丁，是买不起的，我要离家去当壮丁，一家人就会活活餓死，暫時只有躲起来再說吧！”

第二天天不亮，元滿含着眼泪，帶着一把柴刀，一根干担，躲到十里以外的龙山冲里去了。

果然，五天后，恶保长見能旺一不上門求情，二不送礼，就派了两个保丁，来他家里催人。凶恶的保丁，見元滿躲起来了，就坐在屋里不动，張口要飯吃，伸手要差費。俗話說：“差狗子上了門，鸡犬都不安宁。”逼得老汉实在沒办法，陪了飯，还不肯去，只好含着泪，把自己唯一的一架犁作一元錢賣給別人，給保丁作了差費。保丁見他家里穷得一块烂布都沒有，“螞蟻纏到屎田棍”，实在搞不到什么油水，也就沒精打采地走了。

恶保长听说元滿跑了，暴跳如雷，馬上派人告訴了乡公所。乡公所馬上派了人，将这八十岁的能旺老头抓去了。

“你儿子走到哪里去了？”狗乡长恶狠狠地审問老头。

“乡长老爷，我儿子跑了出去，我实在不晓得呀！”

“混蛋！”乡长朝老头劈面就是两个耳光，打得老头两眼直冒金星，頓时昏天黑地，站不稳脚，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把他拖出去关起！”几个乡丁，把老汉拖入牢房。

这边家里，急坏了七十多岁的婆婆和元滿的老婆，整天哭哭啼啼，到乡公所去看望，乡丁又不准見面。

老汉被关了三、四天，乡长拿着这个穷老骨头，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也就只好叫地方上人具結保了出来。

且說那元滿逃到深山之中，找到相熟的人家躲下，白天靠砍几担柴，托人带下山去卖了，換点米来糊口；夜晚，躲在人家

草楼上，他想起家中大小四口的生活，哪里睡得着觉。在山中躲了二十多天，人都瘦了一半，实在不安了，就在一天黑夜，偷偷溜回家里。爹娘见到儿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哭啼啼诉说了乡丁抓人的苦楚，只气得元满咬牙切齿，眼泪直流。元满恨恨地说：“要我给蒋介石国民党当壮丁、送死，万万不能。”

元满回家刚两天，恶保长闻到风声，连夜秘密报告了乡公所。乡公所马上派来四、五个如狼似虎的乡丁，拿着麻绳子，背着枪杆子，断黑边，突然出现在元满家门口。元满坐在灶前，正在烧火，要躲也来不及了。这些乡丁一冲进来，二话没有，象饿虎一样，把元满两手捆起，就往外拖。



看到乡丁抓元满，老头子、老婆婆、媳妇都围了上来，哭哭啼啼，死死拖住元满不放。老头子声泪俱下地说：“老总呀！我儿子抓不得的苦呀，我一家五口，老老小小，全靠他一人盘口，

把他抓去，我一家都会活活饿死呀！”他死死抓住那个乡丁的手不放。那乡丁粗暴地用力一甩，把老头子摔倒在地上，婆婆、媳妇又上前死命扭住，那些狠心的狗腿子，管他是七十多岁的老婆婆，还是年轻的媳妇，一掌把那老婆婆推倒在地上，半天咽不过气来；元满的妻子被乡丁推翻在地，狠狠踢了两脚。元满被捆得一点也不能动弹，就破口大骂道：“土匪，强盗！你们这样不讲理，连独子也要抽！”他一个人，哪能抵得住四、五个人呢？推的推，拖的拖，被拖到了乡公所，关在牢里。过了几天，元满和其他三十多个壮丁，一起被解送去新兵营。

能旺一家听说儿子要解送前方了，哭哭啼啼，急急赶到乡公所来送别。只見那三十多个被抓来的“壮丁”，都象犯人一样，手連手地被捆着。两边，是来接新兵的国民党军队，七、八个人，凶神恶煞，端着枪，上着亮闪闪的刺刀，如临大敌，监视着壮丁们，生怕逃走一个。

那壮丁们呢？都是长到这样大，从来没有离过爹娘妻子的农民，现在被国民党反动派繩綑索绑，出去以后，是死是活，不得而知，谁又甘愿給蒋介石流血卖命，为反动政府当炮灰呢？因此，一个个都是愁容满面，泪水盈眶。

那天，前来送行的亲人，约有五、六十人，老的老，小的小，有妻子送丈夫的，有爹娘送儿子的，一个个心如刀割，无限悲伤。那个带队的国民党狗军官，凶恶万分，不准亲人靠近与壮丁讲话，谁要稍稍走近一步，便把刺刀指到你脸上，凶恶的叱骂起来。

元满一家，也和大家一样，只得一边哭，一边紧紧跟着这伙壮丁们走。

元滿嫂哭得兩眼腫成了紅桃子，不顧槍兵的威吓，冲了攏去，她把一小包浆洗縫补了的衣服，交給了元滿，哭哭啼啼地說：“到了外面，你要好好保重，一定要勤付信回來呀！”

元滿此時傷心已極，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叮囑她好生照顧爹娘，帶着女兒，剛剛說不了几句，那可惡的軍官便一掌把元滿嫂推開了。這正是：

国民党，黑了心，
抓到窮人去當兵。
荒了幾多田和地，
打了幾多活單身。
国民党，不公平，
窮人出世苦難伸。
白腳巴子房中坐，
紅腳巴子去當兵。

且說元滿被送到兵營開向遠方之後，一去杳無音訊，家中二老和妻子，天天盼望來信，盼呀，盼呀！真是把眼睛都盼穿了，把腸子都盼斷了。半年之後，忽然接到一封從耒陽寄來的書信，能旺公婆、兒媳，高興得象拾了寶貝似的，趕快找院子里認得字的人來念。那人從信封里抖出一張薄紙，剛剛念了兩句，突然停止了，呆呆地望着信紙。早把能旺兩老和兒媳急得什麼似的，要他快快念完，他只好接着再念，原來這信是一個同鄉寫來的，信中說：“……元滿到耒陽之後，時時刻刻都在思念家鄉，一天晚上，他越牆逃走，想升小差回來，可憐他沒跑出多遠就被發覺抓住了，第二天一清早就當着全連槍斃了，尸首就埋

在这边一个荒山里……”二老听了这消息，大叫两声，双双昏死在地，媳妇、孙女更是呼天呼地哭了起来。

八十多岁的能旺爷老泪纵横，气得朝恶保长家中就走。到了恶保长家，一把抓住恶保长便要拼命，他大声骂道：“你，你这个绝子灭孙的，害得我好苦呀！你把我一个崽也活活地害死了。”说罢，他一头撞去。

这老奸巨滑的恶保长，欺侮能旺年老无力，一掌把他推开，大声斥骂说：“老混蛋，真是岂有此理！你简直‘担水寻错了码头’，抽壮丁是上级叫抽的，你儿子死了，与我何干？地方上当兵的死了蛮多，又不止死你一个崽，又有什么了不起。”他一手把老头推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随老头去吵去罵，闹个翻天复地，他在屋里缩着，象个乌龟一样一声不响。

元满是麦黄时节抓出門的，未到秋收时就死了。这半年，由于元满不在家，家中没有一粒粮，只好吃瓜皮野菜度日。熬到了冬天，元满妻子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了，只得忍痛改嫁。临嫁时，她一双眼睛哭得肿成个红桃子般，低头对着二老说：“不是我媳妇不孝，不奉养二老，这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走这条路呀。”能旺夫妇泣不成声地说：“这也不能怪你，只怪那万恶的保长，万恶的蒋介石、国民党，逼得我一家子家破人亡啊！”媳妇临走时，她那九岁的女儿，也因为生活所逼，送给人家作童养媳去了。从此剩下两个老人，靠着本家的侄儿周济一点活下去。

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进邵阳了，乡里人走的走，逃的逃，老头子八十多岁了，哪里跑得动，只好躲在附近山里。一天，他竟被日本鬼子抓住，狠心的鬼子，哪管他八十多岁年迈力衰，也

强迫他当民伕送担子。担子刚送到陈家坊村外六里远的潭府，遇到了便衣队的袭击，一颗流弹打进脑袋，可怜这受尽人间苦楚的老人，也就与世长辞了。

能旺一家，在国民党、日本鬼子、恶保长的残害下，死的死了，嫁的嫁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她卖了唯一的破屋子，埋葬了老头子，终日里，哭哭啼啼，好不伤心呀！只哭得天昏地暗，后来把一双眼睛也哭瞎了。孤寡老母，单身只影，苦度晚年。第二年，一天早晨，她起床摸着去烧火作饭，不幸把灶角的柴燃了起来，顿时满屋浓烟滚滚，大火顺着能旺婆婆的裤脚烧了起来，这正是：

十室几人在，
千山空自多，
田间男儿少，
野兔筑新窝。
残年零丁苦，
酸泪下空锅，
夜闻妇人哭，
晨昏不见歌。

欲知能旺婆婆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捉姦遇害 两凶手潛逃长沙

今古奇談 茶山庵和尚受騙

話說瞎眼婆婆生火作飯，引起一場大火，这时她慌慌張張地拿着水桶，跨出門來，想提水去救火，一时心急，瞎眼看不到虛实，一跤跌倒在阳坑里。幸亏邻居及时赶到，把火打熄，再把能旺婆婆救上来时，人已跌成了重伤，身上皮肉也燒壞了多处，早已动弹不得了。大家七手八脚将她抬进屋来，不到几天工夫，她便一命嗚呼了。

可怜能旺一家，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們，弄得家破人亡！

列位，上面我們講了陈家坊“二十四把椅子”中的五、六人，其他的就不一一介紹了。总之，他們一个个都是狼心狗肺的杀人魔王、吸血惡鬼。現在再講几个地主恶霸手下的狗腿和帮凶吧！

“七十二个火箱”中有对出名的打手，一个叫“灵把式”，一个叫“疤粒猴子”。“灵把式”是个横蛮霸道的家伙，身子特別高大，走起路来“啪啪”响，行路有个特別姿式，挺起胸脯，头朝天，这恰与“疤粒猴子”成了个对比。“疤粒猴子”虽也一般高大，但經常勾起个脑壳，走起路来，象个猴子一样。两个人都学过

武打，特別是“灵把式”，有几分蛮力，动口就罵人，兩句話說得不好，捋起手把子，动手就毆打。这两个家伙对穷人凶神恶煞，見到財佬倌則象哈巴狗一样，是有名的狗腿子。地主捆人打人，他們总是“十处干塘，九处在場”的。因此，人們恨透了他們。若說“灵把式”狐假虎威第一，那“疤粒猴子”則以橫吃恶吃的鬼名堂出名。那时，邻村人有口塘在陈家坊，有一天晚上，有个守魚的（因为那时賊多，常常一塘一塘的魚都被偷走，所以，守魚的人常用一只扮桶，豎在塘边，上面蓋一把草，人靠在扮桶里守夜），守到深更半夜时，打起瞌睡来，这“疤粒猴子”便偷偷地摸到了塘边，一看那人睡覺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把扮桶弄倒，把守魚的罩在扮桶下。守魚的惊了醒来，想拾开扮桶时，哪里拾得动呢？原来“疤粒猴子”早把几块大石头压到上面了，守魚的人急了，在底下大声喊“救命”。外头“疤粒猴子”一听，心生一計，压着嗓子，裝着吵哑的声音罵道：

“你娘的×，再叫，再叫，老子一石头磕死你！”吓得扮桶底下那人一时不知来了多少强盜，只好一声不作。这边“疤粒猴子”不慌不忙地偷起魚来。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了三丈高，守魚的家里人还不見守魚的人回家吃早飯，赶到塘边去看，只見那扮桶蓋在地上，上面还压着几块大石头呢，連忙把扮桶豎起，才把桶下那人放了出来。

那“七十二个火箱”中，还有个“梯一宝”，这人就是活活勒死“巨巴胡子”堂客張氏的帮凶之一。“梯一宝”本名叫陳鵬，个子矮矮的，横身倒肥大，眼睛鼓起象对枣子一样，他是陈家坊中有名的流氓和淫棍。他常与“猴八嫂”（此人也是張氏血案中

的凶手)勾勾搭搭，暧昧不清。

“猴八嫂”长得并不标致，身材高瘦，象根麦杆，脸却象个猴子。她的丈夫叫“八鯢怪”(注：“鯢怪”，山区一种鱼的名称，状貌奇怪)，夫妻两人早先感情还没有什么不好，但自从她与“梯一宝”发生不正当的勾当后，两人就经常扯皮骂架了。“猴八嫂”阴险毒辣，是有名的泼妇，“梯一宝”又是“老豹子”陈会卿的亲信狗腿子，“八鯢怪”奈何不了，忍着一肚子气。哪想他两个淫鬼倒变本加厉起来，只要“八鯢怪”没在家，就常常睡在一起，村里有好些人看不惯，爱说爱笑的，编了段歌谣，一碰到“八鯢怪”就唱起来：

猴八嫂，偷人精。

八鯢怪，背时人。

綠帽子，戴頂心。

“八鯢怪”听了一肚子气，但是又想不出办法来，恨恨不已。

有天夜里，“八鯢怪”正在踏水桥边游玩，忽然有人跑来告诉他：“老八，你还在那里，你家里去了货呀！”他一听屋里“去了货”，莫不是屋里堂客在偷“野老公”，这时禁不住火气冲天，飞跑着赶回家来，只見屋里漆黑一团，他躲在窗下一听，野老公正在床上与他堂客說着淫話啦！他气冲冲地就敲门，敲了半天，也不見里面有人答話，一时火起，飞起右脚便把房門踢开。“拿贼拿贓，拿奸拿双”，他跑到床头去捉人。說时迟，那时快，“猴八嫂”狠狠一口就咬着他的手指，把他一节指头也咬掉了，痛得他“哎哟！哎哟！”的大喊，这时他顾不得痛，便和他两人对

打起来。一个人哪能打得过他們兩人呢？“猴八嫂”这恶妇，从后面一把死死的抱住丈夫不放，“梯一宝”是学过武打的，伸出两个指头，来了个“双龙搶宝”，对准“八覲怪”的双眼，用力挖去，只听得“哎哟”一声，“八覲怪”一声惨叫，身子一瘫，便倒在地上。

当邻居聞声赶来时，两个淫鬼早已逃之夭夭。大家点灯将昏死在地上的“八覲怪”扶起来看时，只見他两只眼睛紧閉，一只眼珠子浆水也挖出来了，陷了下去；一只眼肿出了很大一个包，血流得满脸都是。大家气愤不平，忙告到祠堂里来，紛紛要族老們将这淫棍淫妇、杀人的凶手淹死。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地主們訂下的族規，虽有“漏人”的規定，这只是残害平民百姓的，哪会为穷人主持正义，“梯一宝”、“猴八嫂”担任狗腿子有功，族长“老豹子”一家坚决保着，其他地主惡霸們一来看着“老豹子”的面子，二来也因“梯一宝”、“猴八嫂”在他們面前阿諛奉承惯了的，所以就对大家說：“畜牲也要放条生路。現在只把他俩开除出姓，逐出千里之外算了。”

院子里的群众非常同情“八覲怪”，对此事愤憤不平，打算把这淫棍淫妇活活打死。“老豹子”聞信，連夜把他們护送出村去，这对淫鬼一直跑到长沙去了。

再說那“八覲怪”，捉奸未成，手指被咬掉，双眼又被挖瞎了，一連診了个对年，才沒丧命，可是一点薄产却扫数卖光了。瞎了双眼，又不能劳动，吃穿都成了問題，最后只得回到四乡去討米，这样悽惨地过了几年，后来碰上荒年，他只得扶着一根討米棍出門流浪去了，从此，再也不見他回村，不知餓死在何方。

“老豹子”陈会卿还有一名得力的狗腿子，叫“二麻子”，也是“七十二个火箱”中的聞名人物。此人真名陈貴卿，只因脸上麻子多，大家从小叫順了口，长大后，背后里大家仍叫他“二麻子”。这“二麻子”是陈会卿的忠实狗腿，“老豹子”坐“局”时，还一手栽培他，当了一届保长，他也是一名敲詐勒索、招搖撞騙的能手，嫖賭双全。別的不說，單說他拐騙的花招吧！

离陈家坊村三里外有座茶山庵，庵里住着一个和尚，名叫智七和尚。那时信迷信的人多，这庵里倒也香火旺盛，加上有些庵产，和尚的生活过得倒还不错。

二麻子有个野婆娘叫做“云疤婆”，此人也是陈家坊有名的女流氓。有天“云疤婆”寻他要錢，这“二麻子”哪来的錢呢？一下想起了茶山庵上的智七和尚，近来烟火兴旺，油水不少，倒可以想个什么办法敲一竹槓子，两人談着談着，便研究出一套妙計来。

第二天夜晚，智七和尚念經打坐完毕，进臥房去睡。他端着灯盏，把臥房打开，把灯放在桌上，正准备睡觉时，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背心一下，他吓得連忙回轉头来，一看，正是那女流氓“云疤婆”，不知何时偷进来的，满脸风骚，笑眯眯地望着他。智七和尚一时急了，忙說：

“深更半夜，你跑到这里来作什么？”

那死不要脸的“云疤婆”說：“我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的，特意来陪你的。”

智七和尚正待开言，“云疤婆”一口吹熄了灯，一把抱住了他，这时房門也未門，說时迟，那时快，外头又有人一脚踢开房門，走了进来。雪白的手电一照，正射着他两人。来人大喝一

声：

“好哇！和尚吃假斋，出家人也偷野婆娘了，那还了得！”

“云疤婆”这时才松开手，露着慌慌张张的样子，向来人求饒。

“不行，老实跟我走，‘捉奸拿双’，当场拿着，还能赖掉吗？”来人凶狠狠地一把抓着智七和尚：“好，原来你是个偷人的和尚，我们族上办个庵堂，被你搞得不干不净了，走！跟我到祠堂里去！”

这时智七和尚，真不知出了什么事，一时吓呆了。过了一会，想說理，讲不上两句，来人抓着他便往外拖，一边罵道：“当场拿的，你还要賴？”

“哎呀！我們下次再也不敢了，求你高抬貴手，捉到祠堂里去，就救不到命的……”“云疤婆”一个劲地求饒。

“嘿，怕沒这样便宜！”

“只要你放了我們这条生命，真把我俩抓到祠堂里去，你要什么，我們就給你什么。”“云疤婆”边走边說。

“那也好，我放了你們两条狗命，不过嘛，你們作得来，我也作得出，拿一百块花边来！”好說歹說，“云疤婆”与那人一言一答，总算說妥了。智七和尚把灯点燃一看，顿时象木雕人似的吓呆了，背上冷汗直流，他知道今天黑夜里碰到了恶煞，別想走得脫了。

列位，你道来人是誰，原来此人正是“二麻子”。智七和尚知道“二麻子”是“老豹子”的爪牙，鬼名堂最多，是不好惹的，今夜的事虽然是天上掉下的冤屈，但声张到“老豹子”耳边，真不是耍的，那时是死是活，便难得分晓了。只得老老实实，自

認倒霉，半夜碰場怪事，开不得口，赶忙把全部家当都拿了出来，交給了“二麻子”。

那“云疤婆”在前头摸黑走，“二麻子”右手提着一袋子銀洋，左手打着手电，在后面追趕，走不到半里，两人便碰在一起了。“二麻子”忙把袋子交給“云疤婆”，抽出一只手来攀着“云疤婆”的肩膀，笑嘻嘻地說：

“今天油水搞得真不少。”

“云疤婆”提一下袋子，好重呀！忙問“多少錢？”

“二麻子”說：“雪亮雪亮的銀花邊，不多不少六十块。”

他俩正說到高兴处，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喝一声：

“嘿嘿！你們干的好事啦！”

“二麻子”、“云疤婆”一听，大吃一惊，两人忙回头一看，正是智七和尚追了上来！原来，那智七和尚，等“二麻子”走出庵堂，心里想：今夜的事发生得真奇怪，如何他們两人都跑到这庵堂里来了呢？想來其中必有緣故。因此，他跟着“二麻子”身后，走了这么一段路。果真不出所料，他俩真是狼狽为奸，勾結好来敲竹槓的，不禁三十三丈无名烈火，一齐燃了起来，他赶上前去，就要夺“云疤婆”手中的銀洋。

“二麻子”两人吓了一跳，但仔細一看，只有他单人一个，便沒有放在眼里，一掌把他推出几步远去，厉声說道：“智七和尚，你要动武嗎？”

当下“云疤婆”也站在一边帮腔：“我看你还是通味一点，你真要来蛮的，我到祠堂里去，一口咬定你勾引我，你挑尽賣江河里的水也洗不清。”

“嘿嘿，我問你，是文来还是武来，要打嘛！”“二麻子”把袖

子往上一卷：“哼！我摑起一只手，你打倒我了算你狠！要講理嗎？現在不迟，請走吧！祠堂里去！”

智七和尚被这流氓一席話，說得开不得口。虽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心不惊”，但到此时，两个流氓勾結一伙，設下陷阱，就是生一万张口，也辯解不清。何况“二麻子”又是陈会卿一手栽培起来的，闹到祠堂里去，若是被反咬一口，眞的会挑尽資江水，也难洗清这場冤屈！想来想去，和尚气愤不过，就远远站着破口大罵：“你这个遭天靈劈的，你們搶了我的錢，屙血屙痢，得不到好死！”

“二麻子”一看和尚不敢上前，也不和他再爭吵，对智七和尚說：“智七和尚，多謝你的銀洋，少陪了！”他帶着“云疤婆”，得意洋洋，打着手电，一前一后，下山去了。这边，和尚氣得智七和尚干瞪眼，恨恨地罵了一通，才回庵去睡觉。

这正是：

茶山庵內出奇聞，
流氓要害出家人，
卑鄙无耻狗男女，
千人罵來万人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日寇侵华 陈家坊惨遭浩劫

同仇敌愾 二好汉痛打敌人

話說陳家坊的窮苦人民，在那昏天黑地的旧社會里，不但受盡了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壓迫欺凌，還飽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這裡，講講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在陳家坊村欠下的累累血債吧！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侵入湖南，阴历七月間，邵陽地區淪陷了。那些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國民黨貪官污吏、反動軍隊，平常在老百姓面前，抓丁要糧，派捐派款，威風凜凜，凶神惡煞似地，如今，還沒見日本鬼子的面，就走的走，逃的逃，一個個急如喪家之犬，溜得無影無踪了。

日本鬼子每到一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殺豬宰羊，無惡不作。陳家坊村，也同樣遭到了空前殘酷的浩劫。那些地主惡霸，象“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老早就人伏轎馬地到龍山冲大山里面的大地主富豪家去躲藏起來了，鬼子傷不到他們一根毫毛。貧苦農民呢，無糧又無錢，逃往哪里去？田里的生產也還要打打招扶。因此，沒有遠走，只在鬼子下乡來的時候，臨時逃到附近山里躲躲，這樣，許多人就受到鬼子的殘害了。

村子里貧農陳治安的老娘，就是被日本鬼子推到塘中活活淹死的。

陈治安的娘，那年已經六十多岁了，耳聋眼花，心里还有点糊涂。头一次，日本鬼子突然下乡来“扫蕩”了，村子里男女青年、小孩，一时都逃光了，只剩下几个六、七十岁的婆婆，实在走不动，留在家中沒有走。陈治安的娘，也因敌人来得过于急促，就躲在屋子里头，她想，我这大一把年紀，該沒有什么关系吧！家中还有一头三、四十斤重的猪，也来不及赶走，放在栏里草窝中藏起。

鬼子兵一进村，大肆掳搶，打得鸡飞狗跳。他們冲进陈治安的矮屋，发现了她家栏中的猪，两个凶暴的鬼子，猛猛的几槍托，又加上几刺刀，把那头猪頓時搞死了，拖了出来，捎上就走。

这头猪是治安家准备喂着过年的，穷人家要喂一头猪，好不容易啊！治安的娘看見鬼子把牠搶去了，十分伤心，便不顾一切地扶着一根拐棍，走出茅屋，拼命地追了上去。她哪里知道这日本鬼子的厉害狠毒！

她追到万福庵下面大水塘边，追上鬼子了，一把就拖住那猪的尾巴，鬼子回头一看，見是个不知死活的老太婆，勃然大怒，罵了一声“八格牙魯！”猛地一掌，就将这六十多岁的老婆婆仰天一跤，推下塘去了。

“哎呀，救命呀！”老婆婆一时惊慌得大声喊叫起来，原来那塘里装滿了白茫茫一塘水，老婆婆跌进塘里后，顿时手忙脚乱，不停地拍着水，爬到塘边浅水处，攀着几根小树枝，只想挣扎上来。这时，只見那鬼子青面獠牙，瞪着两只无比凶恶的眼珠，端起冷森森的刺刀，朝老太婆猛地刺了过来。直吓得老太婆魂不附体，松了双手，就拼命的朝塘中扑去，这边岸上，几个

鬼子，顿时发出一阵疯狂的嘲笑。

老婆婆反身扑在塘中，那里的水深，她连吃了十几口水，不到几分钟，就完全沉没，活活溺死在水里了。

村里农民潘仲卿等人，当时躲在山上，远远地望着这幕惨剧，一个个只急得乱跳，都想下山去救，可是，那三、四个日本鬼子，站在塘边，端着刺刀，谁又敢上去白白送死呀！

那些披着人皮的野兽，直看着那老太婆活活被溺死，才心满意足地走开。

天黑了，鬼子们完全走了，村里的人们才急急走回来，将老婆婆的尸体从塘中打捞上来，可怜她一身已浸得发肿，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把泥草，哪个看了都禁不住眼泪直流。

那时兵慌马乱，上哪里找棺材呢？治安兄弟二人，到处奔走，最后只得弄几块楼板，作了个棺材，請人帮忙，抬到村后小山上，正欲挖土埋葬时，忽然风传鬼子又到了，吓得大家放下棺木就逃。那尸体在山上停了一天一夜，由于当时是大热天，等他们回来再埋时，已经腐烂发臭了。

村里还有位八十多岁的农民陈能果爷爷，只因年老，双眼失明，平日行动，很不方便，日本鬼子快来时，他儿子媳妇一家人都劝他到外面去躲难，他固执不肯离开老家。能果爷爷流着泪说：“孩子：你们青年人，出去躲一躲吧，象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跑到外面，也是活受罪呀！还要连累你们，要死，我也要死在家里。”

他儿子陈云六，三番五次地劝他，他还是不肯出去。他儿子只好把柴、米、油盐、菜蔬，一一安排妥当，放在家里，带着妻子、小孩，到龙山里躲藏去了。

第二天，鬼子就下乡来了，把村里洗劫个一空，能果爷爷躲在家，虽然没被杀害，鬼子却把他家中翻得一塌糊涂，把他儿子为他所准备的一切吃的东西，都抢光了。

能果爷爷的粮食菜蔬，都被抢光了，吃什么呢？家里人又远在几十里外逃难去了，村子里的人又都走光了，讨米，也没有个讨处呀！那时，正是八月间，山里有红薯，能果爷爷饿了一天多，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他忽然想起村外楊亦湾山土里种有红薯，现在土里总能捞到一点吃的东西吧，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扶着拐棍，敲敲点点，向村外山里摸着走去，从此，他便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六、七天，陈云六惦记着家中八十多岁的爹爹，偷偷地跑回家来看看。进得村来，那一片冷冷清清，满目凄凉的情景，自不消说。回到家里，见家中已搞得稀糟了，不禁流下几滴热泪来。更叫他着急的是，爹爹不知哪里去了。他从前门喊到后门，村里找到村外，都没见个影子，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听，都说没有见到能果老爷爷。云六心想，爹爹究竟是被日本鬼子抓走了？还是打死了？他眼睛瞎了，谅那日本鬼子，抓他无用，若是打死了，也应该有个尸呀！

几天后，村里有人告诉他，村外邵水河坝口上，上游漂下来一些尸体，要他去认认，有没有他爹爹的尸。云六听了，心中十分紧张，突突直跳。他一口气就跑到村外小河坝边，果然那水里漂着五、六具尸体，都卡在那河坝口上，没有流走。云六此时一心想找爹爹的尸体，他硬着心肠，将那五、六具尸首，一一翻来细看。只见那些尸首，有的脑浆迸裂，有的眼鼻俱无，伤痕满面，有的骨肉残缺，四肢不全，这些尸体大都已经腐烂，臭气

冲天，惨不忍睹。陈云六心惊胆战地找来找去，没有发现爹爹的尸体。他看到日本鬼子的这些暴行，不禁心中愤恨万分，恨不得将日本鬼子一个个零刀碎剐，才消心头之恨。

又过了四、五天，邻村楊亦湾有人說在山里砍柴时，发现了一具尸体，云六听了，赶忙去看，终于认出了那是他爹爹的尸体。可能是能果爷爷那天出村之后，跌倒在山沟里，爬不起来，没人搭救，活活地被饿死了。云六看到爹爹死得这样惨，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村里还有许多妇女，受到日本鬼子的蹂躏杀害，貧农严如生的妻子，年紀輕輕，日本鬼子来的那年，还只有十八岁。一天，日本鬼子突然进了村，村里人吓得紛紛逃走，如生妻刚刚跑出門，就被两三个日本鬼子發現了。鬼子兵見了年轻妇女，好似蒼蠅發現糖一般，哪肯放过？象一群恶狼似的追了上来，想抓去强姦。如生妻吓得面色慘白，朝村外拼命地跑，刚刚逃到村东朱家冲石桥旁边，日本鬼子眼看追不上了，十分恼怒，兽性大发，端起步槍，瞄准她的后身，砰砰就是一陣亂槍打去，顿时将她打死在地，她的后腦，被打得稀烂。

有的妇女，不幸被日本鬼子抓着，不管是在田里或是山里，院子外面或是屋里，随时随地就进行野兽般的蹂躏、輪姦，如果掙扎反抗，不是打得头破血流，眼青鼻肿，就是挨两下东洋刀子。

日本鬼子，在邵阳地区侵占一年，犯下了滔天罪行，光只陈家坊一个村子，就烧毁了房屋几十間，杀害、逼死十多人，被姦污的、因逃难而病死、餓死的，也有好几十人，被搶走的牲畜、財产，更无法計算。

日寇的暴行，引起了陈家坊村农民群众极大的愤怒，到处燃烧起复仇的怒火。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村里贫农陈和青，到拜头山去探亲，不料中途碰上了日本鬼子。鬼子将他抓住，强迫他当伏子，用枪杆子押着他往龙山冲走去。

且說这陈和青，生得十分魁伟，力气惊人，又有胆量，平日对日本鬼子，早就痛恨万分，常常想找着机会，干掉他們几个，以消心头之恨。今朝狹路相逢，遇見鬼子，本想反抗，奈何自己赤手空拳，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跟着他們走。鬼子叫他和另外几个民伕，挑着搶来的谷子、猪、羊和其他一些財物，往龙山黃家冲走去。

当天晚上，鬼子們落宿在一家老百姓屋里，楼下睡着满满一屋子鬼子，他和七、八个民伕，被关在楼上。整夜，他沒有睡着，盘算着如何逃出鬼子的魔掌。夜晚起床，偷偷爬到窗边几次，只見那楼下屋前屋后，都站得有鬼子的哨兵，来回巡逻走动，实在沒有机会逃走。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后，鬼子把他找了去，只見一个鬼子軍官，肥头胖脑，矮墩墩的，满脸连腮胡子，戴一付圓圓的眼鏡，对那翻譯嘰哩呱啦地說了一陣，长滿横肉的脸上发出野兽般的獰笑。

翻譯对他說：“太君叫你帶路，去找花姑娘！”

陈和青想到这可能是复仇的机会，于是就假装听其吩咐，走在前头带路，那鬼子軍官，腰挎短槍、指揮刀，大搖大擺，走在中間；后面跟着一个鬼子卫兵。由山里朝外走去。

陈和青走在路上，一边思量如何找个便于隐蔽之地，乘机

动手。他想到陈家坊村外楊亦湾山岭之上，树木多，岔路又很复杂，是个好隐蔽的地方。于是，便带着两个鬼子直接朝楊亦湾村走去。

楊亦湾村是一座几十栋屋子的小村，村里冷冷清清，人全跑光了，他們在村里，搜了几戶，不見一个人影，日本鬼子軍官咆哮起来。陈和青忙假装笑脸，打着手势，指着小山后还有一座村庄，上那儿去，可不可以？鬼子軍官点点头，他們就翻山上走去了。刚一到山脚，迎面碰上村里青年农民陈汉吾。和青一見，灵机一动，向他丢了一个眼色，然后装出凶恶的样子，一把抓住他，大喝了一声：“带路！”

列位，你道陈和青为何又一把将陈汉吾抓住？原来陈和青看見了陈汉吾，心中暗喜。他与汉吾很熟，知道汉吾是个有胆量的汉子，平日也是十分痛恨鬼子的。他想：現在，我們有了两个人，一个对一个，难道还拼他們不过。于是故弄玄虚，把汉吾抓去带路。鬼子不知是計，心想多抓住一个民伕，也是好的。

他們开始爬山了，楊亦湾后山，山路又陡又窄，这对爬惯了大山的农民來說，是不費力气的，但是那两个鬼子，早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

陈和青上山时，乘鬼子低头爬山，又抓紧机会，对陈汉吾做个手势，意思是：到山頂上时，把他們干掉。

好不容易到了山頂，來至地名叫黃毛坳的一个山后，走到一颗桐子树边，和青回过头来，对日本鬼子軍官作个手势，意思是問他們休不休息一下。鬼子們已累得满头大汗，就点头同意，在树边空坪里坐下来。

五月間，正是大热天，鬼子們走得全身透湿，那鬼子軍官

解开悬挂短槍、佩刀的皮带，脫了外衣通风，而那卫兵，也把長槍放在地上，解开了外軍裝。

陈和青一看鬼子們都把武器放在地下了，正是个大好机会，对汉吾使个眼色，猛的喊了一声：“动手！”說时迟，那时快，两个人就象餓虎扑羊似的，一人一个，朝鬼子身上扑去。陈汉吾翻倒了鬼子卫兵，陈和青飞起一脚，将鬼子軍官的手槍佩刀，踢了一丈远，抱住鬼子，两个人就凶猛的撕打起来！

好一場凶险的恶斗！陈汉吾扑翻的那个鬼子卫兵，力气也很不小，两个人紧紧摔成了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一时汉吾在上面，一时鬼子在上面，在两丈长的空坪上，滚过来滚过去。打了一会，汉吾看看力不支敌，他想：在这个生死关头千万不能敗給鬼子呵！我要是被日本鬼子打死，不但我一人完蛋，連和青的性命也完了。最后，他咬紧牙关，一鼓猛劲，翻了上来，把日本鬼子死死压在地上。日本鬼子也不示弱，拼命作垂死挣扎。这时陈汉吾忽然发现在



那鬼子脑壳前边尺把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块，心中大喜，馬上騰出一只左手，抓住石块，朝着鬼子額上，用尽全身力气，猛猛的砸了下去。只听鬼子“哎呀”一声尖叫，額上鮮血就象泉水一般冒了出来，鬼子双手一松，陈汉吾抓紧时机，一連用石头将他猛砸了十几下，把那鬼子脑袋打得稀烂，再也不能动弹了。

陈汉吾打死鬼子卫兵，虽已精疲力竭，手臂发痠，但馬上跳了起来，去帮助陈和青。此时，陈和青和那鬼子軍官，正打得非常剧烈，难解难分。汉吾忙抓起那地上鬼子的步槍，将刺刀对准日本軍官，象晴空霹靂似的猛喝了一声：“不許动！”那日本鬼子听这一喝，看見那汉吾刺刀对准他的脑袋，吓得再也不敢挣扎，举起了手投降。陈和青馬上跳起，解开了鬼子兵身上的綁腿帶子，将这鬼子軍官五花大綁，捆得严严实实。

当时，故占区内，还有国民党的便衣部队，和青、汉吾就将日本軍官押送給他們处理。

和青他們又恐怕日本鬼子派人搜山，发现尸体血迹，血洗村庄。回来后馬上又找来鋤头，将鬼子尸体掩埋在松林之内，把地上的血迹，鏟得干干净净。果然到第二天，日本鬼子四处凶恶地搜查寻找，但什么也沒有找到。

打死和活捉鬼子的英雄故事，頓时在村里村外传开了，农民眾听了，无不拍手称快。

这正是：

日寇侵华太猖狂，
姦淫燒杀又搶掠，
敵黨同仇二好汉，

痛打鬼子野心狼。

欲知陈家坊人民是如何推翻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获得翻身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撬开云雾 湖南人民喜庆解放
抗拒征粮 地主恶霸玩弄花招

詩引：黑暗尽头是黎明，
东方破晓太阳升，
蒋家天下如山倒，
千万人民庆翻身！

話說陈家坊的人民，在旧社会里，受尽千辛万苦，重重压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天，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蒋管区发动全面进攻，百万雄师，横扫江南。中秋节前夕，邵阳解放了。这消息，传遍了龙山脚下所有的山村。

中秋节前一天早晨，陈家坊村外的石板路上，突然出現大队人馬。这军队，是村中老百姓从来没有見过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精神百倍，他們穿着草綠色軍裝，帽子上嵌着紅五角星，揹着背包和槍支，头上戴着竹叶圈，見了老乡們，笑容滿面。这支军队，不声不响地向龙山里面开去。

有一部分军队，在村外停下来休息了。他們靜靜地坐在大路两旁，秩序井然。村中的农民們，看了都非常奇怪。他們都是飽經兵荒馬乱痛苦的。过去，国民党的军队一到，村里就鬧得鸡飞狗跳，乱做一团。現在，这军队为什么这样紀律严明，秋毫不犯？

“这怕是人民解放军吧！”

“是共产党的军队。”

“一定是紅軍来了！”

村子里的人悄悄議論开了。

村里的穷苦农民，奔走相告，紛紛自动地烧起茶水来，一桶桶，一缸缸，抬到路旁，有的还端凳子去給他們坐。那军队对群众十分亲切，有的还和老百姓談起話来。

解放军在村里墙壁上，用石灰写下雪白的标語：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不拿群众一針一綫！”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这天，从早晨直到下午，村外整整过了半天的解放军。

解放军走后，老一輩的穷苦农民都很感慨地說：“我們从清朝到民国，都沒有見過这样好的军队啊！”

不几天，村子里又听到消息，共产党派了工作队干部下来了，在洪福桥（离村八里）成立了区人民政府。千万双穷苦农民的眼睛，怀着好奇和希望，望着洪福桥。

由于解放全国的任务十分紧迫，区人民政府一成立，头一项紧急任务就是开展征粮工作，支援前綫。当时，基层人民政府尚未建立，腐朽的伪保甲政权一时来不及撤換，区政府便不

得不暫時利用這班旧人馬，开展征糧工作。

話分兩頭，且說那群地主惡霸，开头一聽說區政府成立，就要開展征糧，個個心懷鬼胎。他們深深記得“民國”十六年大閩農民協會的往事，他們早就知道共產黨不是好惹的，却也想探個深淺。當他們一听到區里通知偽保長和“開明士紳”到區里去开会，研究征購問題時，陳家坊村“三把叉”之一的桂四痞子也搖身一變，變成了“開明士紳”，與惡保長陳祥驥一同上區政府開會去了。這一下他們又認為有空子可钻了！一路上，惡保長對桂四痞子說：“桂四爺，還不是一樣啦！共產黨一到地方，人生地不熟，城隍還要問土地啦！”

桂四痞子慢吞吞地答道：“什麼人民政府不人民政府，北方偔子要到我們這個地方征糧，征到手了，才算他們有本事！嘿嘿！”

到了區政府，一聽報告，征糧任務不小，口氣硬得很，兩人就感到很惱火。惡保長陳祥驥在會上就頂起來，又瞞田亩，又瞞產量，替地主們大肆叫苦，裝作一副可怜象，討價還價，不肯接受任務。區人民政府的修區長火了，對他嚴詞厲色地說：“陳保長，你們陳家坊這多地主，連這點任務也完成不了嗎？你口口聲聲歡迎解放，歡迎人民政府，你的屁股坐到哪一邊？想和政府搗鬼嗎？”

“哪有這號事？敝保實在窮呀！那些大戶今年也不如往年啦！完成這個數字實在有困難，只求區長減免點。”

“你囉嗦了半天，我問你，你想留着糧交國民党的公糧嗎？”修區長碰到這個頑固保長，氣得拍桌子批評起來。

陳祥驥這時无可奈何地摊開雙手，正準備開言，桂四痞子

一看硬頂不是办法，狡猾阴险地暗地里拉了他一把，悄悄地說道：“保长，任务还是带回去吧！好汉不吃眼前亏，硬頂不是办法啦！”他裝着滿臉笑容，低头哈腰地向着修区長說：

“区長說得好，人民政府嘛，人人有分，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責，在下实在无能，也要想方設法完成征粮任务。保长，你說对嗎？”

會議开到第三天太阳落岭时刻，恶保长和充当“开明士紳”的陈桂辛才从区里回来，一前一后，各人想各人的心事。陈祥麟想：“不完成嗎？人民政府一定不答应；完成嗎？又要得罪村里的大財主，我以前得了他們許多好处，今后也还要依靠他們，怎么好得罪他們呢？要想个什么办法过了这一关才好。”他想来想去，有点伤脑筋，突然回轉头来，对桂四痞子說：

“桂四爷，你看这怎么办？”

桂四痞子只顾低头走路，过半晌才慢吞吞地說：“你还没有办法嗎？你又不是今天才当保长的，这号事还要問我嗎？”想了一会，他又接着說：“不过，現在总比不得从前了，作事总要留心三分，看来，此事还得回去和作宾、幼漁他們商量、商量。”

二更过后，“紹德堂”客房里透出一絲灯光，圆桌坐着四个人，两个从区里开会回来的人正在向两戶大地主陈幼漁、陈作宾汇报。恶保长把区里會議的情况詳細談了一頓后，收尾时叹一口气說：“这次征粮任务这样重，真恼火！”

陈幼漁一听，一身象浸在冷水里一样，冷了半截，暗地里用手指掐算，掐算，真吓了一跳，要交近千把担谷子，这不要他的命嗎？

“陈保长，你为何不多跟区里講講，多少減它百把几十石

不行嗎？”

“啊，我的老天爺，你問問桂四爺吧；砂罐子炒石头，硬是不进油盐啦！”

陈作宾呆坐着，心慌得很，老在打主意，他向桂四痞子說：“桂辛素来把握足，这回还得想个办法才行呢。”

“办法嘛，俗話說得好：‘天无絕人之路’嘛，嗯，……”

陈幼漁打斷桂四痞子的話說：“人民政府信得你們過，要你們办事，你們就不能讓每戶多出一点嗎？”

“对，”桂四痞子的点子出来了，“我講这是个好办法，我們多少出一点点裝裝面子，其他的往各戶一摊，交得出时交，交不出时，管他那么多，讓全村的群众到区里去鬧吧！把戏就出来了。只要鬧得区政府六神不安，还有个不减免的嗎？叫农民出面去鬧，我們不抛头露面，落得干淨，这才叫孔明妙計安天下啦！”

“对，对！”“哈哈！”众人异口同声地贊賞。詭計定下来了。

地主們研究好了阴谋詭計，恶保长的劲头来了，工作得真个卖力气。第二天就召开了評議委員會，一帆风順地，几下就把任务摊派下去了。

列位：上面不是說征糧任务很重嗎，为何他摊派得又这般順利？大家要知道，問題就在这个評議委員會开的厉害。原来到会的除了“三把叉”中的二把外（另一把叉“老豹子”陈会卿，在解放前死了），就是那“二十四把椅子”，加上“七十二个火箱”中的几个代表，講話都是地主豪紳們說了算数。一开会，陈祥驥就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昨夜的秘密會議精神进行了貫彻，他說道：“諸位，人民政府粮征得这样重，要靠大家来完

成，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人民政府人人有份，個個納糧，这才對呀！”

大地主陳幼漁裝着十分“開明”的樣子插嘴說：“是呀，人民政府的糧是要摊派好，戶戶要征的。”經過一陣喧嘩爭吵，評議委員會通過了保長的提議，按國民黨時各戶還餉的銀子，三一三十一，平均摊派。

沒多久，第一榜張貼了出來，嘿！大家一看，大地主漏了網，小戶人家吃了大虧。頭號大地主“紹德堂”一年收得五千多石谷，只征了三百石糧；而只有几分田的貧農、自耕農甚至無田的佃戶，少的征几石、十几石，多的征到几十石。列位，你道為何大地主漏了網呢？原來國民黨征公糧，還糧餉的銀子，是根據原戶主田畝面積摊派的，但是地主們搗鬼，陰險狡猾，往往在買田地時，只買田，不帶“餉”，結果，貧苦農民因天災人禍被逼賣田時，田雖已賣出多年，但糧餉還是每年照樣要繳。地主們雖然霸占了很多田土，買來買去却並沒有增加多少餉，有時，地主還勾結拉攏官府，偷偷地把餉銀攤到農民的名下。這是反動政府統治下極不合理的事，現在，又被他們這班陰險狡猾的地主套用了。

按人民政府規定，征糧要三榜定案。惡保長干得很“賣力”，幾天之內就出完了三榜。來看榜的人擠得水泄不通，大家伸出腦袋尋找牆上自己名下的征糧數字。

“摊派不合理！”突然有人高喊起來。

佃中農鄧新橋一看到自己名下寫着十二石谷糧，再看看財佬倌的名下只輕輕的征了一點，氣憤不滿地叫起來：“哼，還不是欺壓作田人嗎？不是袒護財佬倌嗎？”

“真是痒处冒抓到，抓了个痛处，财佬倌搗鬼，把担子抛到我們穷人身上来了！”

“按还餉的銀子計算不合理，財佬倌的‘銀子’飞了，如今要我們背空餉，真是活吃人了！”群众囁嚅咕咕，議論紛紛。

有几个年輕的小伙子不服气地說：“人民政府、共产党是為我們老百姓的，冒这个理，我們到区里評理、告状去！”

恶保长这时也正在群众背后，偷听群众反映，一听“告状”两字，就跳起来恶狠狠地辯道：“哼！告状，隨你地上告到天上，我当保长的一冒加碼，二冒私吞，糧又不是我要的，人民政府要征糧，关我屁事，你只好捡个石头打破个天。”这一下卡住了群众的議論，沒人作声了。

“七十二个火箱”中有人就乘机进行挑拨煽动，“对呀！糧是人民政府征的，这样重，哪里完成得了呀！不減，拿什么交？”

“是哟！大家去求求政府，看有不有点减免，光在这里吵，不成啦！”有几戶富裕中农心也活动了。

“不对，不对，这里不是明明白着嗎？”讀了几年书的农民胡德余，用手一指牆壁上区政府貼的一張標語，大声唸道：“公糧任务，自報公議，三榜定案，合理負擔。”此人年方二十，个子不甚高大，人却很精明，家景貧寒，也是个受苦人。經他一提，看榜的群众顿时嚷了起来：

“自報公議个屁！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財佬倌作起圈套要搞我們的路子，万万不能！”

“合理負擔，哪里合理？”

“我們到区里告状去！”

农民胡德余、潘仲卿、陈省非、陈正生等二十多人，一拥来

到洪福桥。

区人民政府的修区长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问了问来由，当他听完了陈家坊征粮的情况时，生气地说：“岂有此理，这些家伙名堂倒多，今天还敢来欺骗政府，敲诈农民。好，喊陈保长来。”开头，跟着来的农民捏着一把冷汗，怕象在伪政府一样告状不行，反遭一顿叱骂，这时一听区长这么說，心里掉了一块石头，眉毛也长了三寸。心想：人民政府果然不錯，看来真能帮农民办事呢！一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人人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且說那恶保长，一听农民真的到区里告状去了，也理虚心慌起来，心想揭穿了这阴谋诡计，是不好要的，便尾随赶来，企图抢先辩护，占个上风。

陈祥驥不喊自来了。一进门，就只見高大的修区长和那班黑脚巴子坐在一块，談笑风生，又只見这些农民个个神气十足，十来双眼珠一齐狠盯着他，便知大事不妙，心里早冷了半截，脸都白了。

修区长是个南下的北方老干部，高高的个子，性格直爽，作事斬釘截鐵，沒有半絲馬虎，好人見了他嘻嘻笑，坏蛋見了他，可要打几身冷战。他叫保长进来，劈头劈脑就是一句：“你那保的公粮是按什么办法摊派下去的？”

陈祥驥过了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公粮任务这样重，实在不好摊分啦！”

修区长猛拍了桌子一板，勃然大怒，指着保长的鼻子說道：“嘿！你搞的好鬼！什么完成不了，你把任务大部分摊在小户人家头上，怎么能完成得了？你怎么不依照人民政府的政策

按戶主实际田产，累进計征呢？”紧接着，修区长又追問：“陈家坊鼎鼎有名的大地主陈幼漁一年收得多少租？”

“大概两、三千石吧。”保长在喉嚨里回答着。

“保长，不对！他家起碼要收五千石谷。”坐在一旁的农民馬上揭穿了这个“埋伏”，保长低头不作声了。

“那你又摊派了他多少粮呢？”区長問。

“好象是三百石，那是大家評議的”。

“大家評議的，到底是哪些人評議的？我們根本不知道！怕是幼漁老爷，桂四爷，几家大戶評議的吧！”胡德余、陈省非几个农民你一言、我一語地揭开了地主們的阴谋詭計。只弄得恶保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忐忑不安。修区长毫不客气地教訓了他一頓，最后說：

“以前的三榜沒有通过群众，全部作废，从头再来。你快回去，老老实实按政策办事。”

保长陈祥驛既要維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又违抗不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只得裝出一副十分可怜的样子說：“区長，我老早就說了呀，粮征得太重了，完不成啦，大戶还要我向你求情，要求減免点呀！”

修区长一听这頑固到頂的保长，一再叫苦，几次要花样，开口閉口要減粮，又批評了他一頓，他还是好歹賴着，不減便不出門，在場的农民，經区長一开导，知道了当前的征粮支前的重要，現在見保长癞皮狗似的要流氓手段，更加火了，大家一五一十地将保长和陈幼漁等大地主勾結抗粮的詭計，彻底揭穿。区委一研究，馬上將这个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当场扣押，关在区里反省，这正是：

撥开云霧見青天，
人民江山万万年，
牛鬼蛇神敢搗蛋，
螻蟻撲石自枉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支援前綫 貧雇农踊跃交公粮
大显奇能 众民兵英勇除匪患

話說惡保長陳祥驥被区政府拘留，陈省非、陈紹云、陈正生、胡德余等人，从区里回来，真个是揚眉吐氣，渾身是勁。村里群众，听到区里大力支持农民群众，扣留了惡保长，无不拍手称快，胆子也就大了。

过了几天，区上派来了干部，領導群众开展征粮工作，以前保上摊派的任务数宣布作废，从头再評。农民根据修区长的指示，展开了群众性的查田、查产运动，村內設立了密告箱，地主的田产經過多次核查，挤出了很大一批黑田。按照征粮政策，一律按实际田产累进計征，財佬倌一个也沒有滑掉。大地主陈幼漁的征粮数由三百石加到一千一百多石，气得陈幼漁象个癞蛤蟆一样，躺在床上直叹气，罵个不休。貧苦农民，負担大減，个个喜气洋洋，踊跃送粮。雇农陈金生原来摊派了三石，

这次全部減免了。佃中农邓新桥由原来的十二石減到只交三石，他看了三榜，逢人便說：“这才合理啊！”馬上回去，把谷子車得干干淨淨，准备送交公粮。

送粮那天，“紹德堂”的几栋仓库，临时划为公仓。陈家院子里，送粮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称谷的报码声，嘩嘩的倒谷声，一齐灌进了睡在“紹德堂”臥室內的“土皇帝”陈幼漁的耳朵里。他感到无比悲愤，想起过去每逢秋天，黃谷登場时节，他陈家大门开着，送租谷的农民一股股涌了进来，好不威风。他头戴灰色绒帽，身着緞子长袍，手拿白銅水烟袋，在院子里神气活現地迈着八字步，有时这个籮里抓一把，那个籮里看一下，邵阳东路方圆百把里，誰有他“紹德堂”的名声大？……如今，这些黑脚巴子，不是来送租谷，全是送公粮，不仅如此，自己也摊了一千一百石公粮数。真叫他心痛呵！

“呸！看你們搞得好久！”他带着鄙夷的眼光，望着那热火朝天的队伍，从内心发出咒罵声。

过了几天，农民的公粮如数入了庫。只剩下那些装穷叫苦的财佬们，送粮象挤牙膏似地，一点一点交，最后，他們看到穷苦农民都积极踊跃地交了粮，他們狡賴不脫，才一百个不心懶地勉勉强强送完。

且說村子里通过征粮支前运动，穷苦农民群众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他們知道共产党是为穷苦人办事的，积极地靠攏党，拥护党，跟着党走。不久，区里的减租反霸工作队来到了陈家坊，經過一番訪貧問苦，深入发动群众，讓农民認識到了地主阶级的凶恶、残酷，提高了觉悟，大家紛紛要求組織起来。

一九五〇年元月，陈家坊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

当时，这个农民协会包括陈田、观山、刘里冲、杨亦湾和陈家坊等五个自然村。杨亦湾的老长工陈金生当上了农民协会主席，老佃户陈吉生当上了村长，贫苦农民胡德余当了文书。陈利清、陈省非、潘仲卿、陈绍云、陈绍基、石玉林、陈正生、陈富顺、陈克盛等饱受“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迫害的受苦农民，都先后加入了农会。

邵阳地区的龙山、板子山、川岩山等十几座摩天大岭，素来多匪。陈家坊处于龙山脚下，匪患不少。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匪不分，散兵游勇遍地皆是，真是土匪如麻。解放大军一到，虽然大股大股的土匪被我军陆续击溃，可是，一些顽固的地主恶霸，勾结残匪，仍在继续为非作歹，四处乱窜，造谣破坏，打家劫户，并乘机杀害我工作人员，妄想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在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的同时，决定大力组织民兵武装，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匪反霸运动。

且说那陈家坊村踏水桥边的古庙贺公殿内，住着一户人家，这就是当年被“花边寨王”陈作宾残害的利清老汉的家。利清老汉自从儿子二篾匠死后，含悲忍痛地过了半辈子的苦难生活。现在两个孙女已出嫁了，次孙省吾在旧社会里被国民党抓去作苦工折磨死了。只留下大孙子省非陪着他苦度晚年，真想不到这昏暗的世界也有晴天的日子。这时，利清老汉已年高八旬，头发斑白了。那陈省非经过十多年的时光，已长得魁伟高大，粗眉大眼，真有点象当年的二篾匠的模样。在利清老汉的养育下，他不但锻炼得筋骨发达，而且成了一名不信邪的硬汉子。他今年正是二十四、五岁，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一

解放，看到那解放军和和气气，有說有笑，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千古以来沒有过的事呀！他感到新鮮：共产党派来的干部，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敢与财佬倌作对，更是新鮮。特別是那天到区政府一走，亲眼看到修区长罵得恶保长狗血淋头，更是痛快。他隐约地意識到，穷人怕是要翻身了。

工作同志下来了，发动他参加农会，講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农民要組織起来翻身的道理，他听了渾身是劲，馬上报名参加。有次，区里又有一位姓李的武装干部到他家里，和他談起心来，他問省非：“你还記得你二爷被害的事嗎？”省非低下了头。二叔被害那年，他虽然只有十一岁，但那血海深仇，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記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他二叔正血淋淋地站在他的眼前。他的眼泪涌了出来，恨恨地說道：“我要替二叔报仇。”李同志見他那样激动，又和他談了一頓革命道理。省非虽然一下体会不到这多，但也在心里留下了一个印象：共产党是为受苦人作事的，穷人报仇翻身的时候到了。心里更高兴起来。最后那李同志說：“要你当民兵，怕不怕？穷人拿起刀槍，那些土匪恶人就不敢逞威了。”

“不怕！”陈省非坚定地回答。

不久，区里便决定要各农会建立民兵組織，陈省非第一个就报名参加了。村子里許多年青小伙子，一个个都踊跃报名。区武装干部李同志看到这些身材魁梧英俊、一团火热的小伙子們，不禁高兴得夸奖起来，一一拍着他們的肩膀說：“好小伙子！”

三天后，区里发下来三十条长槍，每个民兵都領到了一枚。陈省非拿着擦得光亮亮的三八式步槍，眉飞色舞，激动得

流出眼泪，他对着槍說：“槍呵槍！從前國民黨反動派、地主惡霸拿着你，欺負我們；今天我們有了你，地主惡霸要害怕我們了！”

在區武裝干部的訓練下，他們刻苦地操練了半个多月，學會了一般射击和其他一些軍事知識。从此，民兵們就正式擔負起保卫治安的重擔。不久，省非還擔任了民兵队长。他們日日夜夜，忠心耿耿，不避風雨，站崗放哨，監視敵人。他們一批人保卫农会，一批人保卫着粮食仓库，一批人在村外巡邏放哨，保卫治安。

有天夜晚，在村外放哨的民兵，發現了一個鬼鬼祟祟的家伙，背着一大袋子東西，從村里經過。民兵們一把抓住，原來是個逃亡地主，由三十里外的田心逃往龍山去的。他們當場就把他綑綁送到區政府去了。

又有一次，一組民兵，在村外二里路的山邊，發現一隊不明來歷的人，走頭的是一个女人，後面三人挑着三担東西。當場被民兵全部拿獲，經過審問，原來這人正是龍山里有名的大土匪頭子陳容和的媳妇，帶着三担金銀首飾、貴重药材，打算逃往邵陽城里去。這伙匪徒也馬上被押送交給了區政府。

當時的土匪活動，非常猖狂，特別是盤踞在龍山裏面已有几十年的地主兼惡霸頭子陳容和的土匪武裝，反動透頂。一天，潭府大江邊村（離村二十多里）有七個農協會員在田里犁田，忽然從山里下來三個全副武裝的人，為首一個高高大大，向他們問道：“你們村里農會組織好了沒有？”這些農民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聽這樣一問，以為他們是工作干部，就說：“組織好了。”那人又問：“你們加入了農會沒有？”農民回答說：“我

們都是农会会员。”有的还拿出红布条条给他们看。那些人突然翻脸，露出无比凶恶的狰狞面目来，当场将七个人通通枪杀在草地上，血流了一块。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以后，这伙匪徒就向龙山逃去。事后了解，这为首的匪徒正是大土匪陈容和的侄子陈金鉴。

当中共邵阳县委和人民政府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怒，坚决要把这股万恶的匪徒歼灭。马上派出了县大队、区干队，四面八方，围剿龙山，追捕凶手。各村刚组织起来的民兵武装，也纷纷出动，配合围剿。

刚刚天黑时分，正在陈家坊工作的修区长，召集民兵紧急动员，修区长两眼闪烁着愤怒的光芒，沉痛而坚决地说：“民兵同志们，今天龙山大土匪陈容和的队伍打死了我们七个农会会员，天下农民是一家，杀了他们，好比是杀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们要为死难的农民兄弟报仇！现在马上出发，去配合县大队围剿龙山，大家有没有决心？”

青年民兵听了，十分愤怒，都说：“有决心，一定要把土匪抓着，为农民兄弟报仇！”

除了留在村里担任保卫工作的民兵外，大家立刻带着干粮出发了。当时，围剿土匪的部队有十几路。他们这一路由车峙塘猛扑龙山，逐山搜索，他们翻山越岭，跨沟过坳，不怕风吹雨打，不顾寒冷饥饿。一个黑夜，翻越了七、八座大山，奔走六、七十里路。复仇的烈火，燃烧着他们的胸膛，一个个精神百倍，勇猛前进。直到天明，区里传来消息，三个凶手已被另一路围剿的部队全部抓获，民兵们才劲冲冲地回村子来。

又有一次，一天上午，修区长带领通讯员小李和两个民

兵，沿河直上，从陈家坊回区政府去开会，四个人边走边谈，不一会，来到了楊亦湾。通訊員小李眼睛尖利，忽然停步，扯了一下修区长的衣角說：

“区长，你看那边河岸上，是一些什么人？”大家朝小李指的方向望去，只見对河桐树桥上面，来了七、八人，有的穿长衫，有的着短褂，背着槍支，不象农民，也不象干部。两个民兵忙說：“这伙人不象正經人，怕不是好家伙。”

“敌人！”修区长根据他多年丰富的斗争經驗，当机立断，将右手一揮，要大家臥倒在地，不讓敌人发现，然后領头匍匐前进，在离匪徒不到二百米的时候，四个人分散隐蔽在路旁荞麦田里。修区长环視周围，示意大家选择有利地形，不要慌张，沉着应战。敌人慢慢走近了，突然听見一片喊声：“站住！繳槍不杀！”

土匪沒有准备，只听喊声大作，不知究竟有多少人，一时惊慌失措，吓得一个个战战兢兢。正在犹豫之时，荞麦田里又繼續高喊：“赶快繳槍！投降自新，才是你們的出路！”几个匪徒一听修区长那一口威严而又嘹亮的北方話，更吓得面色慘白了。

此时，身材魁伟的修区长，一下站了起来，槍口对准敌人，小李也跟着跳了出来。在槍口的威逼下，土匪們不得不老老实实放下武器，随后两个民兵就奋勇地上前取槍。土匪一看他們只有四个人、两枝槍，大出意料，又想轉身夺回武器。小李眼明手快，朝天就是一槍，猛喝道：“誰敢頑抗，就要他的腦袋开花。”土匪吓得再也不敢乱动，两个民兵把槍枝收拾好，他們就把这伙匪徒，押往区政府。

这次战斗，缴获真不小。一下就抓住八个匪徒，缴了长短枪四枝。消息传出，轰动全区，人心振奋，都說土匪原来是这样的脓包，群众的胆量也就大了，周围各村的民兵組織，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这一带的土匪，受到了这次意外的打击，吓破了胆，大大挫敗了他們的凶焰，白天不敢露面，夜晚也东躲西藏。特別使他們着慌的，就是四处都建立了民兵組織，村村都設有匪情报告員，真是撒下了天罗地網，匪徒們寸步难行了。

一九五〇年三月，有一天，陈家坊农会正在开会，討論如何彻底清除匪患，进行减租减息工作，突然一个外村农民，满头大汗，奔进办公室来，对大家嚷道：“有土匪！有土匪！”大家急問土匪在哪里？原来这报信之人，是离村十多里外的車崎塘的，刚才他看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在車崎塘东张西望，各人身上衣內突起一块，显然是手槍等凶器。农会干部和民兵們一听有匪情，决定馬上出动，拿的拿槍，拿的拿鳥銃，沒有槍的，就摸一根梭鎗或一把刀子，生龙活虎地奔向龙山冲里去了。

跑在頂前面的，是青年民兵陈正生。他被恶保长抓去当兵，因为一只眼睛坏了沒有驗上，回来之后，时常被恶保长借机打击、报复。他对旧社会、恶势力恨之入骨，今天解放了，当家作主，加入了民兵，好生欢喜。他一边跑，一边想：地主、恶霸、土匪，都是互相勾結的。象我这样的人，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剥削，那年要不是我一只眼睛有毛病，被国民党抓去了，現在說不定早已死在外头了。今天解放翻身了，这班土匪强盜，还想害我們，硬要通通抓起来。听說今后还要搞反霸，减租减息，分田分

土，越想越起劲，不禁两腿如飞，一下就到了离車峙塘不远的枫树坑，这时后面一个民兵一把扯着他低声說：“正生，注意，前面有人！”

正生警覺地望去，果然发现两个鬼头鬼脑形迹可疑的人。

民兵們臥倒在地，陈正生見了土匪，格外眼紅，不等土匪靠近，忍不住“砰”“砰”就是两槍，那两个土匪受惊，撒腿要跑，这里众民兵惊天动地大喊：“往哪里逃！”接着猛虎擒羊似地扑了上去，这正是：

民兵英雄志气豪，
为民除害胆量高，
奋勇杀敌爭先去，
看你土匪哪里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害怕斗争 大惡霸黑夜潛逃 第十九回

混入农会 陈自祥反攻倒算

話說民兵陈正生，迫不及待，“砰！砰！”就是两槍，子弹从土匪的头上飞过去了，他們乘势猛扑上去，喊道：“繳槍不杀！”两个土匪，一听槍响，又听喊声震天，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来了多少解放军。早吓得魂不附体，說时迟，那时快，陈正生和小

李一跃而上，夺了土匪的枪枝。只吓得两个土匪面色惨白，一齐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求饶。

他們把土匪带回区政府来，周围群众听说又抓住了两个土匪，都非常高兴，纷纷奔走相告：“陈正生也抓住土匪了！”

在清匪斗争的同时，陈家坊村又轰轰烈烈开展了减租反霸运动。村农会在工作干部的领导下，召开了系列的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顿时，满村象开水一样沸腾起来，院子里，田地里，踏水桥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议论纷纷的农民。现在，真个是“太岁头上要动土，老虎嘴边敢拔须”了。

那些地主恶霸们，一看风头不对，都在村子里放肆活动起来，鬼鬼祟祟，尖起耳朵，在村里村外走动，这里站站，那里听听，只想打听点风声，一个个十分惶恐。

那“亏人庵”里恶霸陈作宾，自从共产党征了他的粮，村里建立农会以后，心里总是象开水烫了似的。每到深夜，总是睡不着觉。他披上衣服，歪起光秃秃的脑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起那“民国”十六年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的事，全身便麻辣火烧的。现在共产党又坐了江山，又组织了农民协会，白天老远看見那二篾匠的侄子陈省非，揹着长槍，神气十足地在村子里穿出穿进。“呸，见鬼！今后日子怎么过呀！”今天早晨他还听说，区里准备在潭府开大会，说是为从前土豪劣绅们所害死的农民“祭灵”，心里更是油煎火燎，十分胆怯。他想：事情宜早不宜迟，要赶紧想个万全之计，不然，坏了大事，船到江心补漏迟！

列位，你道那“祭灵”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区委为了发动农民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以便轰轰烈烈进行减租反霸斗争，特

地在潭府(离陈家坊六里的一个小市镇)，召开一次全区的受苦农民代表大会，为解放前受地主恶霸们残杀的死难农民祭灵，特地要各村农会，通知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开会，上台控诉地主恶霸们的罪恶。各村还派了一部分贫雇农代表参加。

陈家坊的农会干部，早就知道陈省非的二叔被地主恶霸谋杀的血案，就通知陈省非去区里参加这次祭灵大会。

省非听了，非常激动，心中想：好！共产党来了，埋了十多年的血海深仇，今朝可有个伸冤报仇的机会了！当晚，回到家里，马上就将这事告诉了公公利清老汉。

利清老汉听了，也非常激动，他争着要亲自去参加这次祭灵大会。这个在旧社会里饱经风霜忧患和地主恶霸欺凌的老人，对那些吃人的魔王，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他怎能不亲自去参加控诉、祭灵呢？

当下，利清公孙俩都争着要去开会，省非要去，利清老汉也一定要去。最后，省非还是听公公的话，在家里担任民兵治安工作，由利清老汉去参加祭灵大会。

这夜，八十多岁的利清老汉，激动得一夜未睡，第二天清晨，赶忙扒了两口饭，扶着拐棍，精神抖擞地往潭府走去。只見那潭府祠堂外，人山人海，拥挤站满一坪，凡是被地主恶霸害死的人，都写了一块灵牌，摆在那里，由修区长主祭。

且說利清老汉，挤到台前，抬头仔细一看，儿子二篾匠陈柏生的灵牌，也摆在那里，那眼泪不禁象泉水一般地涌了出来。老汉一阵辛酸，一阵愤怒，冲上台去，将二篾匠生前被大恶霸地主陈作宾和土匪头子譚謨典杀害、含冤负屈的事，尽肚子

倒了出来。台上台下，全場的人听了，都痛哭起来。

陈利清老汉从区里参加祭灵回来后，心中十分痛快，埋藏了十几年的冤屈苦水，尽情地吐出来了；又听说马上要开展反霸斗争，心中更是高兴。这天，他又跑到农会里，三番五次地问，什么时候开始斗争恶霸陈作宾。

就在这天晚上，陈作宾这头狡猾的恶狼逃走了。

第二天清早，陈省非正吃罢早饭，准备出门，只见踏水桥上，有一个人飞跑而来，他边跑边嚷道：

“省非，快去，陈作宾昨夜逃跑了！”

省非一听陈作宾逃了，万分愤怒，立即揹着枪，箭直往“亏人庵”跑去。原来这罪大恶极的陈作宾，听狗腿子讲，那天利清老汉到潭府祭灵，在会上咬牙切齿，说要和他拼命。利清老汉回来后，在农会上跑得热火，心知大事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天深更半夜，他把家里人喊来商量一番，便收拾些金银财宝，连夜潜逃了。

陈省非领着民兵，走进了“亏人庵”，只见陈作宾的老婆满脸狡猾的笑容，迎了上来，殷勤地说：“进屋来坐吧！”

“陈作宾哪里去了？”陈省非愤怒地问。

“他，他没在家啊！啊！你们要找他，他回来了，我便叫他来。”她慌忙回答。

“哼！我看他往哪里逃！”陈省非和众民兵在他家搜寻了一遍，没有找着。省非恼怒地走出来，恨恨地想：“这恶狼跑掉了，那笔血债哪日才能讨还！”

陈作宾逃跑了，引起了农会干部们的极大愤怒，将他们一家人都赶到村内老院子去住，“亏人庵”那栋花院子，就成了农

会的办公室。

“三把叉”之中另一把叉桂四痞子，更是一只极端狡猾的狐狸。从解放第一天起，他就完全换上了另一副伪善的嘴脸，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狰狞面目了。他见了村里农民，总是露一脸假笑，点头哈腰，见了干部，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泡茶敬烟，忙个不停。他解放前曾学过几天“郎中”，可是从来不看病，现在居然非常“积极”，主动到院子里，给这个农民、那个妇女看起病来，开点什么甘草、薄荷之类的普通药方，就算是“治病”。

现在，他还脱掉了狐皮袍子，换上一身旧长布褂子，故意来到踏水桥头的麦子田里，把长袍撩上去半截，用一块白罗布手巾扎在腰上，露出一双白纸一样的脚杆子，捋着衣袖，弯着腰，把屁股翘得高高地，东一堆，西一块地撒牛粪。只见他撒了一阵，又直起腰来，叹一口气，又用手背捶捶腰。人们还奇怪地发现，他一向留着的长指甲，也舍得剪去了。

这个狐狸有时还找到农会上去，阿谀地说：“你们有什么要动笔墨的事，尽管找我就是。”对着农会里的干部，他也会看人说话：“唉，你是农民出身的，真了不起！”或者说：“你工作辛苦了！给农民做事情，我们非常感谢。”农会的干部不高兴听他的吹捧，给他一点颜色，他也不恼，脸上还是装着假笑。一句话，陈桂辛不同了，表面上，他象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做个“开明士绅”。

陈桂辛还千方百计，想冒充农民，混入农会。

桂四痞子隔壁，住着他的房客陈恩生。这人年纪虽只二十二、三岁，单瘦的个子，却长着一张水里能说出油的嘴巴，他家

里沒有田土，除了开伙鋪外，还卖酒、卖糖、杀猪、打豆腐，生意也算兴隆。陈恩生从小仗着父亲这本“生意經”过活，养成了一副油嘴滑舌的习性，是桂四痞子跟前的狗腿子。

一解放，陈恩生凭着他的油嘴，打着一张“沒田沒土苦农民”的招牌，成天跟着农会主席、村长轉，喊人开会呀，走脚报信呀，装得非常积极。不久，他不但混入了农会，还骗取了工作干部的信任，担任了陈家坊农民协会陈家坊分会会长的要职（当时陈家坊农会包括五个小村，每个村成立一个分会）。从这时起，桂四痞子对他更是另眼相待，把他当作自己的主要依靠。

一天晚上，农会上灯火輝煌，农友們点着火把，从四方八面走来参加訴苦大会。曾經受尽桂四痞子残害的貧农石玉林，正在沉痛地控訴：

“如今共产党来了，我們穷苦农民也能講兩句話了，陈家坊周围团轉的人，哪个不晓得我石玉林？請問大家：我打过搶嗎？我当过土匪嗎？”

“沒有呀！”很多人齐声应道。

“大家都曉得的，‘民国’三十二年，我吃了陈桂辛好大的亏呀，桂四痞子鋪里丢了东西，硬栽了我一頂土匪帽子，把我一家，害得好苦啊，……”石玉林揩着滾滾的泪珠。“要我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啦！……”他想起自己的堂客和儿子活活被压死，父亲活活被逼死的情景，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訴起来。这正是：“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吃了地主苦，永世不忘記！

会場內許多人，也悄悄地抹着泪水，議論紛紛：“这完全是

实在的，陈桂辛官高势大，大屁股坐死人啦！”“有人还說他是‘开明士紳’，真是一只吃人的狐狸精呀！”

第一夜的訴苦会順利地进行着，吐出了苦水，大家心情痛快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晚上，石玉林家中有事，沒有去农会参加訴苦会。

第三天早上，石玉林正在田里搞生产，有人悄悄地对他說：“你前晚的苦訴出禍来了呀！”

“出了什么禍？”石玉林一时惊慌起来。

“哎呀！你还蒙在鼓里咧，昨天夜里有人訴你的苦呢！”

“訴我的苦？”

原来就在当天晚上，分会长陈恩生赶忙走到桂四痞子家里，一五一十地把石玉林訴苦的事向他汇了报。接着两人又咬耳密談了一陣。

事也凑巧，第二夜正碰上工作队干部往区里开会去了，石玉林一家人这晚因有事也未到会。陈桂辛派了他儿子陈自祥，贼一样地跟在陈恩生的屁股后面，溜到农会上。

正当大家訴苦訴得痛哭流涕的时候，这个恶霸的狗腿子陈恩生站起来，打断別人的話，用眼光扫了一下全場，避开那些鋒利的目光，油嘴滑舌地說：“主席、村長，各位同志，我介紹一个人入农会。大家晓得，陈自祥硬是个受苦人，区里都知道他父亲是个开明士紳，自祥本人吃了地主‘麻粒婆’好大的亏呀！他每年作別人的佃田，受压迫、受剝削，‘民国’三十二年，土匪把他家里的东西搶个一干二淨，我們村里有誰吃了他这大的亏呀？”

“自祥入农会，我們还要划算划算才能决定，他爹是个大

士紳！”貧農潘仲卿立即站起來表示反對。

“還要划算划算什麼？他完全可以入嘛，前几天，我們農會斗争地主‘麻粒婆’（注：村中另一地主婆，桂四痞子父子，假充积极，参加斗争），沒得桂四先生父子俩上台斗，那就根本无法斗垮。这样立場堅定的人还不入，要什么人才能入？！難道我这分會會長比你看問題還差勁嗎？”

“對！這樣的人完全可以入！”混入農會的“火箱”“疤粒猴子”和“靈把式”等一小部分狗腿子，也隨聲附和。

就这样，陳自祥從陳恩生的背後站了起來，用手背擦着眼睛，干嚎兩聲，假惺惺地哭訴道：“唉！我在過去吃了好大的苦呀！那年我家被土匪安求庭、石玉林搶个一干二淨，這些都是大家曉得的。……這樣的冤今天還不伸，這樣的仇今天還不報，還等何時呢？”

不等他訴完，會場上頓時轟動起來了：“主席！什麼叫做農會，什麼人可以入農會？”“偽區長、偽鄉長、族長的崽也來入農會；村長，要是這樣，那我們就回去了！”

村主席陳金生馬上叫大家安靜下來，严厉地吩咐陳自祥立即回去，并要他明天晚上再也莫來了。

且說石玉林知道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後，氣得咬牙切齒，整天無心作事，心想：在國民黨時期，我都敢和桂四痞子斗，難道今天便怕場合了嗎？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他便往農會上跑來。

石玉林一進會場，看了看陳恩生，就氣沖沖地說：“聽說昨夜桂四痞子的崽訴我的苦，我石玉林一向是作田的，難道還是地主惡霸不成！”

沒等石玉林說完，躲在陳恩生背後的陳自祥突然钻出來

搶白道：“我家掉的东西难道还是假的，你和安求庭不是土匪，我家的东西为什么都从你屋里搜了出来呢？”

石玉林一見仇人，分外眼紅，氣得握緊拳頭，扒開众人，直向陳自祥身邊冲去，大聲罵道：“你這個惡霸崽子，周圍團轉几十里哪個不曉得，你屋裡爹爹，在國民黨手里害我，我今天硬要……”

陳自祥見石玉林冲上來，他不僅不示弱，反而更為囂張，大吵大鬧地罵：“你這個土匪！過去打劫，今天又敢打人嗎？”

石玉林一聽，氣得怒發冲冠，逼近兩步，指着陳自祥的鼻子說：“嘿！陳自祥，你瘋狗咬人可不行，現在是共產黨來了，哪個不曉得你屋裡爹爹在國民黨手里稱王稱霸，筆杆子打死人！”石玉林的聲音越說越高，那桂四痞子的“少爺”也毫不示弱，凭着一張油嘴，講一套歪道理。

“是开会，還是要你來吵架的？”陳恩生大聲呵斥石玉林。

“不要鬧，不要鬧！”農會主席陳金生聽說這邊出了事，立即趕來。只見那邊陳自祥還在架起高腔罵：“我屋裡掉了東西，莫是假的？有賊有証，你不是土匪是什么？”

“石玉林！你不要再鬧了，桂四爺家裡被土匪搶了，陳家坊哪個不曉得，這是事實嘛！”陳恩生說。

“是呀！硬是事實！”“疤粒猴子”、“靈把式”隨聲附和。

石玉林一聽陳恩生、“疤粒猴子”等公開帮起桂四痞子的腔，头发尖尖上都是火，氣沖沖地說：“好啦！你幫惡霸的忙來搞我的路子，這叫什麼農會呀，我回去！”他一邊罵一邊冲出會場。

“今夜的會開個屁！走！”

会場上哄然鬧了起来，貧苦農民憤憤不平，點的點火把，喊的喊人，一下去了一半。

這正是：

地主、狗腿真猖狂，
混入农会太嚣張！
貧苦農民起公憤，
紛紛怒罵出會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清除壞蛋 齊心合力辦農會
 站穩立場 群情激憤斗“寨王”

話說石玉林冲出了村農會，只听得會場上哄然鬧開了，一下走了不少的人，訴苦會無法繼續開下去，農會主席陳金生宣布散會，留下主要骨干進行研究。

陳省非早已被這場爭吵氣得咬牙頓足，這時，他第一個站起來質問陳恩生：“恩生，你為什麼介紹陳自祥來入會？他是什么人？什么叫做農會？什么人可以加入農會？”

“他種別人的佃田，受‘麻粒婆’的壓迫和剝削，怎麼不可以入農會？”陳恩生站起來反駁。

“他是什么農民？惡霸的崽，專門剝削人，昨天晚上講了不

准陈自祥再来，你为什么今天又带他来？”主席陈金生用锋利的目光射着他。

“这……他自己跟着来的。”

“这分明是你带来的，为什么他老是站在你的背后。你为什么要帮陈自祥的忙，地主恶霸子弟公然到农会上‘诉’起农民的‘苦’来，这不是造反了？我看你的立场根本不稳。”潘仲卿指着陈恩生的鼻子，劈面无情地进行批评。

“不經大家同意，你一手遮天，把陈自祥接收为会员，这样下去还得了？”火炮性子的陈正生跳起来说。

陈恩生支支吾吾，还想狡辩，但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直批评得他满脸麻辣火烧，气忿忿地走了。

过了几天，到区里开会的工作队干部，从区里带回石玉林、石楚林等农民联名盖章，控告陈恩生包庇坏人，混入农会，陷害贫苦农民的状子，立即召开了骨干会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陈恩生确实不是贫苦农民，是混入农民协会的狗腿子。他一贯与桂四痞子勾勾搭搭，自从当上分会长，虽然还只有十几天，就在农会上多吃多占贪污猪油十多斤，其他腊肉、粉条、大米吃掉不少。最后，通过大会，撤了他分会长的职务，取消了农会会员的资格，另选了真正是贫苦农民出身的潘仲卿和陈绍云分别担任了正、副会长。与此同时，还将混入农会的地主狗腿子“艳粒猴子”、“二麻子”、“灵把式”都清洗出了农会，纯洁了阶级队伍。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了。

群众一发动起来，势不可挡，农会的办公室里，算盘子敲得啪啪地响，群众把地主叫了出来，清算了应减退的租息，地主们一个个都是百般狡赖，死拖硬抗。

惡霸地主“一代人”陳玉屏，在退租谷時，就極不老實。農會向他進行清算的結果，他應退租兩百石谷子，但他死皮賴臉，只交出二十石來。

他裝出一副哭喪的臉，來到農會，哀求說：“諸位農友們，我是實在交不出了，你們要是同意，我就賣田賣屋吧！”

農會分會長潘仲卿，是個鐵面無私的人，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很深，警惕性很高，就當場揭穿他的陰謀：“你放老實些，少要花樣，想賣田賣屋？哼！政府不准許的。”

陳玉屏又死皮賴臉地說：“不准賣田賣屋，那我又怎麼辦呀？”

“賣東西抵帳吧！”

就这样，農會干部們，理直氣壯，來到陳玉屏家，陳玉屏拿出一些舊衣服、破被子、木器家具、鷄、鴨，亂七八糟地都交了出來頂數，農會干部作價時，他還爭價，說：“唉呀，這些東西，過去我是費了好多錢的呀！現在不過是沒有法了，卡起這時啊！”

“花邊寨王”陳作賓逃走後，家里財產疏散一空，群眾更為氣憤，凡是以前受過“亏人庵”的苦的，都說他是吃人的魔王，不能讓他跑掉，控訴書雪片一樣地飛進農會，都要求把這頭惡狼抓回來法辦。

有一天，大村村長陳吉生去上廁所，這廁所設在“亏人庵”住房側邊，進廁所必須經過一間小房，裡面黑沉沉、陰森森的。陳吉生忽然發現廁所板子上落了些土磚灰，他很奇怪，這廁所很偏僻，只有進門，沒有出路，除了屙尿拉屎外，哪個到這裡來做什麼？詳細一瞧，磚灰還是新掉的。“啊呀！莫是她主要什

么花样？”陈吉生自言自语地说着，马上喊民兵来查看。

民兵队长陈省非应声赶来。他是木匠，心里又机灵，忙拿起标尺一量，奇怪，这间小房子和厕所是逢中砌断的，怎么外面那截比里面宽出三、四尺呢？省非做木匠时，曾听说过地主常在墙壁中作有暗仓，收藏贵重财产。这么一联想，他高兴得大叫道：“村长，快来看，里面窄三尺多，莫不是有暗仓？”几个人走过来仔细查看，又发现墙壁中有三个土砖松了。陈吉生拿了一条高凳，爬上去，将那三个土砖取下来，果然发现了双墙，中间是空的，再用手电筒一照，村长在上头高兴地叫起来：“嗨！里面好多东西呀！皮箱，一口、二口、三口，啊呀！好多被子。”

省非一听，跳着双脚，对着屋里大声地喊：“快来搬呀！发现地主的暗仓了。”一下跑来十多个人，搬的搬，挑的挑，足足挑了十多担。

陈作宾的暗仓被破获了，顿时议论纷纷。陈省非查了一下暗仓内搬出的东西，尽是些衣料之类，没有金银钱财，他气得咬牙，恨恨地说：“这陈作宾真是老奸巨滑，又施了法，可能是昨晚开了暗仓，把金银首饰、枪支等都偷出去了。”

“这地方的土砖灰还是新的，看来，就是昨晚出的鬼！”

“这样看来，有人胆敢半夜三更来农会取东西，是不简单的，我想，那陈作宾一定回来了。”陈吉生很有把握地说，一边吩咐省非：“你快带几个民兵去查看一下，是他回了就把他抓来。”

听说要抓陈作宾，省非顿时精神百倍，紧握着枪，带领三个民兵，笔直往陈作宾的老院子走去。

省非带着三个民兵，各持武器，刚下了农会门外的小山坡，只見前面来了一个人，身穿长袍，单单瘦瘦的高个子，歪着脑

亮，灰溜溜的向农会方向走来。省非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走上前来大喊一声：“陈作宾，你往哪里走？”那恶霸见是省非，吓得浑身打摆子似的，低着头说：“我……回……来……了，是到农会上来认罪的。”

“哼！如今全国都解放了，到处办农会，你往牛屁眼里逃。”说着，众民兵抓着他便往农会上走。

原来，这个恶霸地主陈作宾，曾企图溜到省城长沙躲藏起来，逃避斗争，但是，长沙城里为了配合各地的减租反霸运动，也查得很严，陈作宾藏身不住。这时，农会上又命令他儿子到长沙去找他回来。他听儿子说，农会对桂四痞子也还没有怎样，又看到长沙城里难得躲下去，只得又回到陈家坊来。

但是，这只恶狼并不甘心死亡，黑夜归屋，见没有人发觉，就想到现在农会占用了他家的新屋，将来日久天长，暗仓难免不被人发觉，便在半夜里带着儿子，鬼鬼祟祟，溜到了“亏人庵”牆脚下，架起楼梯，爬进院里，打开暗仓，偷走了一些金银首饰和枪支。

那陈作宾被押进农会，关在仓里，还不死心，趁村长陈吉生查监时，又拉拢、又威胁地对他讲：“村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去，你作过我的田，如今好歹还要请你提我一把，吉生，只要你救出我这条命来，你一家的生活由我包，这一辈子包你有吃有穿。”陈作宾象条癞皮狗，摇头摆尾地挨近陈吉生。

陈吉生听了陈作宾这一派胡言乱语，气得满肚子是火，冷笑一声说：“好！我来提你一把！”说罢，伸出一双粗壮结实、长满了厚厚茧子的手，对准这吃人的恶狼脸上“啪！啪！”一边一

下，賞了他两个狠狠的耳光。

再說陳作賓被關後，他的老婆和兒子，千方百計，四處活動，妄想拉攏苦主，收買群眾，救出陳作賓這條狗命。

一天傍晚，太陽剛落土，民兵隊長陳省非的親房公公陳云新和陳玉卿，特地把陳省非請到他們院子里來，客客氣氣，又讓坐，又倒茶。省非剛坐定，陳云新便小聲地說：“今天，我們特意請你來，有几句話和你商量。如果我說得不对，還要望你包涵。我講：人作事也不要作得太絕了。常言道，萬事留根線，日後好相見。”陳省非聽着，心中明白，他們是來為那條惡狼講情的。果然陳云新又說：“當年作賓太作狠了，為你二叔那事，如今還十分後悔呢！小人以怨報德，君子以德報怨，人要向後看啦！惡事惡報，善事善報，我長到七十多歲了，這世從來不作惡事，……”

“啊呀！云新公公，到底什么事？”省非一聽他那轉彎抹角的話，心里早不耐煩起來。

陳云新還是講了一通因果報應的話，才言歸正傳地說：“省非，你二叔和作賓早年那場誤會，有人要我們來管個閑事，如今嘛，人死不能復生，你也就替別人留條路吧！只要你不講出去，作賓老爹自然也不会讓你吃虧，該賠的還是要賠，公‘了’不如私‘了’，就把這事搞清楚算了。”

“怎么个‘了’法？”省非一聽，本要冒火了，但他暫時忍住。

陳玉卿老头聽他提到“了”字，就笑眯眯地說：“那容易！作賓家幾次派人來說好話，還傳下話來，只要你肯幫這回忙，莫告他，莫斗他，三亩水田，大块小丘隨你要；三十石谷，糯的粘的聽你量，三十塊銀花邊，大頭小頭聽你挑。”

听完了陈玉卿的話，省非那圓眼里頓时冒出了怒火，他說：“你两位老人家是晓得的，我二叔死得好慘！我家和陈作宾、譚謨典有不共戴天之仇。解放前，譚謨典死了，只剩下陈作宾这只恶狼，那时是他們的天下，我家这血海深仇隐忍了十三年。如今好容易解放了，我家的仇可以报了，却要我閉口莫說話，哼，那是万万不能的！”說着，省非的眼圈紅了，两位老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云新公、玉卿公，你們过去也受过苦来的，也要为受苦农民說句公道話呀！以前哪有我們說話的地方，这么大一桩血案，你們怎么就不看看过去！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那作宾畜牲哪里会把你們放在眼里啊！你講，你說呀！难道三十块錢就能买得一条命嗎？”省非說着說着，眼泪一綫綫地流着，說得两位叔公公，哑口无言。

“想过去，我二叔活活被打死，开祠堂，告族上，族长們都是財佬倌，四席酒討來一頓罵，我恨，恨只恨他們地主是一党的。如今，共产党来了，才为受苦农民撑腰，想不到族上还有些穷苦人，倒帮起地主来了。”

省非越說越激昂，只說得云新、玉卿兩人滿臉通紅，后悔不該受了地主的拉攏，來管这个“閑事”。

“省非！省非！快到农会去开会呀！”外面有人在尖声地喊着。省非气冲冲走出这院子，跑步往农会去了。

省非跨进农会門口，只見屋里坐了二十多个人。他公公利清老汉也坐在一旁，单等他一个人了。这晚开的正是斗争陈作宾的预备会，研究怎么訴苦、斗争，彻底斗垮这个恶霸地主。省非就把刚才陈作宾家中派人来收买拉攏他的詭計講了出来，

众人一听，更是火上加油，齐声說道：“陈作宾死不老实，大家一定要狠狠斗垮他。”一切安排妥当，各自回家准备。真象临阵杀敌一样，人人摩拳擦掌。

斗争大会設在陈家祠堂，斗争台搭得高高的，台子的中央挂着两面鮮艳的紅旗，紅旗下挂着毛主席的像。“陈家坊村減租反霸斗争大会”大字横联挂在台子前面正中央，台下两边柱子上，貼着巨幅紅色对联：“團結起来打倒恶霸地主，組織农会实行減租減息。”祠堂周围牆头上貼滿了五色标語：“有苦訴苦，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天，太阳好象晓得农民的心情一般，很早就爬上了山头，露出笑脸，赶走了滿地雾气，射出灿烂的光芒。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早饭后，赶来参加大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象潮水般地涌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压压地差点把祠堂也挤破了。阳春三月，还有几分寒意，农民們衣着单薄破烂，但心里却是热呼呼的，黃瘦的脸上，流露着无比的喜悦和兴奋。

到得最早的要算青年民兵們。陈省非先天夜晚参加預備会，回到家里，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天沒亮，一翻身爬起来，就集合全体民兵，检查好武器，飯也顾不上吃，就拿着梭镖、大刀，掮着步槍、鳥槍，雄赳赳，气昂昂，走进会場，站崗放哨，維持秩序，忙个不停。

再說那陈利清老汉，昨晚开了預備会回去，一路上和孙子省非商量第二天的斗争，吩咐省非早点把民兵邀齐，防止地主破坏。天刚毛毛亮，他就爬起来，穿好衣服，戴上棉帽，吃过早饭，再也坐不安稳了。他邀起几个住在踏水桥头的老头，手扶拐

杖，一步一拐地走到祠堂里，坐在斗争台的最前一排。帮陈作宾修过“亏人庵”的老砌匠湯益成，也挤着和利清老汉坐在一块。

这时，人越来越多，楊亦湾、观山等村的农民，都跑来参加大会了。足足到了一千多人，工作干部领着大家唱起了“谁养活谁”这支激动人心的歌：

誰养活誰呀，
大家來看一看，
沒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銷，
耕种鋤割，
全是我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

歌声由小到大，把整个祠堂都抬起来了。唱着，唱着，有的人喉嚨哽咽了，有的人眼眶红了，有的妇女还不断地抹眼泪。

这正是：

万人痛恨陈作宾，
吃人喝血害人精，
今天有党来领导，
冤仇血債要还清！

欲知大会如何斗争“花边寨王”陈作宾，请听下回分解。

惡貫滿盈 陳作賓遭到鎮壓

第二十一回

詭計多端 狡地主假意退田

話說斗争大会就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气氛下开始了。修区长、农民协会主席、村长和农会干部們都威武地坐在台上。修区长到台子中央一站，望了望台下的人群，高声地說：

“乡亲們，我們陳家坊的农民，正象刚才大家唱的‘誰养活誰’那样，世世代代做牛做馬，受尽苦难。但是，那些地主恶霸呢，不耕田，不种地，吃的是大魚大肉，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高楼大厦。”說到这里，他用手往台角一指，大家的眼睛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見“亏人庵”的恶霸地主陳作賓綁着双手，低头不語，木偶似的站在那里。修区长繼續說：“象你們陳家坊大恶霸地主陳作賓，他不光剝削穷人，还在地方上作恶多端，害死了多少农民兄弟，欠下了我們多少血債；乡亲們，如今，全國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領導农民鬧翻身，組織了农民协会，我們要打倒恶霸地主，实行減租減息，将来还要搞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現在斗争大会开始了，大家有苦的訴苦，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

修区長的話刚刚落音，陳利清老汉顿时血往上涌，猛的站起，雄赳赳地走上了斗争台。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利清老汉一見陳作賓，恨不得跑上去，一口把他吞了。老头子回想起过去

的苦难。啊，十三年了，那时哪刻他沒記在心上？他常对家里人說：“我不报陈作宾这血海深仇，死也不閉眼！”今天，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仇人。想不到也有今天！悲憤和高兴混和在一起，老头子激动得講不出話来，站了好一会，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訴起来：

“我罵你这个沒良心的土匪、强盜，陈作宾呀！你好狠的心呀！……”老头子双手顫抖着，恨不得要挖出这恶霸的心来看看，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

“陈作宾你这
土匪！过去我沒有
講話的地方，今天
我要問你，我崽柏
生与你有何冤仇，
你勾結土匪，打搶
吊羊，反而誣良為
盜，把我儿子柏生
抓去，把他打得血
淋淋的，你还不甘
心，为了杀人灭口，
硬将他打死在油菜
田里……”談到二
篾匠慘死的情景，
利清老汉的眼泪簌
簌地直往下掉，早
已泣不成声了。省非站在旁边，一边流泪，一边大罵着：“陈



作宾，你这个黑心的土匪、强盗，你也有今天！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剥你的皮，你把我一家害得好苦啊！没有毛主席、共产党，这十几年的冤仇哪有申诉的地方！”

台下的穷苦农民们，想起自己的苦楚，也都跟着哭开了。全場“打！打！打！”的喊声，象春雷般地响着。

成千双愤怒的眼光射向陈作宾，成千只鋼鐵的拳头指向陈作宾，成千个雄壮的声音高呼着：“打倒陈作宾！”在铁証如山的事实面前，过去对农民凶神恶煞般的陈作宾，現在一下子矮了半截，低下了狗头，从半开半閉的眼睛里，不时还射出几絲凶光，可是，这再也吓不倒任何人了。

接着，許多受过陈作宾残害的苦主，爭先恐后地走上台来，一个个以愤怒的心情，控訴着陈作宾的滔天大罪。

人群中激起一片阶级的怒火，喊声惊天动地。

“打倒恶霸地主陈作宾！”

“血債要用血来还，要他偿命！”

“严办陈作宾，槍毙陈作宾！”

“对，應該严办！”修区长最后站起来講話。他用非常宏亮的声音宣布：“恶霸地主陈作宾，罪大恶极，区人民政府按照群众的意見，已呈請上級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槍决！”

人民群众“嘩”地一声沸腾起来了，高呼：

“打倒恶霸地主！”

“实行減租減息！”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天下农民是一家，組織起来把身翻！”

人們振臂高呼，激动地喊着口号。会場两旁的人打起鑼，

敲起鼓，鑼鼓声、口号声混成一片，象春雷，象暴雨，惊动了沉静的龙山，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大地。

就在这同时，“穷人庵”对面的山坡上，响起了几响枪声。它，预示着陈家坊封建势力的崩溃开始了，那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架在陈家坊人民头上的三把毒叉之一的陈作宾，他四肢伏地，背心朝天，象一头死猪似地，倒在那里。

陈利清老汉，欢喜若狂，向修区长、农会干部和全体农民，连连作揖，高兴万分地说：“黑了几千年的天，今天开了眼了；毛主席呀！没有您老人家，我们穷人哪有今天啦！”

陈省非手持长枪，精神百倍，一跃上台，扶着公公，面对大家说：“十三年前，陈作宾也在这里拷打我二叔，暗害了他的性命；今天我们却在这祠堂里斗争恶霸地主陈作宾，依法枪毙了他。现在，这个祠堂是我们穷人斗争地主恶霸的地方了。”

人们欢腾起来了，从村里冲赶来参加斗争的贫农陈明生，高声地对陈省非说：“省非呀！你报了仇，我也伸了冤，天杀的‘花边寨王’，枪毙还便宜了他。”陈明生看看省非手中的长枪，摸摸自己肩上的鸟枪，接着又说：“省非呀！现在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

这正是：

太阳一出满天红，
中国出了毛泽东，
地主恶霸齐完蛋，
农民要作主人翁！

且说那土坡上枪响的同时，“穷人庵”的地主婆却大喊大

哭。他們哭的是陳作賓，恨的是共產黨、人民政府和廣大農民群眾。陳作賓的侄兒陳擇楚，跳起來惡狠狠地說：“哭什麼？哪怕我全家殺絕，只要留到我一個人在，也要報仇。”此人年方二十四、五，生得凶惡，瞪着一双賊眼睛，是陳家坊的一名惡棍，他妄想變天報仇。自知人民的江山，是鐵打的，誰也休想動它一根毫毛。

陳作賓伏法後，農民們個個心花怒放，精神百倍。陳家坊的第一把毒叉，被農民打倒了。共產黨、人民政府、農民協會，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崇高的威信，提起農民協會幾個字，貧苦農民講在口里，甜在心裏，地主豪紳們却吓得膽戰心驚，心裏發恨。

一天黑早，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三步並做兩步地跑到農會門口，碰到村長陳吉生，便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又死了一條惡狗。”

“好，死得好啊！死了條惡狗，你急什麼！”

“唉！村長，你聽我講完吧，那天殺的‘巨巴胡子’自杀了！”來人還在急促地講。

“啊！‘巨巴胡子’畏罪自杀了，這是一條大魚，死了也要清算。”村長憤怒地說。

“就是啦！我的氣還沒有出哩。他二哥‘老豹子’陳會卿，陳家坊的一把叉，解放前就病死了，如今陳巨卿又自杀了，沒有挨鬥爭，真便宜了他們。”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桐林被霸占，几乎被陳會卿逼死的貧農陳克盛，他是第一批參加農民協會的會員。因為他住在陳巨卿院子朝門邊，農會上特別交給他監視“巨巴胡子”的

任务。今早发现“巨巴胡子”自杀，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责任没尽到，让恶霸地主陈巨卿逃脱了人民的斗争和法办；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冤屈，还没有上台申诉，同仇人面对面地斗争，因而感到愤怒，急步跑来报告农会。

原来“巨巴胡子”，因为自己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又勒死过前妻张氏，血债累累，眼看恶霸陈作宾伏法，十分害怕。这天夜晚，乘更深夜静之时，他就偷偷畏罪自杀了。

自从与恶霸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枪毙陈作宾以后，敌人的活动更加阴险隐蔽。一天下午，地主陈暮萱叫人将老佃户陈友生请去。陈友生进屋，陈暮萱便让坐、倒茶、装烟，一套假情假义。闲谈几句，陈暮萱便转入正题：“老头子，我们是老宾主了，过去有对你不起的地方，如今要请你海涵，官‘了’不如私‘了’啊！”

这陈友生，外号“老子古”。默了默神，连忙问道：“唉！我们要‘了’什么？”

“如今要实行减租退押了……我想了一下，如果减到农会去大家分了，你能得到几粒谷？不如作个顺水人情，退给你算了！”陈暮萱说得甜蜜蜜地，一见“老子古”默默无言，晓得他心动了，忙说：“不过，现在我也困难，一无谷，二无钱，只有几丘泥巴它它，便宜卖，把壠中那丘一亩六分田给你算了。”地主真狡猾，本来照算要退几十石谷，倒想来个金蝉脱壳之计，把它推个一干二净。

这“老子古”为人老实，个性古板，受了一世的苦，连一粒打岩鹰的土都没有。解放后，会议也很少参加，根本不知道将来还要分田分土。被地主三哄两哄，就哄动了。

寫契約那天，陳暮萱把他的老軍師桂四痞子請來，同謀合計，寫了一張假文书交給“老子古”。“老子古”是个光眼瞎子，捧着文书回家，給認得字的人看，才知道上了當。原来文书上白紙黑字写着：“……今因要錢退租，只得將……”明理人一看，便直言道破：“这哪里像卖田的契紙！他明明写着是无錢退租才发卖的，是想有朝一日变了天，他就可以反口不認。”这么一說，“老子古”跳起脚来大罵道：“地主真是狗心腸，桂四痞子笔杆子又要花招了，我上了当，嘿！去報告农会去！”

农会知道了这件事，馬上清算地主陳暮萱，并且揭发地主們的鬼花样，教育大家，擦亮眼睛，莫上敌人的当。

在反霸的同时，減租減息运动迅速深入开展。农民向地主实行彻底減租減息和退押的斗争。农民协会警告地主們，要老老实实，不許亂說亂動，不許造謠破坏。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按照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法清算地主的剝削賬，从地主的仓库里，夺回了自己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一部分粮食。根据各戶的困难情况，将減租減息得来的胜利果实，合理分配到戶，第一批每人分到三十斤至一百五十斤，不等。农民得到胜利果实，胜利地度过了一九五〇年的春夏荒，大大鼓舞了生产积极性。这年获得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好年成。

就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那天，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法，这个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民便欢欣鼓舞。

这年十二月八日，党和政府派了土改工作队，来到了陈家坊。顿时，轟动了全村，人們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人来了！”“土改工作队来了！”消息很快地传遍全村。貧苦农民，一个个喜笑顏开，都在議論：“真的要进行土改了，这回要彻底翻身了。”

“共产党来了，剿灭了土匪，就减租反霸，反了恶霸又进行土改，真是人民的救星呵！”那班解放前沒有一寸田一寸土的农民，更是高兴得很：

这正是：

穷人翻身树红旗，
农会协会显威力，
减租反霸刚得胜，
土改风暴又掀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訪貧問苦 土改隊深入扎根
吐出苦水 陳紹基提高覺悟

話說土改工作队来到陈家坊，顿时轰动了全村，贫苦农民兴高采烈。那班地主恶霸们，却十分恐慌，派出狗腿子，到处打探消息，还进行煽动、破坏。村中流传出各种各样的謠言来了：“共产党来了，先甜后苦。”“穷人沒有八字，分到富人的田也不能消受，不会久长的。”有些自己有几丘田的富裕农民，不知土改到底怎么改，心里也很不安。

土改工作队一进村，根据这个情况，就召开了各种会议，大力宣传土改法，大讲国际国内形势，揭发謠言，开展政治攻

勢。

当时，減租反霸运动已胜利結束，为了适应土改后新形势的需要，原来的大村农会已經撤消，扩大成立了乡农会，陈家坊以及附近四个村，都分別重新以村为单位組織农会，原来的大村农会主席老长工陈金生，和大村村長陈吉生，都回到他們本村楊亦湾村，参加土改去了。陈家坊村，~~仍由~~原来的分会长貧农潘仲卿担任农会主席，陈紹云担任村長，陳省非担任民兵队长。他們听说要搞土改，完全消灭封建制度，分田分地，彻底翻身，真喜得眉飞色舞，劲头十足，积极协助土改工作队同志开展工作。潘仲卿、陈紹云分头帮着土改队的同志去发动群众，訴苦串連。陳省非領着民兵，更加警惕地站崗放哨，監視敌人的破坏活动。

进行土地改革，比減租反霸，斗争更加复杂。因为土地改革，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封建制度，挖掉地主阶级的剝削根子，讓农民分到田地，必然会遭到反动阶级更疯狂的反抗。这样，不組織起一支强大有力的阶级队伍，讓农民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

因此，工作队决定繼續深入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发动群众。

工作队长陈雁青，从潘仲卿、陈紹云口里，打听到村外望岳山那荒凉的山峰上，还住了一戶全村最苦的貧农陈紹基，此人虽然参加了农会，却因家中生活困难，离村太远，很少来村参加开会，又因过去受苦太深，受的打击太多，顾虑重重，不敢吐出苦水。陈雁青同志决定爬上山去看个实在。

头一次，老陈緩緩地爬上望岳峰来。虽然是严冬，但由于

山高路陡，却走出一身汗来。来到破茅屋前，那屋又矮又小，进屋得低头而入。进去后，只見屋內果然住了三个人：一个汉子，大約就是陈紹基，听说他还只有三十多岁，看来倒象四十开外的人了，脸色黑里带黄，眼睛凹了下去，下巴瘦尖尖的，額上横了好几道皺紋，手脚上的茧，足有几分厚。这么严寒天气，上身只穿了件薄薄的烂棉袄，下身穿一条补了好几个补巴的单褲，脚上穿双单鞋，烂袜子都沒有一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苦水里长大，受尽折磨劳累的貧苦农民。旁边坐着一个老婆婆，大約就是紹基的老母，看来有七十多岁，因为有风湿病，行动有些不便。惨白的脸上，全是皺紋，那枯干而无光的眼睛里，閃露出无穷的酸辛苦辣。旁边另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紹基的妻子，年紀比紹基小一些，由于肚子长期不飽，面色土黃，看来她也象上了年紀的妇人。

他們看到这个穿着破棉袄的工作同志来了，都感到十分惊奇。原来，他們住在这孤山之上，除了地主的狗腿子来催租之外，平日是誰都不上門的。陈紹基一家自从被惡霸地主“湖南銀行”陈杏卿害得倾家蕩产后，轉眼又有三十多年了。

这陈紹基从小深受剥削和压迫，在旧社会里，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后来由于长期住在这孤山之上，养成了沉默寡言、老实而又倔强的性格，是一个硬汉子。解放后，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参加过一些會議，看到共产党来了，对穷人很关心，但对能否推翻地主阶级还是半信半疑，对工作队的同志和农会干部也很少接近。

紹基的老母坐在灶边烤火，見工作队的同志笑容滿面地进来，便問：“同志，你有什么事？”

“老母亲，我們是来搞土地改革的，和穷苦农民一起打地主，报仇，鬧翻身的。”陈同志亲切地回答。

紹基嫂問道：“你同志貴姓？”

“我姓陈，和你紹基是家門。”老陈說着，望了大家一眼。接着，陈同志輕言細語地告訴他們：党和毛主席派了土改工作队来到陈家坊，貧苦农民要彻底翻身，就要起来打倒地主，搞好土改等等道理。陈紹基一半高兴，一半怀疑，不言不語地听他講着，漸漸有点入神了。最后紹基还是怀疑地說：“只怕沒得這樣的好事！”后来又談了一陣家常話，天色将晚，陈同志就起身告辭，并再三囑咐，要紹基去村里參加开会。过几天，他还要搬到紹基屋里来住。陈紹基只是吞吞吐吐地应着。

陈同志走后，紹基一家人便議論开了，紹基嫂口快，首先开言：“这个陈同志好和气，口口声声和我們一起打地主，搞土改。”

紹基丢了一根干柴放进灶里，慢吞吞地說：“这回怕真要分地主的田土了，陈家坊來了許多土改干部。这陈同志也怪，他硬要搬到我們山上来住。”

紹基老母神色严肃地說：“紹基，你可不要去外面亂惹是非啊！你人老实，講不出一句話來，我們現在是住在人家屋簷下，靠着人家討口飯吃。搞得不好，屋住不成，山土也沒得作了，那就只有討米。你去开会看到陈同志，最好要他莫上来住，只說我家不方便。”

再說陈雁青同志，在回村的路上，边走边想，这陈紹基看来是个苦大仇深、倔强有为的汉子，一定要把他发动起来，培养成土改根子。不几天，陈同志便决定住到陈家扎下根来。

这天，天快断黑了，老陈抱着一床被子，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地爬上望岳山，来到陈绍基茅屋门口。陈家三口人见了，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绍基走上去，伸出手来，想接被子又缩了回来，感到左右为难，不接吗？陈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人顶和气，人家老远跑来，不接不好；接吗？人家是干部，自己屋里十样没有一样，吃没吃的，睡没睡的，太不恭敬了，还怕住久了惹出是非。正在左右为难时，绍基嫂心直口快，笑嘻嘻地说：“陈同志快放下歇歇！”绍基也连忙接下被包。老婆婆为难地说：“陈同志，你讲要来就真的搬来了。唉！你到我家来住是好，往南岳山烧香也求不到，只是我屋里太不恭敬了。”

老陈笑了笑说：“老母亲，很好，我和你们是一家人。”

陈同志在绍基家扎下根来后，开初两天，他们之间总是问一句，答一句。陈绍基一家都不敢大胆倒苦水。

陈绍基是个最孝顺母亲的人。老陈抓住这个特点，白天



紹基夫妇上山去了，他扶着老母亲走动，帮他家烧火，煮饭，洗菜，吃饭时帮老母亲装饭，挟菜，胜于招扶亲娘。紹基見老陈同志待他娘如此亲热，也慢慢地和老陈谈起家常来了。后来，老陈又跟着紹基夫妻上山砍柴，挖土。漸漸熟悉了，陈紹基一家，才开始断断續續地向陈同志訴了一些苦情。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明月高挂空中，月光从窗子里，从門里，从烂壁縫里射进来，照得这小屋里一块明，一块暗。吃过夜饭，四人围灶而坐，老陈引导紹基一家人慢慢地談起解放前的苦楚来。

“你为什么搬到这高山上来了？”陈同志問。

“自己沒有屋，没有办法呀！我搬来搬去，已住了八个地方了，每次都是被財佬倌赶出門的！”紹基沉痛地說。

“……你过去为何穷到这个地步？”

“唉！陈同志！你哪里晓得，被人所害呀！我还只有两岁，那万恶的‘湖南銀行’陈杏卿騙害我爹，把我家所有的田地和房屋，全部卖光，成了挂在壁上的团魚，四脚无靠，只得上这望岳山了。”

講着，講着，紹基的喉头哽了，老婆婆和媳妇也哭起来了。

老婆婆边哭边講，講了“湖南銀行”如何害她家里的詳細情况之后，两眼望着老陈，哭訴道：

“陈同志呀！紹基他爹死的那年，他还只有十四岁，他爹臨死时，拖了一天沒有落气，恨恨地說：‘我不行了，看不到了，我沒有看到陈杏卿的下場，死也不閉眼睛，他害得我好苦啊！’他爹爹死时，真是沒有閉眼睛，真惨呵！”

老陈說：“財佬倌的心呀，真是門兜釘，有好深，釘好深，我們穷人一定要起来斗争恶霸地主，搞好土地改革。到那时，土

地回了老家，穷人不但都可以有田地作，沒有屋住的还可以搬到陳家坊地主的大院里去住。”

陳紹基半信半疑地說：“只怕沒有這樣的好事啊！”

陳同志笑了笑說：“是真的，你看吧：只要我們都組織起來，把地主階級打倒，就能做到。”

陳同志住在陳紹基家的消息很快就傳开了。群眾說：“土改干部不吃大米飯，陳同志住到望岳山紹基家里，自己揀了兩斗米上去，却盡吃紅薯。有天中午，陳紹基夫妻先吃了飯到山上挖土去了，特地煮了一鼎鍋飯放在灶邊，把剩下的蒸紅薯藏起來，好讓陳同志吃大米飯。結果陳同志開會回來了，老母親正在床上睡，聽到陳同志講話，便說：‘陳同志，飯在灶邊，你自己吃呀！’陳同志應着，左尋右尋，找不到熟紅薯，便用刀子削生紅薯吃，白米飯一粒未嘗，共產黨真有這号好干部啊！”

村中的那些地主富農，背地里却冷言冷語，瞧不起陳紹基，他們諷刺說：“稀奇，共產黨看得起這般窮得吐清水，說不出半句話的人，只怕是稀牛屎扶不上壁呀！”

且說陳雁青在紹基家里住了下來，每日里與他家一起出工，吃飯、睡覺都在一起，漸漸建立了深厚的階級感情。陳紹基經過老陳的啟發、教育，把滿肚子的苦水都倒了出來，認識到了窮苦農民受苦受難几千年，都是由於封建惡霸地主剝削壓迫的緣故。農民要想翻身，只有打倒地主階級，挖掉封建老根，才能徹底解放。過去信“八字”，怪命差，現在才知道都是些騙人的鬼話。不是農民作牛作馬，財佬倌哪來的家財萬貫，糧食成山呢？越想心里越亮堂了。在山上生產時，細細回味着老陳的話，越想越有道理，真象六月喝涼水透心涼。

經過一番訴苦启发，陳紹基的心中，燃起了階級仇恨的怒火，提起“湖南銀行”和村里的惡霸地主，他就恨得牙咬得咯咯响，痛罵地主黑良心，拳头握得鐵緊，三番兩次對陳雁青說：“陳同志，你只管講，我們如何動手干吧！”

陳雁青看到陳紹基那樣激動，就對他說：“封建地主的統治有兩千多年了，光靠一個兩個人，是斗不垮、打不倒的，你要把村里那些和你一樣受苦的人，一個個都邀攏來。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一把筷子，誰也折不斷。我們窮苦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打倒地主啊！”

陳紹基聽了，點點頭，好象心里頓時亮了很多，爽快地說：“我明白了，我現在就找人去。”

這正是：

陳家坊里闢翻身，
要斗牛鬼和蛇神，
窮人齊把苦水吐，
緊握印把坐乾坤。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團結一致 貧雇农細緊把子
破坏土改 “一代人”法网难逃

話說陳紹基听了陳同志一席話，頓時明白：貧雇农要組織起來，才能翻身，立即下山，找和他一样的受苦人，进行发动、串連去了。

此后，不管是天晴落雨，不論是大风大雪，陳紹基都經常到村子里去，找穷苦兄弟們談心、訴苦，講土改翻身的道理。紹基好象頓時變了一个人，話也愛講了，渾身都是勁。

經過一个来月的工作，已串連了一批受苦深、覺悟高的根子。潘仲卿串連了貧农陳多文、陳若如等，陳省非串連了貧农陳長庚、陳時夏等，陳紹云串連了陳求云等，陳紹基串連了陳立云、湯順生等，連他們自己，一共有十七个人。他們都是陳家坊村里最苦的貧雇农，每个人和地主阶级都有无比深重的血泪仇、阶级恨。比如农会干部潘仲卿，过去穷得靠捡狗粪卖为生，家无一寸土，一分田，从潘家坳搬到陳家坊外祖父家后，天天在村外荒山上开荒土，辛辛苦苦挖了几年，好不容易才开出了几亩荒土，却被地主“一代人”陳玉屏、“豆腐瞎子”陳載厚，一声喊就霸占去了，伪乡、保长还天天逼他当壮丁，受尽了迫害。陳紹云的遭遇也和陳紹基一样，被陳杏卿害得倾家蕩产，父亲疯了，母亲吐血身亡。陳多文的父亲和哥哥，一个帮資本家挑

脚，一个帮国民党修铁路，都被折磨死了。湯順生，从小跟娘討米，后来长年給“紹德堂”地主抬轎、帮工，飽受了地主的打罵，伪保长还要抓他去当壮丁，逼得他走投无路，連屋也卖了。最后，他只得住到村外荒凉的鸡婆山上去种杂粮。

陈雁青見时机成熟，就在一个夜晚，把他們召集到村外鸡婆山上湯順生的破茅屋內，开了一个根子会。会上，他們一个个都痛哭流涕地吐出了自己的苦水，陈雁青也跟他們一样，心情沉痛。最后，他問大家：“你們村子里，搞了減租反霸，你們是不是算彻底翻身了？”

“沒有！虽然搞了減租減息，还是要受地主的剥削！”陈省非大声回答。

“怎样才能不受剥削，彻底翻身？”

“只有打倒地主恶霸，实行土改分田，我們有了田地，再也不受剥削，才能彻底翻身！”陈紹云連忙答腔說。

“陈家坊的地主又凶又恶，你們才十七个人，敢不敢斗争他們？”

“敢！‘人多为王，土多为牆’嘛！我們如果一个一个跟他们斗，那就好比筷子一双，一折就断。現在，我們有了十七个人，苦連苦，心連心，綑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潘仲卿堅定地回話。

陈雁青高兴地說：“对！我們只要綑紧把子，十七个人，一条心，一股劲，那就什么也不怕，什么頑固狡猾的敌人，都能打垮。当然，光只我們这十七个人，力量还不够，我們还要发动全村所有的农民，一齐起来斗争地主。我們是村里土改的骨干力量，是‘內把子’，有了‘內把子’，还要有‘外把子’才行！”

接着，在这个会上，还研究了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繼續串

連，扩大阶级队伍，如何办好农会等問題。会一直开到天亮。

經過这次“內把子”会后，农会力量一天天壮大，你发动一个，他串連一双，同时，彻底清除了钻进农会的狗腿子、兵痞等人。百分之九十的貧农都入了会，大部分中农也入了会。村里的貧农委员会扩大到两百多人，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大家对土地改革运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試。这正是：

大海无风浪不高，
大树无风枝不搖。
斗争地主要斗争，
砍柴不斷不丢刀。

土改斗争开始了。第一个抓出来“开刀”的，就是那專門放閻王債、害得許多人傾家蕩產的“湖南銀行”陈杏卿。斗争会上，真个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經過几次斗争后，农会根据群众意見，将这个残酷剝削的恶魔“扫地出門”，驅逐出村，赶到村外那荒山之上貧农湯順生原住的破茅棚內去住，讓从小討米帮工的湯順生一家，搬进村来。

初战告捷，农民們个个欢天喜地，虽然还是严冬，但人人心上都象春天一般温暖，村里的儿童和青年們，大声唱起了“土改歌”，歌声震撼人心地飘蕩在陈家坊的上空：

“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
薅蕁苗到了每个村，
我們大家翻了身，
我們大家翻了身，

唱起歌儿满村走，
再不是愁眉苦脸的人……”

农民千家万户迎土改，地主却在千方百计搞破坏。陈家坊村的一些地主崽子，都在唱一些反动歌谣，对共产党、人民政府进行恶毒的咒骂。这正是：

地主脑壳偏几偏，
心里想的是变天，
地主脑壳仰几仰，
心里想的国民党。

青年民兵队长陈省非见了，非常愤怒，立即抓了几个地主小崽子，进行盘问，才知道这些反动歌谣，都是恶霸地主“一代人”陈玉屏编的。

晚上，贫雇农开会，陈省非愤怒地报告了陈玉屏教地主崽子唱反动歌谣的事，村长陈紹云也说：“‘一代人’确实很不老实，自从征粮以后，他就装穷叫苦，时常溜到楊亦湾去，说什么‘我现在被搞得没米下锅，到这里找你们要碗饭吃！’又说：‘共产党一来，就大肆征粮，又征得重，这样搞，保险江山坐不久长！’这个坏蛋，到处进行破坏！”

农会主席潘仲卿，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看了大家一眼，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死不老实的傢伙，一定要严办！陈玉屏很恶毒，他唆使他婆娘，趁我不在家，向我女人进行挑拨说：‘你家这多伢伢，生活很困难呀！当干部硬是倒霉，你男人要是不到农会上去，你家里生产也会搞得更好些，你也不会这样吃苦。’”

地主破坏土改，引起了广大农民无限愤怒，民兵們立即将陈玉屏抓到农会关了起来。

不久，經過上級批准，斗争陈玉屏的大会就在陈家祠堂召开了。斗争台上，坐着十多个人，威风凛凛的，农会干部、乡政府的民兵团长陈輝緒、文书胡德余和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們，都参加了大会。

台下，挤满了身穿破烂衣服的受苦农民。

“今天，斗争不法地主，大恶霸陈玉屏！”大会由土改根子、新选的农会干部陈紹基掌握。

潘仲卿、陈紹云他們揭发了陈玉屏到处挑拨、造謠、破坏土改的事实，号召大家控訴这个恶霸的罪行。

曾被这个恶霸活活害死的鋸匠湯長安的老婆，第一个上了台，她未曾开口，泪水直流，她用手指着陈玉屏的鼻子，恨恨地控訴道：“你这天杀的‘一代人’，心好毒呵！我丈夫湯長安帮你鋸木料，你开口閉口罵他是臭匠工，他只頂了你几句，你就下毒手，将他衣服扯烂，一頓毒打。你將他打成致命伤，回家以后，沒有好久，就死了……临死前，他几次从床上爬起来，要与你天杀的来拼命！……”說着說着，她泣不成声，恨不得一下将这恶霸撕成两块。

台下面一片憤怒的吼声，个个举起拳头，大喊：“打死这狼心狗肺的恶霸地主！”

曾經大鬧过“光德堂”的富順嫂子，早在几天前，听说陈玉屏被关，心中十分痛快，那天大雨倾盆，富順嫂头上戴頂破斗笠，双脚套双烂釘鞋，一手抱着崽，一手扶着斗笠，在狂风暴雨中，赶到农会来問訊：“哪天斗争这天杀的恶霸？”今天，仇人見

面，分外眼紅，她把小孩子交給別人抱，自己跳上台子，就大声痛罵道：“你这个該千刀万剮的，依得我的脾氣，我硬要脫掉鞋子打死你这个天殺的！”

上台斗争陈玉屏的苦主們，共有二三十人，一个接一个，以万分愤怒的心情，控訴了这个恶霸的滔天罪行。

經過斗争大会以后，农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将陈玉屏送交区人民法院审判处理。

打倒了“湖南銀行”陈杏卿，斗争了“一代人”陈玉屏，貧雇农更加斗志昂揚了。中农也进一步向貧农靠攏，紛紛參加斗争，检举敌人的阴谋。

一天晚上，中农陈娘卿悄悄地跑到农会，满脸慚愧地作檢討：“我过去錯了，和地主扯不开情面，如今坚决站到貧苦农民这一邊來，我也要依靠农会。”說着，把桂四痞子藏在他家的一大綱东西，交到了农会上。中农陈洪新、裁縫陈洪祥，也把陈玉屏疏散在他家的衣服、被子、箱子交了出来。

斗争恶霸陈玉屏的时候，他的儿子陈斐成，鬼鬼祟祟挤到斗争台前，恨恨地怒視着苦主們。乡民兵队长陈輝緒，看到他的行动不正常，便叫民兵把他赶了出去。

陈斐成被民兵赶走，暗暗咬牙切齿地说：“哼！我看你們橫行到几时？”說罢恨恨地跑回家去。

这正是：

斗倒地主与恶霸，
貧农掌印坐天下，
阶级敌人不死心，

妄想变天夺印把！

欲知陈斐成如何兴风作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黑夜行凶 陈斐成暗杀干部
狐狸狡猾 桂痞子探听风声

話說陳斐成从斗争他父亲惡霸地主陳玉屏的会上，恨恨地跑回家中以后，就暗中积极活动，想挽救他父亲的一条狗命。

原来，人民法庭把罪大恶极的陳玉屏关起来后，检举、控告的人，越来越多。人們到处議論陳玉屏的罪恶事实，受害的苦主，只等召开公审大会，槍毙这个惡霸地主，好报仇伸冤。陳斐成听了，十分惶恐。

这几天来，他装出一副可怜样子，蓬头垢面，手里拿一张保裏紙，从东家走到西家，到处求人盖章具保。他还跑遍了乡农会和村农会干部的家里，处处哀求說：“你們做点好事，积积阴功吧！帮我爹討个保，向上面講几句好話，救出他这条命。将来我做得人起，再来报恩！”可是，不論走到哪里，都沒人理他。他来到村农会主席潘仲卿家，伸出那张保帖，求他盖章。潘仲卿气得拍桌就罵：“陳斐成！你要放老实些，你还想把老虎放出来吃人？哼！簡直是白日作梦。滾！今后再来跨我的門檻，我就

要砍断你双脚！”

陈斐成挨了村农会主席严厉的斥责，恨得要死。他不露声色地走了出来，他想起贫农陈求生是个裁缝，从前经常在他家中缝衣服，看在老主顾的面子上，说不定会帮帮忙，在保帖上写个名字。

谁知走到求生裁缝家，三句话没说完，求生裁缝明白他的来意，立时板起面孔，恨恨地骂道：“呸！野杂种，我还没吃你家好多亏？那年帮你爹缝一身衣服，鸡蛋里挑骨头，劈面就打了我两个耳光，还要我赔衣料，害得我那年三十夜里，都没讨个安宁。还来叫我保他，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陈斐成又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恨恨地说：“这帮穷鬼，都是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子出气的，哼！看你们坐得几天江山吧！”

过了几天，村子里举行了公审大会，恶霸地主陈玉屏，双手被镣铐紧锁着，跪在公审台前。人民法庭根据陈玉屏的罪恶事实，宣布将他判处死刑，当众执行枪决。

“砰砰”几声枪响，万人拍手称快，恶霸“一代人”被枪毙在村外老树坪了。

陈斐成一个人站在陈家祠堂后面，远远看着那群众欢腾的情景，两眼发红，紧握拳头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那一天，看我的吧！”

父亲被枪决了，陈斐成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农会干部，真是恨之入骨，特别是对捆绑他父亲的乡民兵队长陈輝緒，在斗争会上作纪录、整材料的乡文书胡德余，更看成他眼中之钉。他暗中下定决心说：“我与你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不把你

們两个除掉，决不甘休，父仇不报枉为人！”

就在这个时候，乡农会的楼上，經常鬧起“鬼”来了。

原来，乡农会最近搬到了“光德堂”的西横屋內楼下。这房子楼上有五、六間大房和四面相通的走廊踩楼，解放前十多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驻扎在这里，曾經残暴地活活拷打死一个新兵。后来，村里都傳說那樓上有冤鬼，再也沒有人敢上二楼住，长期空着。

乡农会設立在这大楼下面，一些农会干部，夜晚常在这里歇宿，民兵們也經常到这里住。

槍毙了“一代人”以后，这楼上又鬧“鬼”了。

乡农会的人，常住楼下，最初几晚，每逢半夜三更，就听见楼上发出各种奇怪的响声，有时象滾鐵子，在樓板上隆隆地响；有时象有人拖着鞋子，在樓板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敲木板；有时敲鉢子；有时还听见瓦上落下一把沙子……

村子里到处都传开了謠言，說“光德堂”院子里乡农会楼上出鬼了；有些人还講得活灵活現，說那鬼有二丈高，渾身長綠毛，舌子伸出很长，踩得樓板通通响。

农会干部們，刚参加革命不久，过去在农村中，受封建迷信观念的影响較深，因此，也有些人疑神疑鬼，惊惶害怕。

一天，乡文书胡德余对区委书记老杜說：“杜政委，还是把乡农会搬个地方好，那楼上闹鬼呀！每晚都有响声。”

杜政委一听，呵呵大笑：“嘿嘿！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樓上有响声，一定是老鼠子打架。”接着，杜政委就告訴胡德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麼鬼神，鬼神是統治阶级假造出来帮他們統治劳动人民的，你們参加了革命，再也不要信这种胡言乱

語了。*

胡德余听了，很高兴，他回来后，与陈輝緒、陈省非一說，大家胆子壯了許多。但是，总感到事情有点奇怪，不象老鼠打架。

且說那樓上鬧“鬼”，断断續續鬧了半个多月。一天，土改干部都上区里开会去了，乡农会只留下乡民兵队长陈輝緒、文书胡德余、村民兵队长陈省非看家，后来，县里又来了个工作干部老戴。这晚半夜过后，忽然农会的房門轟然一声大响，象是被一块七、八斤重的大石头重重撞击了一下，四个人不約而同地惊醒了。

过了一会，突然又連連重击了三、四下，門板几乎都要砸烂了。

“特务！抓特务！”县干部老戴，猛喝了一声，四个人一跳就起来，打开橱柜，取出槍枝，槍机扳得一片响，頂上了子弹。

这时，只听得門外一陣慌乱的脚步声，消失在院子里。

他們隱蔽在門后，准备战斗。停了一会，外面倒沒有动静了。陈輝緒“叭噠”一下把門打开，一下就冲了出来，后面三人也一齐冲出来。一看院子里，一团漆黑，靜悄悄的。他們打着手电，在院子里搜寻一番，牆角、屋背、小弄里，都找遍了，不見敌人的影子，他們立即走到大門边，叫起了守朝門的老头陈庚生。

“你刚才听見有人从朝門口跑出去么？”

“沒有，只听見你們大喊捉特务！”

四人搜了一番，一无所获，悶悶地回到屋里，点亮了灯，仔細研究情况。

員干部老戴問：“你們這院子里，有可疑的地主么？最近表現怎樣？”

胡德余、陳輝緒經老戴这么一提，頓時想起住在这院子里的陳斐成，自从槍斃了他的父親大惡霸陳玉屏之后，行動很不正常，鬼鬼祟祟的，莫不是他今夜起了謀殺農會干部之心，來為地主階級報仇？

几个人一分析，這“鬼”一定出在陳斐成家里。四個人馬上拿起槍，打着手電，來到陳斐成家。外面屋門沒有鎖，“砰”的一腳就踢開了，內房緊緊關着，陳輝緒就大喊开门。

屋里沒有絲毫動靜，陳輝緒發火了，端起槍杆子就亂頓一陣，这时，陳斐成才起身开门，四人冲了进去。

只見那陳斐成，滿臉惊慌失措的样子，穿一件青棉袄，站在床邊；他老婆岳翠蘭也面色慘白地站在一旁。

陳輝緒严厉地大声問道：“陳斐成，你放老实点，不坦白，對你不客气！你說，你剛才到哪里去了？”

“我……我……沒出門，我們今夜……一斷黑……就睡了……”陳斐成慌得口吃地回答。

“你老婆為何還沒有睡？”

“她……也是……剛才起來的。”

“你既然天黑就睡了，為何棉衣服都沒有脫？”

“剛才起來穿上的！”

陳輝緒胆大心細，見陳斐成十分狡猾頑固，一个箭步，走到床前，摸了摸被窩，冷冰冰的，根本不象睡過的样子。便罵道：“狗屁！天黑就睡了，為何被窩里半點熱氣都沒有？”

陳斐成見露了馬腳，狡辯地說：“严冬腊月，被子單薄，熱

气保得多久啊！”

陈輝緒憤怒地說：“好！你还狡辯！搜，看你搞的什么鬼！”

四人一齐动手，不一会，便从垫被下的稻草里搜出一把雪亮、锋利的大馬刀来。陈斐成一見，脸上頓時變得象一张白紙似的，在鐵的事实面前，再也无話可說，只得低头不語。陈省非馬上一索子把他綑起，連夜送到区政府。

区人民法庭对陈斐成进行了多次审訊，陈斐成在铁的罪証面前，无法抵賴，只得一一招認。原来陈斐成为了报仇，与老婆岳翠兰、堂妹陈建勋（“豆腐瞎子”之女），組織了一个黑杀队，起誓要杀掉拿槍杆子的陈輝緒，拿笔杆子的胡德余。先杀他們两个，然后再杀土改干部。自从“一代人”被鎮压后，陈斐成就每天三更半夜，在乡农会楼上装妖鬧鬼，想吓得民兵們都不敢在农会住，乡农会人少，他們就好动手杀人。出事那天夜晚，陈斐成以为土改干部都去区里开会，乡农会只有陈輝緒、胡德余两个人睡在那里，决定就动手杀人。陈斐成拿着早就磨好的一把大馬刀，



两面放光，岳翠兰拿着一把磨得雪亮的菜刀，陈建勋拿的是一把锐利的梭镖，半夜过后，就来乡农会砸门，打算砸烂房门，杀死他们二人，谁知里面人多，又听见拉枪栓，知道大事不好，就慌忙逃走了，跑到院子北头，再悄悄溜回屋子。由于慌张，外屋门都来不及关了。

经过审讯，政府马上又逮捕了岳翠兰、陈建勋，并在陈斐成家的衣箱中搜出那把雪亮的菜刀，从壁缝中搜出那枝锐利的梭镖。

反动地主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的事，引起了村里农民群众极大的愤怒，人民法庭根据陈斐成的罪恶和群众要求，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审陈斐成，当众执行了枪决。并将胁从分子岳翠兰、陈建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黑杀队”案件破获后，人民群众对恶霸地主更加痛恨。一些狡猾阴险的敌人，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人民不会饶恕，一个个急如丧家之犬，偷偷逃走，企图混过土改斗争关，“二十四把椅子”中的“豆腐瞎子”陈载厚、“恶保长”陈祥麟，还有一些地主，忽然都失踪了。

且说土改工作队和乡农会干部，发现一批地主逃走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陈雁青在会上说：“阶级敌人非常狡猾，想逃避土改斗争，这会影响土改斗争的开展，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彻底斗垮地主阶级。”会后，决定派一批民兵，出外抓逃亡地主。民兵们都纷纷表示，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逃亡地主抓回来。

当下，就抽出十多个民兵，四方八面，布下天罗地网，分别到长沙、湘潭、新化、隆回、武冈一带，明查暗访，跟踪追击。不

久，就从隆回抓回了“恶保长”陈祥驥，从邵阳抓回了“豆腐瞎子”陈載厚。“恶保长”陈祥驥由于罪恶滔天，民愤极大，经过大会斗争后，判处了死刑。那一贯调戏妇女的“豆腐瞎子”陈載厚，被抓回来关在农会，他晓得自己干了不少坏事，法网难逃，就在牢房里畏罪自杀了；那“土皇帝”陈幼漁，也被抓来关禁了，没过多久，这个一贯娇生惯养的淫棍，人民还来不及进行清算斗争，便病死在牢中了。

对这些傢伙关的关，斗的斗，镇压的镇压，可急坏了“三把叉”之一的桂四瘩子。

冬天到了，北风呼啸，雪花飘飘，青松翠竹的枝桠上，积着白雪，挂着一长串一长串亮晶晶的冰柱子。瓦上一片白，踏水桥上雪堆雪。清早，桂四瘩子缩着脖子，笼着双手，往村子里跑去。他心里盘算着：几天来，村里风声越来越紧，黑脚杆子日日夜夜开会，全没歇气，看样子又要出大事了。这怎不使他提心吊胆，肉跳心惊？一想到陈作宾、陈玉屏、陈祥驥等人的下场，觉睡不好，饭吃不下，行坐不安，五心不定。这几天，他忙上忙下，故意东家西家地寻上门看病，为的是打听一点消息。“噢！哪晓得这些穷鬼，嘴真紧啊！”

他走到村农会，往那屋里一望，一眼看到农会主席潘仲卿，忙堆上一脸假笑走了上去：“主席呀！我想和您谈个问题，我的家世您全知道，我桂辛五弟兄，四个作田的，只我读了两本书，会划个狗脚迹。您晓得的，我还种了别人的佃田，受别人的剥削呀；以我家的情况来看，和你们是一样的。……”

“你桂四爷和我们一样？怕不大一样吧！”潘仲卿望着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愤愤地说。

桂四痞子一听话头，马上笑嘻嘻地转了弯，接着说：“是哟，至于我个人嘛，过去也不该当个族长，多管了点闲事，按区里工作同志讲的，大概算个开明士绅吧。”

潘仲卿越听越气，现在桂四痞子倒想混到我们队伍里来了。呸！吃人不吐骨的笑面虎，人面兽心的豺狼，想混过关去，不行！他气冲冲地说：“告诉你，陈桂辛！你要老实点，不准你乱说乱动。”

陈桂辛一下象吃了根鱼骨头似的卡住了，说不上话来，连忙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是……”

陈桂辛碰了一鼻子灰，回得家来，一屁股坐在凳上，满脸杀气。

他的老婆“尖嘴婆”在旁尖声尖气地罵道：“老不死的，先要你走你不走，如今人家要划你的恶霸地主，要挨斗了！”

“你闹什么？”他板着脸嚷着，打断了老婆的话，心里却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竭力让自己安静下来，自宽自解地说：“这里哪个不晓得我是个开明士绅，自有上级的政策管着，还怕什么？”

讲是这样讲，可是心里乱糟糟的。他站起来，贼头贼脑地溜了出去，走到贺公殿的门口一看，只见省非一人在家。他喜出望外，轻脚轻手地走过去，满脸假笑地问道：“老省呀！我和你都是陈家坊几个人，又是隔壁邻居，开门相见的，你帮我算算看，我只有这么多田，你讲，这次土改，该不要紧吧？”

省非一听，就知这个老狐狸是来套自己的口气、探风声的，快莫打草惊蛇。他压住心头之火，平平和和地说：“不要紧，莫怕，你是开明士绅嘛！”

桂四痞子回到家里，把他两人的話反复对照，推敲了一番。最后，他想：“万事宜小心，小心走天下。”連夜和老婆收拾了家中值錢的东西，拿到村外茶园里他老弟家藏了起来。

这几天，村农会的骨干們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白天黑夜都开会，紧张地进行“划阶级”、“定成份”的工作，把不少人的眼睛都熬紅了。

村农会的屋子里烧着两炉熊熊炭火，明亮的灯光下，村干部、积极分子、工作队长陈雁青等围炉而坐。

“同志們，經過几天审查，該划地主、該斗争的对象，基本确定了。現在研究一下，下一步如何开展吧。”农会主席潘仲卿，揉揉紅肿的眼，环視大家一遍說。

陈紹基紧接着說：“那桂四痞子最不老实，这几天到处活动，要防着他莫溜了！”

“是呀！这家伙昨天还来探我的口气，看样子想溜，依我看，一刻也不能拖啦！还不抓来关起，就会走了大魚。”陈省非捏着拳头，站起来說。

大炮性子的民兵陈正生拔腿就往外跑，一边說：“好！等我去抓来。”

潘仲卿忙把他扯住，对工作队长陈雁青說：“陈同志，是不是把所有該斗争的对象全部抓来，以免打草惊蛇，把其他家伙吓跑了。”

“好，就按大家的意見办，把所有應該斗争的地主、恶霸都抓起来！”

当天下午，村农会全套人馬出发，两个一组，分头行动，不到一餐饭久，該斗争的对象除了“軟棉条”陈則尧失踪以外，統

統被关了起来，顿时消息轟动全村，受苦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正是：

千年枷鎖一旦开，
千万农民站起来，
血海深仇今朝报，
人民个个喜开怀！

欲知陈家坊农会，将地主恶霸全部抓了起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伤痕累累 安求庭控訴当年苦
摩拳擦掌 陈家坊斗争大恶霸

話說桂四痞子等恶霸地主被关，七堂、一庵、一觀等地主家屬，好象串乱一塘魚，急得团团轉。

“老侄呀！你叔叔关起了，硬要請你出个面，擡个头，救救他呀！”桂四痞子的老婆“尖嘴婆”哭丧着脸，苦苦向她的堂房侄子陈自訓哀求着：“想平日，你叔叔待你也不錯，这次，硬要拜托拜托你……”

这陈自訓也是“七十二个火箱”中的角色，在伪保安团当过排长，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听“尖嘴婆”不断求他，还許了他一笔錢，便答应下来了。

“尖嘴婆”一搖兩揚，又搖遠走了好几裏，到“疤粒猴子”“靈把式”那兒，滴了幾點眼淚，沒費多少話便說動了。後來她又來到中农陳娛卿家，對陳娛卿哭訴道：

“娛卿，這次硬要請你幫個忙呀，你是中农，兩邊都講得話的，只要救到他一條命，以後定把你放在心上，慢慢報恩。”

“啊！”

陳娛卿緊皺眉头，十分為難，心想：“保嗎？如今農民個個覺悟高，農會規矩又嚴，如果沒有搞得好的，人保不出，反背個‘狗腿子’之名，沒意思。”他又想：“不保嗎？面子上又過不去……”

“尖嘴婆”見他一言不發，在一旁高一聲、低一陣地哀求。陳娛卿為難地說：“怕不行啦！”

“行！只要你幫了這一手，我死也記在心里。”她急急地說。

陳娛卿被她纏得沒法脫身，只得答應：“試試看吧！”

兩天後的一個夜晚，陳自訓、“靈把式”、“疤粒猴子”等人，用他們的油嘴，花言巧語，金錢收買，串連了十多人，又騙來了一部分群眾。他們趁干部和積極分子上區里去開會的機會，也在屋裡召開了他們的“會議”。

“今天喊大家來，不為別的，大家都是房親叔侄，如今有件大事，要請大家划算划算。桂四先生是個好人呀！哪家有個病痛，有他也方便啦！現在，共產黨只聽貧苦農民的話，請大家行點好，保一保他……”陳自訓鼓起賊眼，直扫全場，見無人答話，又急忙說：“我們都是房親呀！不看我的面子，也要看看祖宗的面子啦！”

“桂四爷經常為我們看病，一分錢都不要，這人不保，還保誰？”“靈把式”高舉拳頭，連聲附和。

“是呀！是呀！我們保。”陳娛卿、“疤粒猴子”等人轟了起來。

陳自訓見时机已到，从身上摸出事先写好名单的保稟，叫大家蓋章划押。十多个“火箱”一一蓋了章，有些根本不知道今天开什么会的农民群众，一时明白上当了，偷偷的陆续溜了几个，走不脱的，扯扯拉拉，也有划了押的。

有了“群众”的签章，沒有农会干部攏場怕不行，第二天，陈自训又要陈娱卿拿着保稟，到土改根子、新当了农会干部的貧农陈紹基家里去求情，陈娱卿一进门，就低声下气地说：

“紹基，你作点子好事吧，請你蓋个章子！”

“蓋什么章？”紹基严肃地問。

“紹基，桂四爺是我們的亲房，他錯是有錯，只要他知錯改錯，留得他在，我們村里人有个一病二痛的，找他看一看，也有好处啊！”邊說邊拿出了保稟。

“哼！有什么好处？”紹基一看他拿出那张朗朗稀稀蓋了十几个印的保稟，生气地说：“他晓得看个屁病！还不是欺哄欺哄我們农民百姓，你当他真心為我們？呸！不过是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逃脱人民的斗争。他既然晓得看病，解放前为什么不为穷人看病？現在，他給你們摸摸脈，开点薄荷、甘草之类的普通单方，这就算‘看病’？他純粹是只披着人皮的狼。你忘了，从前在他手里還沒害死好多人？”

陈娱卿被讲得哑口无言，自讨没趣，半天没作声。

“莫上敌人的当囉！見蛇不打三分罪呀！”陈紹基又恳切地

告誡他，陳娛卿見風勢不对，便悄悄从後門溜走了。

陳紹基指着他的背心，恨恨地說：“桂四痞子用米湯把你灌懵了。”

陳娛卿一脚高，一脚低，有氣无力地走回家門，坐到桌子邊，把保稟紙往桌子上一甩，一头栽倒在桌子上，一声長哎：“唉！不該去，大不該去！”

且說陳自訓、“靈把式”、“疤粒猴子”、陳娛卿等人發起保釋桂四痞子的事傳到觀山沖，只氣得石玉林、李耀清等人滿肚子的火，搥着桌子說：“嘿！陳桂辛這大的惡霸不辦，還辦什麼人？”“我們告狀去！”几个人推選石玉林趕到這邊村農會來問：

“潘主席，你們說桂四痞子該不該斗？”

“你講該不該斗？”潘仲卿一聽石玉林問得奇怪，也反問了一句。

“我聽說你們這邊都在保他。”

“誰說的，難道我也保了？”潘仲卿知道他有誤會，忙解釋說：“這樣的惡狗能有几个人保呀！还不是幾個二流子、油痞在瞎起哄，那怕什么？”

“誰要保桂四痞子，我要告到北京城裏去，我一個人也要和他斗的！”

“哎呀！你說，三把叉還留一把嗎？這号人不斗，我們哪里还能翻身？老伙，就看你是不是有胆量上台？好，就在家候信吧！”

一九五一年陰曆正月中旬，早春的太陽從望岳山上昇了起來，照耀着邵水滾滾奔流，照耀着從觀山沖、楊亦灣、洪福橋……四方八面前來參加鬥爭大會的農民群眾。

源源而来的人群，涌进了陈家祠堂的大门。

农会主席陈紹基、村长湯順生一清早起来，就在祠堂里忙个不停。列位，农会主席不是潘仲卿，村长不是陈紹云嗎？为何换了人呢？原来陈家坊村是全区的土改重点，项项工作走在前头。正月中旬，阶级划好后，潘仲卿、陈紹云、陈长川、陈正生等人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成了土改翻身团，去帮助别村农民兄弟闹翻身去了。因此，大家另选了陈紹基当农会主席，湯順生当村长。本村的土改任务便落在陈紹基、湯順生等人的肩上了。

閑話少講，且說參加斗争會的人越來越多，黑壓壓的擠滿了陳家祠堂。台上，农会主席陳紹基环视了一下群众，大声地說：

“請大家安靜下來，斗争大会就要开始了。乡亲們，現在阶级已經划好了，許多地主在鐵証如山的剝削罪恶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阶级成分。唯有陈桂辛死死不承認，还想硬抗过关，乡亲們，这样行嗎？”

“不行！”

“抓出他来斗！”

“好！請大家靜一靜，現在便先讓惡霸地主陈桂辛向大家作交代吧！”

站在台子角落里的陈桂辛被帶到台子前面。瓜皮帽下的脑袋微抬一下，脸上露出一絲假笑，詭辯地說：“乡亲們，我的田土大家都晓得的，田亩不多，自己耕种，我还佃了別人的田……”

他的話还未落音，激起了全場群众的憤怒，不少人怒气冲

天地嚷道：“你自己种个屁，犁耙都不晓得是什么样，犁田不晓得站哪头！”“自己种佃田，请长工，当二老板，这还不是地主？”

“主席，我讲几句。”台下站出一个身穿烂布条条的中年农民，跳上台，指着陈桂辛的鼻子骂道：“陈桂辛，你睁开你的狗眼看，你还认得我陈梅康吗？我家三兄弟替你帮工，作牛作马，搞了一辈子，你还说自己种。你讲，你哪年没有请长工，你一家人哪个作过阳春？你穿身狐皮袍子，留起长指甲，像个什么作田人？”

老长工陈梅康连问三句，问得陈桂辛哑口无言，连连点头：“是，是，我家没人劳动过，请……请长工种的。”

陈绍基拿出“土改法”，要文书念给大家听：“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作地主……”

“陈桂辛，还有什么话说？”陈绍基声色俱厉地问道。

“村主席，没有说的。不过，我个人出身从医，怕算是个自由职业者吧！”狡猾的狐狸精又要赖了。

群众顿时又轰动起来：“你过去给谁看过病？当了什么医生？”“你当国民党的伪区长、乡长、族长、联山会长，告官打府，是只披着人皮的老虎，是个十足的恶霸。”

民兵队长陈省非，怒冲冲走到台前，控诉陈桂辛说：“你这头恶狼，还有什么说的！你当年和‘花边寨王’陈作宾，勾结土豪头子谭謨典，在乡里打搶吊羊，坐地分赃，害得陈家坊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老百姓能过安宁日子。陈作宾害死了我二叔陈柏生，你还仗着族长的权势，帮陈作宾讲话，你们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家伙。”

“主席，我要讲话。”台下突然跳上一个人来，紧握拳头，牙

咬得咯咯地响，用发抖的手，猛的指着桂四痞子的勾鼻子：“桂四痞子，你，你抬起狗头，看我是谁？”平地一声雷，桂四痞子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头马上勾了下来。这人指着桂四痞子的鼻子骂道：

“桂四痞子，你这个恶霸，还想要赖吗？我吃了你好大的亏呀！你！你这个披人皮的畜生，你好狠毒啦！……”这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七年前被他栽害为匪的安求庭。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安求庭说着说着，泪水从冒着复仇光芒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你家掉了东西，栽害我是土匪，你写状纸到乡公所派人来抓我，害得我逃亡在外，流落他乡，挨到过年边，我才偷偷地回到我老家花桥坳，想过个年，你好狠心，指使乡丁一索子，把我捆到宝庆城里坐牢。”

安求庭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关在牢里，四个月的苦真是一言难尽，后来日本鬼子打来了，狗法官逃命去了，我才跑了出来。我回到家来一看，家里穷得象大水洗了一样，我堂客看着我瘦得只剩两根骨头撑起，风都吹得倒，眼泪婆娑，两个人大哭了一场。”诉着诉着，豆大的眼泪，一滴接一滴落了下来。台下的人，眼圈也红了。

“陈桂辛！你这万恶的豺狼，看到我从牢房里跑了回来，还是不肯罢休，只想害死我这条命。那时我家里穷得饭都没有吃，我只好和别人合伙，靠杀猪卖肉为生。有次我到老鸦冲去买猪，你这天杀的，马上唆使你女婿来害我。大家都晓得，他女婿是国民党的便衣队长，那便衣队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招牌，其实，日本鬼子一来，他们溜得无影无踪，日本鬼子一去，他们就钻出来，专门姦淫掳抢，残害百姓，和强盗土匪一样。那班万恶

的匪徒，受了桂四痞子的賄賂，当场将我抓去，安了我一个‘日本探子’的罪名，残酷地拷打我……

“那些万恶的匪徒，真是絕灭人性呀！桂四痞子的女婿，叫了四个匪兵，剥光了我的衣服，将我按倒在地，用一把烧得通紅的烙鐵，往我背上烙，只烙得‘吱吱’地响，背上黃油翻滾，直冒黑煙，我痛得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了……”

“过了一阵，那些土匪用凉水把我冲醒，又用烙鐵来烙，烙得我痛死过去好几次！”

安求庭沉痛地說到这里，猛的將棉衣一脫：“乡亲們，你們看呀！”

他翻轉身子，把背对着台下，台下千百双眼睛，都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背上，只見他的背上烙滿了伤疤，疤痕叠着疤痕，密密麻麻，哪里还有一点好肉呵，真令人惨不忍覩！台下千百个阶级兄弟姐妹，一个个眼泪盈眶。

安求庭繼續痛訴說：“最后，他們眼看我被折磨得快要死了，就把我丢到荒山里。但是，我沒有死，掙扎着逃了回来，活到今天。”安求庭万分愤怒地指着桂四痞子：“哼！你这个杀人的魔王，沒想到还有今天吧！我要求共产党、人民政府給我報仇，我要求众位老乡給我伸冤，我要打死你这狗强盜……”說着，安求庭冲了过去，狠狠地揍了两拳头……

会場上群情激憤，痛恨万分，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恶霸地主陈桂辛！”

“坚决消灭反动派！”

“大家團結起来，坚决打垮敌人！”

巨雷般的喊声，只吓得那桂四痞子，滿臉鐵青，渾身发抖，

完全丧失了过去的威风。

口号声中，远远坐在祠堂角落里的“火箱”们，如“抱粒猴子”、“灵把式”、陈自訓等，也吓得战战兢兢，低着脑壳，不敢作声。

口号声中，石玉林热泪夺眶而出，他跳上台，紧握拳头，蹬着脚跟，痛诉着自己全家的惨痛遭遇。紧接着，李耀清、石罗氏、潘玉卿、陈富順等都争先恐后地跳上台来，一个个以万分愤怒的心情，诉说了桂四痞子的滔天大罪。洪福桥的农民，还检举了陈桂辛在洪福桥当伪区长、伪乡长时，无法无天，利用各种名义，枪杀、害死十九个无辜农民的血案。

在累累血债、铁证如山的罪恶事实面前，这个平日威风凛凛、耀武扬威的陈家坊最后的一把毒叉，这时倒活象一条死狗，缩着身子，勾着脑袋，两腿发抖，一言不发了。

根据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群众的要求，把陈桂辛交给人民法庭审判，人民法庭判处了陈桂辛死刑，当众执行了枪决。

这正是：

狐狸尽管狡猾，
终受人民制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暗取荊州” 众民兵足智多謀
分配果实 貧雇农欢天喜地

話說桂四痞子被执行槍決后，陳家坊的地主惡霸——“三把叉”、“二十四把椅子”，除了解放前已死的外，該关的关，該斗的斗，該鎮壓的鎮壓，都得到应有的下場，最后就只有一个人沒有下落，这个人就是當過偽保長的“軟棉條”陳則堯。

這陳則堯圓圓臉，弓弓背，見了人，一脸笑。講話時，点头又哈腰，所以外號“軟棉條”。不要看他外表上裝得很和善，其實，他骨子里是非常陰險毒辣的。他既是三青團員，又是國民黨員，本村農民，特別是外村的農民，稍不如他的意，動不動就搬出國民黨、三青團的牌子來壓人。他利用偽保長的职权，敲詐勒索，極端惡毒。觀山村的貧農李耀清，四兄弟中有兩個眼睛壞了，還被他先後勒索了四次壯丁錢，害得他們傾家蕩產。石玉林三弟兄，也全部被他抽到，出了三次壯丁錢。這個三青團棍、國民黨棍，每逢过年過節，還逼着人家送雞送酒，不送的人，他就借機會抓去當壯丁，或進行別的迫害。所以，陳家坊村的農民形容兩個偽保長——陳則堯和陳祥驥，一個是笑里藏刀，一個是凶神惡煞。

槍毙了惡霸地主陳玉屏後，這陳則堯忽然失蹤了，農會幹部到處打听，都沒有發現線索。其他地主逃亡在外的，大都可

以从他們的家屬中了解出線索來，獨獨陳則堯逃亡後，既沒有听到消息，也沒見他托人帶信回來。

这样，过了好久，有一天，天剛微微亮時，有人看見陳則堯家的樓上，露出了一張臉，很象他的樣子，馬上來報告農會。農會干部聽了，立即開會研究。

鄉民兵隊長陳輝緒說：“這個該死的偽保長，多半是躲在家裏，我們去搜！”

省非說：“他老婆在家中偷偷蒸燒酒賣，這是違反政府規定的，我們就以搜酒為名，前去搜人，來他個‘明取西川、暗奪荊州’吧！”民兵們聽說，高興得跳起來，組織了四個人，摸起槍杆就走，箭直來到偽保長家。

一進屋，陳輝緒就對陳則堯的老婆葉二嫂說：“聽說你家蒸了酒，我們前來搜查！”

葉二嫂聽說民兵們要搜酒，心里十分恐慌，忙將他們擋住：“我屋裏沒有酒，哪來的酒啊！”這女人很泼辣，手之舞之。

“有沒有酒，一搜便知！”省非提槍就要上樓。

“沒有就是沒有嘛！我可以具生死狀。”葉二嫂怒沖沖地拖住他。

省非見她慌慌張張，越加確信她樓上有問題，堅決要搜。隊長陳輝緒斬釘截鐵地說：“放老實些，蒸了酒，還不讓我們搜嗎？”一手將她推开，四個人一陣風似地上了樓。

那陳則堯家的樓上，沒有明瓦，屋裏漆黑的。樓很大，他們分頭摸着到處搜查。摸到樓角一個板倉邊，陳輝緒忽然發覺板倉空隙里，有個東西微微抖動，猛喝一聲：“誰？”伸出他那只強大有力的手，一把抓着。“呀！”一個白毛冬瓜似的怪物尖叫一

声，被拖了出来。大家一看吓了一跳。那家伙毛发茸茸，足有半尺长，穿条短裤，脸上，身上，象张白纸一样白惨惨的，灰眼珠子阴森森的，人不象人，鬼不象鬼。

“好啊！‘软棉条’，你倒装起老鼠来了，躲得好，你躲到头发三丈长也要抓到你。好，现在跟我走，去晒个太阳过个瘾吧！”省非一看，果真是“软棉条”，高兴得很，一把推着他便走。

“软棉条”目光恐怖，双脚一跪，死人也不走，脑壳象老鸡公啄白米似的，不断地叩着头，尖喊尖叫：“饶了我吧！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走，到区政府去！”民兵们哪里肯和他囉嗦，寻来一根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押送到区政府去了。

原来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一听见枪毙了恶霸地主陈玉屏，心头一惊，便知大事不好，就在那黑楼上藏了起来，只因长年累月，藏在黑楼之内，未见天日，没晒阳光，因此变成了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怪物。这怪物被押到区政府后，根据他以往的罪恶判处了有期徒刑，此是后话不表。

且说陈家坊村，经过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陈家坊的地主阶级，基本上被斗垮了。农会就开始紧张、忙碌地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

农会组织了全村的民兵、土改根子、贫雇农积极分子等，分头出动，到“绍德堂”等大小地主家中，清查财产，没收他们多余的家具、衣被、箱柜等。翻身的农民热火朝天，浑身是劲，唱着山歌调子，将没收来的胜利果实，一箱箱、一担担飞也似地送到村农会。

在没收地主的财产时，一些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仍然百般

狡賴，隱瞞疏散財物，抗拒沒收。村農會主席陳紹基、民兵隊長陳省非，和青年民兵陳多文三人，來到剛剛鎮壓的惡霸桂四痞子家中，清查財物，到那裏一看，他家的東西全“飛”了，連這大惡霸生前常穿的狐皮袍子，也不知藏到哪裏去了。村農會主席陳紹基严厉地质問桂四痞子的老婆：

“你家的東西都藏到哪裏去了？”

“我不知道，我家里本來就窮！”“尖嘴婆”哭喪着臉，頑固地放賴。

“放老實些，你這個地主婆子，桂四痞子的狐皮袍子呢？”

“啊，那件爛狐皮袍子，老早就賣掉了。”

“賣給誰了？”陳多文緊緊追問。

“……”“尖嘴婆”一時答不出話來，半天不作聲。再緊緊追問，她死也不開口了。

當下，陳省非見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心中一想，莫不是藏到茶園里桂四痞子老弟家去了。那裡地方偏僻，很少有人往來。於是，用手一摑陳紹基的衣角，丟個眼色，三個人走出屋子來。

陳省非悄悄地說：“聽到有人講，有天夜晚，桂四痞子和他老婆，擄了兩大捆東西出村去。我想了一下，桂四痞子的亲属，住在村外的只有茶園里山坳上的老弟陳伯辛，我們何不去搜查一番？”

陳紹基說：“陳伯辛是中農，前去搜查，不大好吧！”

陳省非說：“有办法！”於是貼耳對紹基、多文說了一番，二人都笑着點頭。

三個人持着槍，氣勢威武地往村外二里路的茶園里山坳

走来。这茶园里只有陈伯辛一栋单屋，后背是山，屋前面是山土，倒是个僻静之地。

陈伯辛一家人正在吃中饭，一见村农会主席、民兵队长们全副武装进来了，吓了一跳，慌忙放下碗筷，站了起来。

“伯辛，你哥哥的东西都放在你这里了吧？”陈绍基不等他多想，开门见山就严肃地问他。

伯辛猛的一惊，脸刷的一下白了。过了一下，他装着平静地说：“哪有这号事，我根本不晓得……”

“你不要瞒了，你嫂嫂已经坦白交代，亲口承认的，要我们来取，你还有什么瞒头？”陈省非抓紧时机，又正辞严地打断他的話。

陈伯辛脸上变得非常难堪，不作声了。陈绍基马上接着說：“伯辛，只要你交出来，根本不关你的事，放心吧，我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陈伯辛在他们两人的批评、劝說之下，思想上也有些动了，又以为嫂嫂真的坦白承认了，赖不脱了，只得搬来梯子，将两大捆东西从二楼上取了下来，交给他们。

没收地主财产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农会所在地——“光德堂”院中出现了一番崭新的兴旺气象，人来人往，一担担的，一抬抬的，超过了当年“光德堂”嫁女的热闹。可是“光德堂”再不是那地主恶霸們的世界了，农民已在这儿当家作主，村农会就設在这里；每天再也不是前来送租的佃戶、长工，而是那些喜笑颜开的民兵和看热闹的农民。

走进村农会一看，两间大屋堆得满满的，哟！光皮箱大致点一点数，便是一百六十多口，各色皮袍子二、三十件，洋綢

子衣五十多件，三箇滴水床八張，更多的是那數不尽的紅漆桌椅板櫈，計算不完的衣服、被蓋、帳子。只喜得那小腳婆婆、長胡子公公笑得閉不攏口，那紅光滿面的小伙子、大姑娘東顰西奔，那流鼻涕光屁股的細伢子蹦跳跳。

“喂！大家到农会分东西去！”

一陣喜訊传遍全村，村农会院子內立即熱鬧非常，人挤得水泄不通。村內的貧苦农民都欢天喜地朝农会跑来，

这正是：

打倒地主和惡霸，
勝利果实还了家，
人民有了党領導，
个个心中乐开花。

欲知如何分配胜利果实，且听下回分解。

忆苦思甜 翻身全靠共产党
第二十七回 庆祝土改 人人感謝毛主席

話說农会分配胜利果实，按照貧雇农家中人口和貧苦程度，划为五等。将全部沒收的財物，由农会上公选出的評議員評定，分配到全村广大貧雇农手中。他們分得了胜利果实，家家戶戶欢天喜地。貧农陈紹云，分了一套紅漆大桌椅、一个碗

柜和一床雪白的蚊帐。他家自从被“湖南銀行”害得倾家蕩产后，三十多年沒挂过蚊帐了，这次分了蚊帳，小儿子高兴得跳起来說：“爹，有了帳子，今后夜里再也不会讓蚊子咬了！”

貧农陈利清老汉，分到了一张“地主老爷”睡的雕花三簷滴水床，笑得合不攏嘴地說：“我祖宗三代，都沒有睡过这样的好床鋪呀！想不到我八十多岁了，从清朝到‘民国’，受了一輩子苦，今天也享一下这号福，真是搭帮共产党、毛主席呵！”

分配了胜利果实后，农会馬上又紧张地进行分配土地。土地回老家，人人心情更加激动呵！农会勒令各个地主家里，把所有的田契、帳本，通通交了出来。

一張張沾滿农民鮮血的契約，一本本記載着地主阶级剥削罪恶的閻王帳本，象座小山般全堆在农会院子里。准备一把火将它們烧得干干淨淨。

“燒契約了！”全村农民听说农会上准备烧掉地主恶霸們吃人的契約、帳本，万分兴奋，紛紛挤到农会院中来看。

从土改翻身团回来的貧农陈紹云，特意从那大堆契約中，找到了三十多年前，他家被“湖南銀行”害得倾家蕩产，把仅有的六亩田卖给“老豹子”所写的那张契約，他看着看着，双手发抖，他那吐血身亡的母亲臨死时候說的那番話語，又在耳边响起来：

“陈杏卿，你这黃眼畜牲，害得我好苦呀！……你搞了我的家产，将来是会看到的。”是呵，現在看到了，紹云热泪盈眶，咬着牙，将那契約撕得粉碎。

这些鬼契約、閻王帳簿害死了多少人呵！

“点火！烧！”

霎时，一团团黑烟冲上天空，红光闪闪，火苗高达三丈，一张张血泪斑斑的契约，一本本阎王帐簿化成灰片，随着火苗，四处飘散了；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排山倒海的欢腾口号声：

“打倒地主恶霸，实行土地改革！”

农会的院子里充满了春天的喜气。不久，一张巨大的分田分土的红榜，高贴在农会的墙壁上。看榜的人，挤掉帽子，脱掉鞋子，还是一股劲的往前挤。

看完红榜，陈绍云带着儿子银乔，心花怒放，来到村外大坝边的田壠中，老远就看见丘丘田里插满了牌子。这时，他带着儿子走到一丘田边，一眼看到那牌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几行字：“户主陈绍云，丘名麻子丘，面积二亩二分……”绍云深深激动，转过身来对儿子说：“银乔，三十多年前，这丘田本是我们家的，是你祖父在世，苦爬苦撑用血汗买下的，后来被那黑心肠的恶霸陈杏卿害得卖了，真是作梦也没想到，今天它终于又回到我们家了。”

小儿子银乔跳皮地学着父亲平日的口气，讲了两句平日父亲最爱讲的话：“爹，这不就叫作‘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吗？！”

绍云深有感慨地说：“恩呀！话虽这样讲，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闹翻身，推翻反动统治，打垮地主恶霸，一辈子也莫想土地回家呵！你要永远记住地主恶霸的狠毒，永远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绍云随手从田里抓起一把黑油油的土来，用手指扒了扒。啊！十足的土色，多好的生芽田呵！他一激动，不禁两滴眼泪掉在自己的手上。旧社会，地

主恶霸騙去了他的田，害死了他的亲人，今天，共产党来了，帮穷人伸了冤，报了仇，还讓被霸占騙去的土地，回到了老家，叫他怎么不高兴得流泪呀！

这正是：

吹散烏云滿天晴，
孔雀換毛魚換鱗，
田換主來山換草，
土改翻身日日新。

一九五一年的三月，大地回春，喜气洋溢，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陈家坊村的貧、下中农，家家悬灯結彩，戶戶門上貼着大紅对联，村前村后的桃花，紅得格外鮮艳可爱，整个村子，显得热气騰騰，生气勃勃。

陈家坊村經過轟轟烈烈的阶级斗争，获得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这真是：“石头也有翻身日，千年枯树开了花”。穷人，好不容易才打断了封建主义的鎖鏈，好不容易叫土地还了老家；昔日地主皮鞭下的“牛馬”，現在当了新社会的主人，那些喝尽人血的魔鬼，現在得到了他們应有的下場。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从此血汗再不会白流，过去苦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怎么不叫人欢喜欲狂！

你看，东村西庄，街头巷尾，龙灯獅子，腰鼓秧歌，鬧翻了天。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个个喜笑顏开，人人紅光滿面。

踏水桥上，走着陈利清老汉和外村另一个长着白胡子的农民，一前一后，談兴正浓。

“哈！如今世道大变样，真是作梦也想不到的啊！”

“唉，要不是搭帮毛主席，哪会有今天……”

“你分到哪丘田？”

“三亩大丘，好肥田哩！”

“你打算好久搬到新分的屋子里去？”

“明天就搬去，早就想住大瓦屋了。”

“翻身了！‘过火’可要讲个大礼！”

“当然啦，堂屋里挂毛主席像，门口贴红对联，过去地主办喜事，写双喜字，如今我要把四个喜字写作一堆。”

“哪有四个喜字作一堆的字呢？”

“这叫做解放体嘛！我分了田地是一喜，分了房屋是二喜，又分了耕牛、农具是三喜，还分了粮食家具，不是四喜临门吗？！”

“这样說来，喜字更多哩！打倒地主恶霸，是一喜，消灭了土匪，也是一喜，还有我家里討了新媳妇，也是一喜……只怕我家分的四間大屋，喜字都貼不了，还要貼到屋脊上去哩！”

“哈哈，哈哈！”两人放声大笑，笑得那河水都震荡起来了。
这正是：

高山岭上好唱歌，

大块土地好栽禾，

党的恩情忘不了，

到处都唱翻身乐。

且說望岳山上村农会主席陈紹基的家里，近几天来，母、子、媳妇三个人，經常談笑得流出热泪来。他們正在商量一件

大喜事：搬到陈家坊大地主的院子“光德堂”去，住自己分得的新屋。从傍晚，母子三人談土改翻身的事，一直談到半夜过后才入睡。

雄鸿报晓，东方发白，接着曙光四射，彩霞满布，枝头上小鸟吱吱歌唱，有几只喜鹊也飞来凑热闹，放开嗓门，喳喳喳地高唱几声，好似一切都在为紹基家和全村的大喜事祝贺。

紹基娘第一个起了床，煮了白米饭，又蒸了一块大腊肉，接着还打了两碗鸡蛋汤，高高兴兴地吃罢早饭，大家便忙着搬家。

中午，紹基一家把新屋布置得红红绿绿，房子里搞得整整齐齐，大门口上面贴着一幅横联，是“永远幸福”四个大字，大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

恨过去，无衣无食，如人间地狱，
喜现在，有吃有穿，似地上天堂。

堂屋墙壁的中央，端端正正贴着毛主席像，两边也贴着一副红对联：

翻身不忘共产党，
时刻想念毛主席。

屋子中央摆着红漆桌凳，左手边还摆着新鼎锅架子。

臥室里更加美观，新的西式书桌上，摆着梳妆台、花杯碟，花瓶里装着一束鲜花，另外还有一个画有松鹤的漂亮热水瓶；红漆柜子上，嵌着刻有花纹的大理石；床上花被子，绣花枕头，雪白的蚊帐；床头还摆着一口鲜红的衣箱。这些都是翻身后分

得的胜利果实呵！”

土改工作队、乡农会干部和许多农民兄弟，陆续赶来祝贺。土改工作队长陈雁青笑着说：“老陈！到陈家坊大院子去住，怕没得这样好事吧？”绍基知道陈同志有意取笑，看看大家，便笑着回答：“陈同志，你莫用老眼光看人，这是我几个月以前的想法呀！”

“哈哈！哈哈！”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

的确，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变了，大大地变了，陈家坊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物质生活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

户户喜翻身，人人庆胜利。在分完胜利果实之后，陈家坊召开了庆祝土改胜利大会。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是在小学校里（陈氏宗祠）召开的。台子中央挂着毛主席像，主席慈祥的面孔，好象对着每个翻身农民在微笑，台子两边端正正贴着红纸对联：

提高警惕，保卫翻身果实，

加紧生产，支援祖国建设。

横联上贴着八个鲜明夺目的大字：“庆祝土改胜利大会”。周围贴满了五彩标语：“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土改胜利果实”……

台上，坐着村主席陈绍基等村干部，还有土改工作队和区里派来的代表修区长等人。

参加庆祝大会的农民队伍，一队队潮水似的涌进了陈家祠堂。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农民们兴冲冲地还舞着狮子来了，舞着龙来了，只見空中双龙搶宝，地上狮子滾球。群众的

鼓掌声，欢呼声，鑼鼓声，鞭炮声，汇在一起，春雷一般，惊天动地。

千百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推倒了，千百年来的血海深仇报了，千百年来的冤气也出了，怎么不叫人激动？！怎么不叫人欢呼呢？！

庆祝大会在这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了——它庄严地宣告：陈家坊的劳苦人民站起来了！

农会主席陈紹基同志挺身而出，他满面紅光閃閃，腰边插着紅缨駁壳槍，人們第一次感到他格外高大，格外英俊。在他那飽經风霜的脸上，表現出千百万貧苦农民共有的感情。他两眼含着兴奋激动的泪花，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各种情景：残酷的地主逼租，千百万农民逃荒、討米，飢寒交迫，……翻身了，黑脚杆子一齐站起来了，个个喜笑顏开。……

他說話了，——不，他簡直在欢呼，用他那平生的气力在欢呼：

“农友們，我們胜利了，陈家坊的天翻轉来了！”

“啪！啪！啪！”会場上立即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他揮了揮手，接着說：“解放前，陈家祠堂开会，只有‘二十四把椅子’的分，如今我們穷人坐天下了。”

“这次土改，我們彻底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土地回了老家，分田戶每人分了七分田；沒有房屋住的，每戶都分了好几間房子；还收回糧食一千多石，貧农困难戶，每人分了一百五十斤，其他衣服、被窩、家具等共两千余件。”

台下，劈劈啪啪，巨雷般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打斷了他的講話。紹基停了一会，繼續說：

“土改胜利了，分得了田地，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們全国人民流血牺牲，經過长期艰苦奋斗换来的，我們應該永远不要忘記阶级苦，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会場上鴉雀无声，千百双眼睛都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千百个人都流着感激的、幸福的眼泪。

“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死亡的：地主陈斐成組織‘黑杀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我們要提高警惕，准备和敌人做长期的斗争，必須加强民兵工作，对地主加强管制，保卫土改胜利果实！”

会場上响起了經久不息的掌声。接着，农民代表、民兵代表、妇女代表等分別上台講了話，一致表示决心：听毛主席的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最后，修区长代表党和政府，祝賀陈家坊村土改胜利完成，号召大家團結对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支援抗美援朝，保卫翻身果实，并号召大家努力发展生产，奔向社会主义美丽的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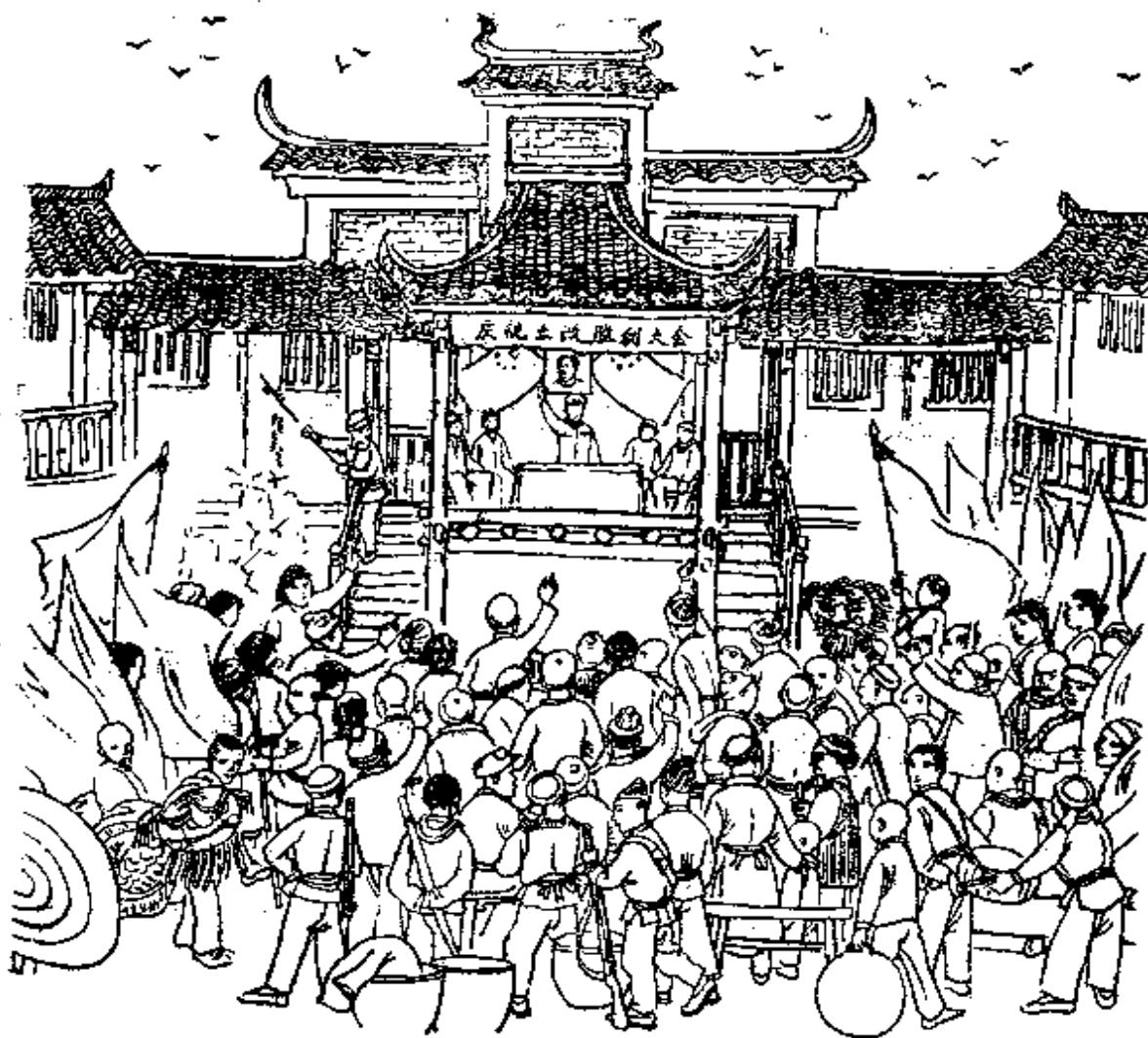
这时，会場上掌声、鑼鼓声、鞭炮声及人們的欢呼声一齐爆发，年輕的小伙子，大姑娘，头发斑白、牙齿脫光的老头子、老婆婆，以及抱着婴儿的妇女，都不断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正是：

声声感謝共产党，



句句歌颂毛主席。

千年封建一朝倒。

万代幸福从此立。

挖掉穷根栽富根，

子孙永远莫忘记。

欲知陈家坊农民土改翻身后的情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依靠集体 走上共同富裕光明路
高举红旗 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

詩引：

冰河解冻不平常， 枯樹开花四野香，
龍山脚下春雷動， 阳光照耀陳家坊。

話說陳家坊村的農民兄弟們，在共产黨的領導下，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經歷了一場暴风驟雨般的階級鬥爭，壓在他們身上几千年的沉重的封建枷鎖，被徹底摧毀了。他們，從黑暗的牢籠里解放出來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來了！

翻了身的勞動人民，解放了的土地的主人，一旦粉碎了自己身上的枷鎖和镣銬，便顯示出他們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土改後，陳家坊村立即轉入轟轟烈烈的生產高潮。互助合作運動，也象剛剛出土的春筍，在黨的雨露陽光的滋潤下，蓬勃地生長起來。一九五三年，這裡出現了兩個全縣聞名的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又建立了陳家坊農業生產合作社（全縣最早的一批）；農業生產走上康莊的合作化道路，一個豐收連着一個豐收。陳家坊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得很出色，多次出席了縣里、專區的農業勞模大會，政府還幾次獎給他們社里耕牛、農具。一九五八

年，人民公社誕生了，它，象一輪紅日从东方昇起，光芒万丈。这里，也在万民欢騰声中建立了陈家坊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这里的社員們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土壤。在党的领导下，連續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获得了連年丰收，人民的生活，迅速上昇，越来越幸福美滿了。

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陈家坊，經過了解放十三年来的社会改革和基本建設，它已經完全改变了旧日的面貌。今天，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嶄新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讓我們来看看它的新面貌吧！

从前，这里沒有汽車大道，只有一条小石板路，通到邵阳城里。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岁月里，社員們用自己的双手，把一条寬闊笔直的大馬路修到了这里。現在，这里通上了汽車，把它和新邵县城、邵阳专署所在地邵阳市，都接連起来。在那碧綠的邵水上，从前那座專門供地主豪紳吟风賞月、閑游浪蕩的石桥，現在已改建为一座寬广的公路大桥。每天，汽車从这里繁忙地駛过，运送着龙山富饒的土特产木材、竹料、紙张、药材、农副产品，支援着国家建設。

邵水河边，从前地主豪紳們開設来剥削农民的矮压压的商店、作坊，現在也煥然一新。一部分旧房屋拆掉了，出現了一条寬广的馬路，新建了一座两层的供銷社大楼，里面五光十色，百貨俱全。农民可以从这里买到他們迫切需要的农具、化肥和心爱的日用品。

在国家收購站里，每天人来人往，热烈地把国家需要的毛皮、药材、牲猪……送上門来。这里，每三天赶一次集，赶集时

更是人山人海，分外繁荣。

距村外一箭之地，邵水上游，有一座二十多丈长、二丈高的拦河大坝，一九五九年曾被洪水冲垮。人民公社社员们，以英勇顽强的劳动，奋战半年，重新修建了一座更加坚固的大坝，挡住了洶涌澎湃的洪水，使它化为汨汨清泉，沿着新修的大小渠道，贯穿整个田壠，使这里成了全县有名的双季稻丰产地。现在，这里粮食产量已普遍提高到中稻每亩六、七百斤，双季稻七、八百斤以上，农业生产日益上升，它由从前的统销队，变为余粮大队，现在，陈家坊大队每年卖给国家七万多斤粮食。村内，家家门前流水，户户园内垂荫，风景十分幽美。

村外的大坝之旁，大跃进中，还修起了一座水力发电站，一九五八年冬就开始发电，灿烂的夜明珠，照耀着整个村庄。发电站旁边，还建立了一座联合工厂，有铁业、竹篾、木业、粮食加工车间，有力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解放后，陈家坊村已成为一个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前大地主豪华的“绍德堂”，现在归人民所有了，陈家坊区公所、陈家坊公社都设在这里。从前是封建魔鬼“二十四把椅子”盘踞的陈家祠堂，现在是培养祖国花朵的小学堂，那“绍德堂”的大厅和陈家祠堂，还经常是县花鼓剧团和电影队的演出放映之地，从前的閻王殿成为今日人民大众的文化娱乐场所了。

国家在这里还建立了一所中学——新邵县第五中学。现在全村的学龄儿童和青年，都可以入学，再也不象过去旧社会那样，劳动人民的子女没有念书的权利。村子里有许多农民家中祖宗八代没有人进过学堂门的，今天，他们的儿女居然有很多读中学和大学了。

全村現在在大學、中學讀書的有二十八人，小學生二百四十多人，畢業後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的中學生就有三十六人。這些農村知識青年，新一代的農民，是生產戰線上的生力軍，有的已擔任了生產隊長、會計，他們熱愛農村、熱愛生活，有着崇高的理想，一個個生龍活虎，活躍在村外的田野上。在勞動之餘，還可以經常聽到他們響亮的歌聲，看到他們在村里的運動場上大顯身手。

村里的衛生事業也大大發展了。從前，窮人得了病，是根本請不起醫生的，村里，也沒有什麼診所。現在區衛生所、聯合診所都設立在原先地主居住的“光德堂”內，有外科、內科、中醫科，還設有病床。農民看病醫療，都十分方便。

這裡的社員們，都以這樣一首歌謠，來歌唱他們的美麗的家鄉：

村東集市場，村西是學堂，
南面大馬路，直通到郿陽。
北面發電站，電燈亮堂堂，
水利自流化，滿壠稻麥香。
生活在這裡，好比是天堂！

生產發展了，社員的生活不斷提高，在集體經營、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陳家坊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解放前靠撿狗糞賣、租種山土的貧農潘仲卿為例，現在的生活，就大大不同了。他的大兒子在一九五九年參了軍，是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二兒子在縣里郵電局工作；三兒子是中學生，已回到農業戰線；兩個小兒子也念小學了。自己擔任了大隊貧農委員會

主任委員。一家大小，吃、穿、用、住，样样不少，生活十分美好。

解放前，住在破庙里的貧农陈省非，現在新砌了一栋二連的大新房。

解放前，專門給地主抬轎的貧农陈时夏，一家四口，专靠吃糠耙粑、喝稀粥度日，住的房子象个瓜棚，穿的盖的烂布筋筋。現在，全家四口人，每年都能从队里分得主杂粮二千多斤，現金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家里养猪一头，鸡鴨二十来只，生活天天向上。家中四間大房，室內櫈柜、桌椅、凳子漆得紅艳艳的，壁上宣传画，桌上热水瓶，摆得整整齐齐。绳子衣、球鞋，穿的用的都不缺少，时夏老头一談起今天的生活，声声感謝毛主席，贊頌共产党。

旭日东升，越昇越高，人民公社，光芒万丈，陳家坊村的社員們，将永远不忘过去的痛苦和伤疤，将永远不会忘記今朝的幸福，是經過无比艰苦的斗争得来的，将永远不忘記階級斗争，不忘記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将在党的領導下，高舉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努力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

編 后 記

这本村史，是一部完全由貧农社員集体口述的階級斗争史。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共新邵县委在陈家坊公社陈家坊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当地群众，就迫切希望能够为他們村里編一部“穷苦农民的家譜”，向年青一代，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解放前，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象我国千百个农村一样，飽受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进行了翻天复地的斗争，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翻身作了主人。他們的血泪史、翻身史，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县委根据群众的要求，抽調了几个干部，組成了村史编写小组，在陈家坊村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訪問、编写工作。

当陈家坊村的广大貧、下中农社員，特別是土地改革中的貧农骨干們，听说我們是来写村史的，兴奋异常，爭先恐后地向我們介紹情况：村子里过去千疮百孔暗无天日的面貌，他們亲身所遭受的苦难，地主恶霸們血腥的滔天罪行……。

采訪經常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行的，夜晚，或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在禾場上或是院子里，老一輩的講述过去的痛苦和斗争经历。年青的一代围了一堆在靜靜地聆听，老一輩講得声泪俱下，而年青的社員們，也就张大着惊奇的眼睛，跟随着激动、流泪、叹息、愤怒……。村子里这些过去的故事，对他们这

些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們來說，是多么陌生呵！老一輩在沉痛的追述回忆中，年青一代在靜靜聆听中，我們采訪者在記錄中，都受到了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使我們更加痛恨过去，热爱今天，唾罵旧社会，赞美新社会。

这部村史，是完全根据陈家坊的真实人物和故事编写成的。在编写过程中，我們对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往往是不厌其煩地經過五次到十次的采訪，整理每一段故事，写每一人物时，也进行了多次的修改。我們采取了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原稿写成以后，又逐字逐句念給村中的贫农社員和当事人听，反复核对、补充。因此，比較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陈家坊村解放前后四、五十年間尖銳而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部村史，是在县委的高度重視与关怀下編成的，从指导思想、人力配备、時間保証上，均給予了极大的支持。一开始，县委就指示我們，要緊緊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紅綫；不要單純地写受苦，还要写出群众的反抗斗争；表現手法上，要我們采取群众喜聞乐見的章回小說体裁。初稿写成之后，县委负责同志又对原稿仔細进行审閱、研究，提出修改意見。写作过程中，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們热情帮助，反复提出补充修改意見，陈白一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繪制插圖与封面設計，使得本书能順利出版，一一在此致謝！

編 者

1963年12月

